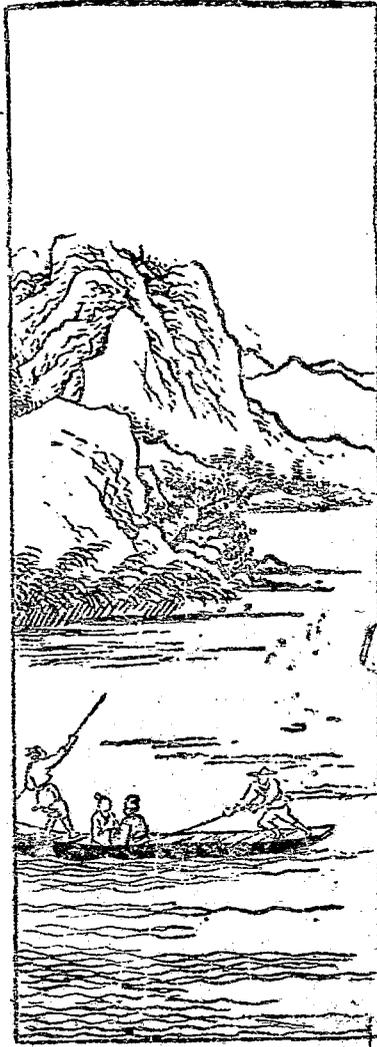


徐霞客遊記



徐霞客遊記目次

第一册 目次

題辭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徐霞客遊記序

刻遊記原序

錄徐霞客遊記序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書手鈔徐霞客遊記後

例言

遊天台山日記

徐霞客遊記

目次

甌北趙翼

葉廷甲恭錄

葉廷甲

孫浦徐鎮

楊名時

楊名時

陳泓

孫浦徐鎮

一



| | |
|--------|----|
| 遊鴈宕山日記 | 五 |
| 遊白岳山日記 | 一〇 |
| 遊黃山日記 | 一三 |
| 遊武夷山日記 | 一九 |
| 遊廬山日記 | 二五 |
| 遊黃山後記 | 三一 |
| 遊九鯉湖日記 | 三五 |
| 遊嵩山日記 | 四〇 |
| 遊太華山日記 | 四七 |
| 遊太和山日記 | 五一 |
| 閩遊日記前 | 五五 |
| 閩遊後記 | 六一 |
| 遊天台山後記 | 七〇 |

遊屬宕山後記

遊五台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浙遊日記

江右遊日記

楚遊日記

七六

八六

九〇

九四

一〇二

一三七

第二册 目次

粵西遊日記 一

粵西遊日記 二 丁丑六月十二日

粵西遊日記 三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

粵西遊日記 四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

黔遊日記 一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

一

五二

九四

一二五

一六一

黔遊日記 二 戊寅四月二十五日

第三册 目次

滇遊日記 一

遊太華山記 (附)

滇中花本記 (附)

遊顏洞記 (附)

筆記二則 (附)

滇遊日記 二 戊寅八月初七日

滇遊日記 三 戊寅九月初一日

盤江考 (附)

滇遊日記 四 戊寅十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五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

二〇〇

三

二

五

六

八

一

四三

八九

九四

一四七

| | | | |
|------|---|---------|-----|
| 滇遊日記 | 六 | 己卯五月初一日 | 一八二 |
| 滇遊日記 | 七 | 己卯二月初一日 | 二二六 |

第四册 目次

| | | | |
|------|----|---------|-----|
| 滇遊日記 | 八 | 己卯三月初一日 | 一一 |
| 滇遊日記 | 九 | 己卯四月初十日 | 五三 |
| 滇遊日記 | 十 | 己卯五月初一日 | 一〇〇 |
| 滇遊日記 | 十一 | 己卯七月初一日 | 一三九 |

永昌志略 (附)

近騰諸驛說略 (附)

| | | | |
|------|----|----------|-----|
| 滇遊日記 | 十二 | 己卯八月初一日 | 一七三 |
| 滇遊日記 | 十三 |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 二一九 |

雞山志 (附)

一一
五三
一〇〇
一三九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二一九
二二一

雞山志略 (附)

雞山志略 二 (附)

麗江紀略 (附)

法王緣起 (附)

汪源攷 (續附) 諸本作溯江紀源

二三四

二三八

二四三

二四三

二四四

續編目錄附後

題辭

承示徐霞客遊記，并欲補刻其遺詩，具見表彰前輩盛意，謹賦五古一首奉呈。

豎步步絃撞，若士遊汗漫。尻車神爲馬，古語本荒幻。霞客乃好奇，足踏天下半；肩荷一襖被，手挾一油繖；非走奔衣食，非馳驅仕宮；南狎橫海鯨，北追出塞鴈；水樛險灘千，陸跋危巖萬；曉寒風裂膚，暑雨泥沒胛；渴掬懸瀑流，飢恰墮樵爨；身衝魍魎過，胆不豺虎憚。問渠意何爲？曰欲窮壯觀，將成一家言，親歷異遙路。註證艷桑精，經訂岳瀆誕，以俟後子雲，南針指一綫。果有葉保堂，曠世起驚嘆，購得舊板完，兼搜逸篇散。方與燦列眉，一一可覆按。惜識醫無閭！作者未識面！西土梁雍州，亦未度雲棧；（遼左及隴蜀，其遊跡未到。）想常明未造，（霞客之遊在崇禎中）遼瀋界久判，陝蜀莽盜區，更難結鞅絆。今幸世界平，萬里慶清晏。保堂與旣豪，意氣薄霄漢。曷勿繼遐踪，探奇盡禹甸，歸補圖經全，供我臥遊徧？

嘉慶戊辰春仲，甌北趙翼，時年八十有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徐霞客遊記（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宏祖撰。宏祖，江陰人；霞客其號也。少負奇氣。年三十出游，攜一襖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吳越之閩，之楚，北歷齊魯燕冀嵩雒，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之粵，又由終南背走峨嶺，訪恆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還。所至輒爲文以志游蹟。沒後手稿散逸。其友李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宜與史氏亦有鈔本，而譌異尤甚。此則楊名時所重加編訂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雁蕩以及五臺恆華，各爲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記，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廣一篇，次廣西六篇，次貴州一篇，次雲南十有六篇，所闕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裏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游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爲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游，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

寫，游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雖足逆所經，排日紀說，未嘗有意於爲文，然及耳目所親，見職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疎，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爲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茲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

臣葉廷聖恭錄。

徐霞客遊記序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後漢班孟堅始志地理，前宋范蔚宗始志郡國；自是有史，卽有志。沿及唐宋，而郡縣有志，寰宇有記，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塞，險要，名勝，古蹟，皆在所詳；至於山川之源委脈絡，未必能知其曲折，辨其經緯，歷歷如指諸掌也。恭讀乾隆四十七年刊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一史部地理類一開列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分注云：明徐宏祖少好游，足跡幾遍天下。嘗西行數千里，求河源。是編皆其紀游之文。舊本缺殘失次，楊名時重爲編訂，以地理區分，定爲此本。是書上邀乙覽，蓋能詳人所略，爲從來史志之所未備。嘉慶十一年冬，筠谿徐氏以所梓行遊記之板歸余。廷甲生平無他嗜好，見書之有益於學術治道者，每不惜重價得之，遂積至萬有餘卷，丹鉛甲乙，日不暇給。前既校刻楊氏全書，今復得徐氏遊記板，翻閱之，朽蝨頗多，乃借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體靜所校本，與徐本悉心鑿勘。

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之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不得不亟爲改正。抑徐刻分十冊，與進呈之楊本卷帙不同，此無從更正者。且楊陳二本於滇游日記卷首俱有提綱，楊本每記有總評，陳本每記有旁批，此又無從增補首。惟是霞客有遺詩數十首，石齋黃公歎爲詞意高妙，忍令其秘藏而弗彰乎？又一切名人巨公題贈諸作，俱足以考見霞客之素履。又安可不傳信於來茲乎？十三年春，延梓人於家，訛者削改、杓者重鐫，又增輯補編一卷附於後，庶幾霞客之精神面目、更可傳播於宇內也。雖然，霞客記游之書，豈僅此哉？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岷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楊陳二鈔本，其游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廷甲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右；自豫，而秦，而荆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竹，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周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

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濱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厚，庸詎遊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鬚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臥游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

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水心齋。

刻遊記原序

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品藻千古，經緯六合，沈水部一見即詫爲異書，卒賴其力以傳於世。迨傳之久而滅沒滋甚，嘉禾雲間諸刻無完書，自錢功甫得宋槧本鈔補，而後綴學之士始得見全文，以至於今不廢。昌黎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乎！人之名之傳世而行遠。莫不有爲之先後者，其於書也，亦若是焉已矣！族祖體客公，生有游癖，凡屐齒所到，模範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種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燬乎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遊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當臥游勝具。皆以謄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譌落寔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語，而任意刪節掩湊；一如彥和嘗夢素源之文，往往使讀者莫悉漏義，是可痛也！乙未春，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真本，比對離勘，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

存其真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攻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無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腔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澌神不庸滅於煨燼之餘，更不滅沒於妄瀆之手，是則後人之責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於華山稟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

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鎮謹序。

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轔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游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遠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資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倔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闕奧，曠覽幽遐，每出於蹤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彙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生人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至而

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有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頌稱原泉曾氏風零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踴慮於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湖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旣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

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卯邑後學楊名時序。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爲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闕，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游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

；無人乎言之；卽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惟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焉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

庚寅二月，丙申朔，楊名時序。

書手鈔徐霞客遊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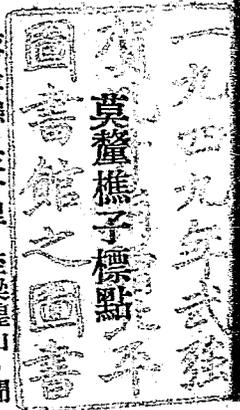
吾邑有三書，皆卓絕：王梧溪詩集，黃蘭溪邑志，徐霞客遊記是也。黃志余曾得家克齋校本，錄過，視他本稍佳，然猶間有謬字。梧溪余集止草錄一過，尙未謄真。獨遊記校對數次，並經融郊師訂正完好。後有~~者~~者，當爲全寶之。後學陳澗識。

徐霞客遊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遊天台山日記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自甯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三十里，至梁隴山，聞此地於蕞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

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菴。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峯同飯，言此抵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峯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菴；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

徐霞客遊記

遊天台山日記



3 2497 8774 2

MG
k928.9
82

路絕旅人，菴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

初二日——飯後，雨始止。遂越潦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峯頂，以朗霽爲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燁燁。決策向頂，上數里，至華頂菴；又三里，將近頂，爲太白堂；——俱無可觀。聞堂左下有黃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甃塞其門，大爲歎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西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仍下華頂菴，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慄所望。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曇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聞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二嶺，沿澗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種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

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沿沿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曠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台山一碧如黛，不暇晨儉，即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墮，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即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瑤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願，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巒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

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沿沿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腹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台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飡，即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隕，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即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曬，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願，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巖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

人茫無知者，隨雲峯行曲路中，日已墮，竟無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三十餘里——宿。——信桃源誤入也。

初七日——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窄，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爲鳴玉湖，湖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巖夾翠，涉目成趣，大抵勝在寒明兩巖間。澗窮路絕，一瀑從山坳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峯循路攀援，始達其巔，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峯頭中斷，即爲「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即爲瓊臺；臺三面絕壁，後轉即連「雙闕」，余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目盡矣。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國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離國清，從山後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巖穴爲僧舍凌雜，盡掩天趣。所謂玉京洞，金鏡池，洗腸井，俱無甚奇。

遊鴈宕山日記

——浙江溫州府——

自初九日別台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舉。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馬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入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荆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如蜚指爲兩頭陀，余疑即老僧巖，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童，偃僕於後，向爲老僧所掩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頓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澗；循澗西行，即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亘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笋，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幘之欹。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澗者。雙鸞五老，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窅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瞑色，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簾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障，障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闕亦稱之。障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障之右脅，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

；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墮，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即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袈裟僵儼，肖矣。由嶂之左脇，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即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與嶂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摺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闕限之。俯闕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嵯岏。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嶂左第一奇也。銳峯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合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嶂巖；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馬鞍嶺橫亘

於前。鳥道盤折，逾峭右轉，溪流湯湯，湖底石平如砥。沿湖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湖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透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諾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愛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燕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枝，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

於前。鳥道盤折，逾峭右轉，溪流湯湯，湖底石平如砥。沿湖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湖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透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諸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鴈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請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嶺，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朶朶，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壩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

於前。鳥道盤折，逾峭右轉，溪流湯湯，湖底石平如砥。沿澗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澗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遶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諾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躡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嶺，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塹壁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

中空，人出入其間，高爽飛突，正如閭闔。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爲第一。返宿菴中，訪五井橋崖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余強臥。已刻，同伯化躡屐，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雖阻游五井，更益奇觀。

二十九日——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來所未睹，然寒威殊甚。乃促伯化共飯。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峯正峙其前。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

三十日——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攜酒至捨身崖，飲眺元閣；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峯巒滅影，近若香爐峯，亦不能見。

二月初一日——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潯陽以足裂留菴中。余急召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盡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互如白岳之紫霄。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雁宕龍鼻水。巖

之石，一山橫跨而中空，即石橋也。飛虹垂躡，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穿橋而入，里許，爲內巖，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巖。覓導循崖左下，灌莽中兩山夾澗，路棘雪迷，行甚艱。導者勸余趨傳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若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澗一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三里，崖絕澗窮，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碁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擎菌，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迴望傳巖，眈眈雲際。由彼抵碁盤，亦近，悔不從導者。石旁有文殊菴，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覩面失傳巖也。仍越嶺，東下深坑，石澗四合，時有深潭，大爲澗，小如臼，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爲「五」，孰爲「九」。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爲青龍，一爲白龍，余笑領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即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巉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三里，躋其

嶺；余以爲高埒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獨聳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滯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

——徽州府——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疇頗廣。二十里，爲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掇。又三里，爲古樓壩。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灑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邨。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磴，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真父謂其不及盤

嶺；余以爲高埒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獨聳衆；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矚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

——徽州府——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曠頗廣。二十里，爲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掇。又三里，爲古樓坳。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瀟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都。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磴，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真父謂其不及盤



由此而入，絕巖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下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卽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筍缸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間巖屑，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懸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卽所謂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峯，至平天缸。缸之兀突獨聳者，爲光明頂。由缸而下，卽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缸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峯最峻；其陽屬徽之歙，其陰屬寧之太平。余至平天缸，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履甚勞，遂入缸後一菴。菴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飢，先以粥餽，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而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筍缸，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卽丞相原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

徐客海記 遊黃山日記

五
壽



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壽陽驛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梁已熟，飯後，北向，過二嶺，躑躅菁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即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震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別竄，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巖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鋸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笋缸，缸脊斜互，兩夾懸塢中。亂峯森羅，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窺者。缸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瞰，峯迴岫轉，頓改前觀。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卜，踴躍歸菴。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爲雨兆也。

初七日——四山霧合，少頃，菴之東北已開，西南膩甚，若以菴爲界者，即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晨餐後，由接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結，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攀玩移時，望獅子峯已出，遂杖而西。是峯在菴西南，爲案山。二里，躡其巔，則三面拔立塢中，其下

森峯列岫，自石笋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成一勝。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笋孤北轉而下，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羣峯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透而過，俯窺輾顧，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峯腋一竇透明，曰「天窗」。又前，峯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下五里，徑稍夷，循澗而行，忽前澗亂石縱橫，路爲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墮，始得路。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澗邊，爲松谷菴舊基。再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五水，則松谷菴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稽雪，至是始芳。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旣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亂注，遠近羣峯環拱，亦佳境也！還察松谷，往宿舊菴。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縣，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擬尋石笋奧境，竟爲天奪，濃霧迷漫。抵獅子林，風愈大，霧亦愈厚。余急欲趨煉丹臺，遂轉西南。三里，爲霧所迷，偶得一菴，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逾午少霽。菴僧慈明，甚誇西南一帶峯岫不減石笋砭，有「禿顛朝天」「達摩面壁」諸名。余拉潯陽蹈亂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諸巒，南向即丹臺諸塢。大抵可與獅峯駕競，未得比肩石笋也。雨踵至，急回菴。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過飛來峯，——此平天砭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峯壁森峭，正與丹臺環遶。二里，抵臺。一峯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脊，前一小峯起塢中，其外則翠微峯三海門，蹄股拱峙。登眺久之。東南一里，遶出平天砭。下，雨復大至。急下天門，兩崖陰肩，崖額飛泉，俱從人頂潑下。出天門，危崖懸壘，路緣崖半，比後海一帶，森峯峭壁，又轉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轉醜肖；來時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頗稔其異，詢之始知。已趨大悲菴，由其旁，復趨一菴，宿悟空上人處。

十一日——上百步雲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傾側礧礧，兀兀欲動；前下時，以雪掩其險，至此骨意俱悚。上雲梯，即登蓮花峯道。又下轉，由峯側而入，即文殊院蓮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湯院，復浴。由湯口出，二十里，抵芳邨。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黃山之流，如松谷焦邨，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湯口，亦北轉太平入江；惟

湯口西有流至芳邨而巨，南趨巖鎮，至府西北與績溪會。

遊武彝山日記

福建建甯府崇安縣

二月二十一日——出崇安南門，覓舟。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於縣南，通邵省而入海。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峯橫欹，一峯獨聳，余咤而矚目，則敬者幔亭峯，聳者大王峯也。峯南一溪東向而入大溪者，即武彝溪也。沖祐宮傍峯臨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後順流探歷，遂舍宮不登，逆流而進。流甚駛，舟子跣行溪間，以換舟。第一曲，右爲幔亭峯大王峯，左爲獅子峯剝音巖，而溪右之瀕水者，曰水光石，上題刻殆徧。二曲之右爲鐵板嶂紗墨巖，左爲兜鑿峯玉女峯，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間有三孔，作品字狀。三曲，右爲會仙巖，左爲小藏峯大藏峯；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號曰架壑舟。四曲，右爲釣魚臺希真巖，左爲雞棲巖晏仙巖；雞棲巖半有洞，外險中宏，橫插木板，宛然脾襟。下一潭，深碧，爲臥龍潭。其右大隱屏接笋峯，左更衣臺天柱峯者，五曲也；文公書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爲仙掌巖天游峯，左爲晚對峯響聲巖。迴望隱屏天游之間，危梯飛閣懸其上，不勝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進，還泊

曹家石·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窩後，即接筍峯。峯駢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筍」。循其側石隘，躋磴數層，四山環翠，中留隙地如掌者，爲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爲接筍峯，口北爲仙掌巖。仙掌之東，爲天游；天游之南，爲大隱屏。諸峯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蹊，比天台之明巖，更爲奇矯也。從其中攀躋登隱屏，至絕壁處，懸大木爲梯，貼壁直豎雲間；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盤坎受足。攀索，轉峯而西，夾壁中有岡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即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夔隔。仍懸梯下，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巖然在雲漢。隘口北崖，即仙掌巖。巖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長盈丈者，數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覽。南轉行夾谷中，谷盡，忽透出峯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峯矣。是峯處九曲之中，不臨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東望爲大王峯，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爲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峯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爲三教峯；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峯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惟北向無溪，而山從水簾諸山層疊而來，至此中懸。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

眺，但見絕壁干霄，泉從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峯可憩。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峯固應第一也。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峯巒，青紫萬狀。臺後爲天游觀，亟辭去，抵舟，已入瞑矣。

二十二日——登涯，辭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則左涯也。第七曲，右爲三仰峯天壺峯，左爲城高巖。三仰之下爲小桃源，崩崖堆錯，外成石門。由門偃僕而入，有地一區，四山環遶，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出門而西，即爲北廊巖。巖頂即爲天壺峯。其對岸之城高巖，靈然獨上，四旁峭削如城。巖頂有菴，亦懸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爲鼓樓巖鼓子巖，左爲大廩石海蚱石。余過鼓樓巖之西，折而北，行塢中，攀援上峯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巖高互亦如城；巖下深坳，一帶如廊，架屋橫欄其內，曰鼓子菴。仰望巖上亂穴中，多木板橫插。轉巖之後，壁間一洞更深敞，曰吳公洞。洞下梯已毀，不能登。望三教峯而趨，緣山越磴，深木蒼崑其上。抵峯，有亭綴其旁，可東眺鼓樓鼓子諸勝；山頭三峯，石骨挺然並矗。從石罅間躡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門，兩崖夾峙，壁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其間，毛骨

陰悚；蓋三峯橫立，此其兩峯之罅，其側尚有兩罅，無此整削，已下山，轉至山後，一峯與貓兒石相對峙，盤互亦如鼓子，爲靈峯之白雲洞。至峯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至巖下；因巖架屋，亦如鼓子。登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復合爲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是巖在九曲盡處，重巖迴壘，地甚幽爽。巖北盡處，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絕壁，壁間橫壩，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即從壁壩行，已而壩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僂僂；逾低愈狹，則膝行蛇伏；至壩轉處，上下僅懸七寸，闊止尺五，壩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巖果軒敞層壘，有斧鑿置於中，欲開道未就也。半晌，返前巖，更至後巖，方構新室，亦幽敞可愛。出向九曲溪，則獅子巖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觀八曲之一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巖，種種神飛。復泊舟，由雲窩入茶洞，穹窿窈窕，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雲窩左轉入伏義洞，洞頗陰森。左出大隱屏之陽，即紫陽書院，謁先生廟像。順流鼓棹，兩岸蒼翠紛飛，翻恨舟行之速。已過天柱峯更衣臺，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園登岸，欲送出金難岩之上，迷荆叢棘，不得路；乃從岩後大道東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諸

峯，復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峯下。欲從此尋一線天，徬徨無可問。而舟泊金灘洞，迥不相聞。乃沿溪覓路，迤邐大藏小藏之麓，一帶峭壁高聳，砂磧崩墜，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老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謂仙學堂藏仙窟，俱不暇辨。已至壑架舟，仰見虛舟宛然，較前溪中所見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漸窮，向荆棘中捫壁而上，還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兩崖對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來受，亦游客初至者，約余返更衣臺，同覽一線天虎嘯巖諸勝。過余泊舟處，並棹順流而下。欲上幔亭，問大王峯，抵一曲之「水光石」，約舟待溪口。余復登崖，少入，至止止菴，望菴後有路可上，遂趨之。得一巖，僧誦經其中，乃禪巖也。登峯之路，尙在止止菴西。仍下菴前西轉，登山二里許，抵峯下，從亂管中尋登仙石，石旁峯突起作仰企狀。「鶴模石」在峯壁罅間，霜翎朱頂，裂紋如繪。旁路窮，有梯懸絕壁間，躡而上，搖搖欲墮。梯窮，得一巖，則張仙遺蜕也。巖在峯半。覓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尋別道，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密莫辨。傭夫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之，復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懸棘，亂墜而下。得道，已在萬年宮右。趨入宮，宮甚森敞，羽士迎

言：「大王峯頂久不能到，惟張岩梯在；峯頂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壞；徐仙蛻已移入會真廟矣。」出宮右轉，過會真廟，廟前大楓扶疎，蔭數畝，圍數十抱，別羽士，歸舟。

二十三日——登陸，覓換骨岩水簾洞諸勝，命移舟十里，候於赤石街，余乃出會真觀，謁武彝君及徐仙遺蛻，出廟，循幔亭東麓，北行二里，見幔亭峯後三峯駢立，異而問之，三姑峯也。換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趨，登山里許，飛流汨然下瀉，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從壁半突出，疎竹掩映，殊有佳致，然業已上登，不及返顧，遂從三姑又上，半里抵換骨巖，巖即幔亭峯後崖也。巖前有菴，從巖後懸梯兩層，更登一巖，巖不甚深，而環遶山巔如疊障；土人新以木板循巖爲室，曲直高下，隨巖宛轉，循巖隙攀躋而上，幾至幔亭之頂，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峯麓，遶出其後，復從舊路下，至前所瞰突泉處，從此越嶺，即水簾洞路。從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爲碓，有梯架之，鑿壁爲溝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拗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從上壁墮坳中，復從坳中溢而下墮，坳之上下四旁，無處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上壁循竹間路，越嶺三重，從山腰，約行七里，乃下塲穿石門而上，半里，即水

龕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巖頂墮下，巖旣雄橫，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其巖高聳上突，故巖下構室數重，而飛泉猶落檻外。先在塗聞賭閣寨頗奇，道者指余仍舊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門，愛塢溪之勝，誤走赤石街道，途人指從此度小橋而南，亦可往。從之。登山，入一隘，兩山夾之，內有巖有室，題額乃杜韓巖，土人訛爲「暗閣」耳。再入，又得一巖，有曲檻懸樓，望赤石街甚近。遂從舊路，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則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掛帆，二十里，返崇安。

遊廬山日記

——江西九江府·山之陰爲九江府，山之陽爲南康府。——

戊午，余同兄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開河，二十里，泊李裁縫堰。登陸，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燬；右爲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

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逕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過報國寺，從碧條香藹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中雙石旣立，即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巉巖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爲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闕。徽人鄒昌明畢貫之，新建精廬，脩容成禁修其間。從菴後小徑，窺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絕，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巖。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即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楹綵棟，則天池寺也。——蓋殿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岐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眞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巖端石歧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費「竹林寺」三字。竹林爲匡廬幻

境，可望不可即；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即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選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著子纍纍；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雨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晨霧盡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蠹；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與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岐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護，幽倍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峯側，霧復大作。是峯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峯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尚有十里遙。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

，過曬穀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即漢陽峯之陽也。一徑循山，重障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即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脚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即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下民家，亦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竟隔矣。暝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煮腐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徧及其徒，徒亦自至，來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綽綽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犁頭尖界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達犁頭尖後，出其左脅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詳五老面目；

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遍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削，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障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仍下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刹。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窮，渡澗。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葱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旣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二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號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俱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澗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峯，峯前石臺鶴起，四瞰層壁，陰森偪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頃之，北風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觀之，上有洞翕然下墜，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

石罅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透明，西入似無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犁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脊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夭矯淜淜，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趨三峽澗，未入。里許，至三峽澗。澗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過橋，從岐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障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又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犁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棲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嶺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

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即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隔一澗。自巔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湖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巖，石巖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修竹數竿，拂羣峯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峯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遊黃山後記

戊午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菴，至桃源橋，從小橋右下，陡甚，——即舊向黃山路也。七十里，宿江邨。

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菴而登，十里，上黃泥岡，向時雲裏諸峯，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

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峯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峯頭，一菴翼然，爲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峯秀色，俱可手掣。四顧奇峯錯列，衆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興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菴前，指點兩峯，菴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祇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游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峯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峯，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則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

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從天都峯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呀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笋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岐路側，向蓮花峯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峯，旣陟而磴絕，疑而復下。隔峯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峯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與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峯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峯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菴，凌虛出粥相餉。噉一盂，乃下至岐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里，至煉丹臺。循臺嘴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峯，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臺一岡中垂，甚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峯巒錯聳，上下

周映，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還過平天砦，下後海，入智空菴，別焉。三里，下獅子林，趨石笋砦，至向年所登尖峯上，倚松而坐，瞰塢中峯石迴攢，藻績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闊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峯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峯自相掩蔽，不能一目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余欲觀牌樓石，恐白沙菴無指者，追來爲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叢立，下分上並，即牌樓石也。余欲逾坑溯澗，直造其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從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復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即由此嶺東向。」余從之，循嶺脊行，嶺橫互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峯夾映。嶺盡，北下，仰瞻右峯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一僧也。下至坑中，逾澗以上，共四里，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穹然，天趣未盡刊也。復南下，三里，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垂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澗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

瀉，每一級，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里，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遊九鯉湖日記

福建興化府仙遊縣

浙閩之遊，舊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遊。計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節後一日期芳若叔父啟行，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

二十三日——始過江山之青湖，山漸合，東支多危峯峭嶂，西伏不起。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峯特聳，摩雲插天，勢欲奮騰，問之，即江郎山也。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爲二，轉而爲三；已復半岐其首，根直割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夫鴈宕靈峯，黃山石笋，森立峭拔，已爲瑰觀，然俱在深谷中，諸峯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縉雲鼎湖，穹然獨起，勢更偉峻，但步虛山即峙於旁，各不相降，遠望若與爲一；不若此峯特出衆山之上，自爲變幻，而各盡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抵興化府。

初八日——出甯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數嶺矣。莒溪即九漈下流。過莒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步過溪，又二里，一側徑西向山竄，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澹，路絕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鯉湖之水，歷九漈而下，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陟，皆以爲誤。頃之，境漸塞，彼益以爲誤，而余行益勵。既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鑠，余亦自苦倦矣。數里，躋嶺頭，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爲仙游道，東即余所行。南過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爲公館，爲鐘鼓樓之蓬萊石，則雷轟濤濤在焉。澗出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設。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圓穴，爲竈，爲臼，爲樽，爲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墮洑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漈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黛翠，造物之醜靈亦異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駕大石而成者，有鑊成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舊有水。

晶宮，今俱圯。當祠而隔湖下墜，則二瀑至九瀑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瀑，急與芳叔返曰：『今夕當淡神休力，靜晤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湖中，石瀨平曠，清流輕淺，十洲三島，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峯頂，俯抱平湖，神情俱朗，靜中瀟灑，時觸雷瀑聲。是夜，祈夢祠中。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瀑。九瀑去鯉湖且數里，三瀑而下，久已道絕。數月前，莆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鳥道，直通九瀑，出莒溪；悔昨不由側徑溯瀑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裝改途，竟出九瀑。瀑布爲第二瀑。在湖之南，正與九仙祠相對，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峽石如劈，兩崖壁立萬仞。水初出湖，爲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再下，爲第三瀑之珠簾泉，景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珠簾之水，從正面墜下；玉筋之水，從旁鬪沸溢；兩泉並懸，峽壁上削，鐵障四圍，下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激碧，雖小於鯉湖，而峻壁環鎖，瀑流交映，集奇撮勝，惟此爲最，所謂第四瀑也。初至澗底，芳叔急於出峽，坐視峽口不復入，余獨緣澗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

，從空天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端，與頽波突浪，掩暈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礮斷澗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滌之石門矣。兩崖至是，壁湊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獼猿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滌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滌，山勢漸開，澗右危障屏列，左則飛鳳峯迴翔對之，亂流遶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滌之五星，七滌之飛鳳，八滌之棋盤石，九滌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旣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潏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巖通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撓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滲，或翼飛壘注，即匡廬三壘，鴈宕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滌，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宮溪之石步，出問道。

初十日——過蒜嶺驛，至榆溪。開橫路驛西十里，有石所山，巖石最勝，亦爲九仙祈夢所。闔有「春游石所，秋遊鯉湖」一語，雖未合其時，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輿，遂行。以橫路去此尚十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至波黎鋪，即從小路，爲石所游。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嶺。又五里，渡溪，即石所南麓。循麓西轉，仰見峯頂叢崖。如攢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樓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頗峻，遂短衣歷級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陰翳，虬枝老藤，盤結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應答不絕。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虛，無與爲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巍然直上；級窮，則飛巖鶻覆垂半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即九仙閣，軒敞雅潔。左爲僧廡，俱倚山凌空，可徙倚憑眺。閣後五六峭峯離立，高皆數十丈，每峯各去二三尺，峯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峯之頂，松偃藤延，縱目成勝。僧供茗芳逸，山所產也。側徑下，至垂巖，路左，更有一徑，余曰：「此必有異。」從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即至半山亭。下山，出橫路而返。是游也，爲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遊嵩山日記

——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余髫年嘗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擬歷襄鄖，捫太華，由劍閣連雲棧，爲峨眉先導，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猶屬有方之游。第沿江泝流，曠日持久，不若陸行舟返，爲時較速。乃陸行汝鄧間，路與陝汴略相當，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遂以癸亥仲春朔，決策從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鄭州之黃宗店。由店右登石坡，看聖僧池。清泉一涵，停碧山半，山下深澗交疊，洄無滴水。下坡行澗底，隨香爐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攢立，如覆鼎，衆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澗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兩崖石壁宛轉，色較纈潤，想清流汪汪時，噴珠洩黛，當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嶺。又五里，入密縣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從歧路東南二十五里，過密縣，抵天仙院。——院祀天仙，黃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後中庭，——相傳三女蛻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緣鬣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周以石欄。一軒臨北，軒中題詠絕盛。徘徊久之，下觀滴水，澗至崖忽下跌，一崖下覆，水滴歷其下。還密，仍抵西門。三十里，入登封界，曰歌店，向南爲石淙道，遂稅駕焉。

二十日——從小徑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岡亂壘。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岡脊中，下瞰，則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平行廣漠，古稱陸海。地以得泉爲難，泉以得石尤難。近嵩姑瞻巒巖峯。於是北流有景須諸溪，南流有頤水，然皆盤伏土積中，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石淙，乃嵩山東谷之流，將下入於頤，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岡山峽間，有當關扼險之勢，水沁脅下，從此水石融和，綺變萬端。遶水之兩崖，則爲鵲立，爲鴈行；踞中央者，則爲飲兕，爲臥虎；低則嶼，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乃又空其中而爲窟，爲洞。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爲態爲色，爲膚爲骨，備極妍麗。不意黃茅白葦中，頓令人一洗塵目也。登隴，西行十里，爲告成鎮，——古告成縣地——測景臺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爲岳廟，入東華門時，日已下春。余心躋虛巖，即從廟東北循山行，越陂陀數重。十里，轉而入山，得盧巖寺。寺外數武，即有流鏗然，下墜石峽中，兩旁峽色，氤氳成霞。溯流造寺後，峽底巖崖，環如半規，上覆下削，飛泉墮空而下，舞綃曳練，霏微散滿一谷，可當武彝之水簾。蓋此中以得水爲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防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彝爲尤勝也。徘徊其下，滑梵

晉以茶點飾。急返岳廟，已昏黑。

二十一日——晨，謁岳帝。出殿，東向太室絕頂。按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爲五岳首，故稱嵩高；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厲稱尊，儼若負辰。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互，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巖巖。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避暑之名；當盛之時，固可想見矣。太室東南一支曰黃蓋峯，峯下即岳廟，規制宏壯；庭中碑石森立，皆宋遼以來者。登岳正道，乃在萬歲峯下，當太室正南；余昨趨盧巖時，先過東峯，道中見峯巒秀出，中裂如門，或指爲金峯玉女溝，從此亦有路登頂，乃覓樵預期爲導；今遂從此上。近秀出處，路漸折，避之，險絕不能逕越也。北就土山，一縷僅容攀躋。約二十里，遂越東峯，已轉出裂門之上。西度狹脊，望絕頂行。是日，濃雲如潑墨，余不爲止。至是，風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崖，如列綃削玉，合則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門，上下皆石崖重疊，路多積雪。導者指峻絕處爲大鐵梁橋。折而西，又三里，遶峯南下，得高登巖。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藏映帶之致；此巖上倚層崖，下臨絕壑，洞門重巒擁護，左右環

倚臺巖。初入有洞，豁然，洞壁斜透，穿行數武，崖忽中斷五尺，莫可着趾。導者故老樵，猿捷如猿猴，側身躍過對崖，取木二枝，橫架爲閣道。既度，則巖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灶石榻諸勝。從巖側躋而上，更得一臺，三面懸絕壑中，導者曰：「下可瞰登封，遠及箕顛。」時濃霧四塞，都無所見。出巖轉北，二里，得白鶴觀址，址在山坪，去險就夷，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有真武廟三楹；側一井，甚瑩，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滯也。飯真武廟中。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峯，抵麓二十里。若從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亟從之，遂策杖前。始猶依巖凌石，披叢條以降，既而從兩石峽溜中直下，仰望夾崖逼天。先是，峯頂霧滴如雨，至此漸開，景亦漸奇，然皆垂瀉脫墜，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過無極洞。西越嶺，趨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爲特產，他處所無。山雨忽來，遂借榻僧寮。其東石峯夾峙，每月初生，正從峽中出，所稱「當門待月」也。計余所下之峽，即在其上。今坐澗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

二十二日——出山東行，五里，抵嵩陽宮廢址，惟三將軍柏鬱然如故，漢所封也，大者圍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祀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舊殿石柱一，大半沒於土。上多宋人題名，可辨者爲范陽祖無擇，上谷寇武仲，及蘇才翁數人而已；柏之西南，雄碑傑然，四面刻蛟螭甚精，右則爲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書也，又東二里，過崇福宮故址，——又名萬壽宮，爲宋宰相提點處。又東，爲啟母石，大如數間屋，側有一平石如砥。又東八里，還飯岳廟，看宋元碑。西八里，入登封縣。西五里，從小徑西北行。又五里，入會善寺，「茶榜」在其西小軒內，元刻也。後有一石碑，仆牕下，爲唐貞元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文，河南陸郢書。又西爲戒壇廢址，石上刻鏤極精工，俱斷委草礫。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折而西南，爲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雲氣俱盡。入正殿，禮佛畢，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絕頂，高與太室等，而峯巒峭拔，負「九鼎蓮花」之名。俯環其後者爲九乳峯，蜿蜒東接太室，其陰則少林寺在焉。寺甚整麗；庭中新舊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夾堦二松，高偉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橋峙於前，仰不能見頂，游者如面牆而立，輒謂少室以遠勝。余昨暮入寺，即問少室道，俱謂雪深道絕

，必無往，凡登山以晴朗爲佳，余登太室，雲氣瀾漫，或以爲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正須止露半面；若少室工於掩映，雖微雲，豈宜點滓？今則霽甚，適逢其會，烏可阻也？乃從寺南渡澗，登山，六七里，得二祖菴，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石崖下墜成壑，壑半有泉，突石飛下，亦以珠簾名之，余策杖獨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達，其巖雄拓不如盧巖，而深峭過之，巖下深潭泓碧，僵雪四積，再上，至煉丹臺，三面孤懸，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辰，從未有抵此者，過此，皆從石脊仰攀直躋，兩旁危崖萬仞，石脊懸其間，殆無寸土，手與足代匱而後得升，凡七里，始躋大峯，峯勢寬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盡爲土，從草棘中莽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屏巒之士始盡，南寨實少室北頂，自少林言之爲南寨云，蓋其頂中裂，橫界南北，北頂若展屏，南頂列戟峙，其前相去僅尋丈，中爲深崖，直下如剖，兩崖夾中，壑底特起一峯，高出諸峯上，所謂摘星臺也，爲少室中央，絕頂與北崖離倚，彼此斬絕，不可度；俯矚其下，一絲相屬，余解衣從之，登其上，則兩頂之九峯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後，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罡風乍至，幾假翰飛去，從南寨東北轉，下土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菴，鑿石炊所搗米爲粥，啜三

四碗，飢渴霍然去。情恹僧爲引龍潭道，下一峯，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棘蔓繫之，懸枝以行。忽石削萬丈，勢不可度，轉而上躋，望峯勢蜿蜒處趨下，而石削復如前。往復不啻數里，乃迂過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則龍潭溝也。仰望前迷路處，危崖欹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嶙峋者，俱散成霞綺，峽夾澗轉，兩崖靜室，如蜂房燕壘。凡五里，一龍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規以丈；又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從寺西北行，過甘露臺，又過初祖菴，北四里，上五乳峯，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闊殺之，達摩九年面壁處也。洞門下臨寺，面對少室；地無泉，故無棲者。下至初祖菴，菴中供達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西僧立像。中殿六祖手植柏，大已三人圍，碑言自廣東置鉢中攜至者。夾塢二松亞少林；少林松柏俱修偉，不似岳廟偃仆盤曲，此松亦然。下至甘露臺，土阜矗起。上有藏經殿。下臺，歷殿三重，碑碣散布，目不暇接。後爲千佛殿，雄麗罕匹。出飯瑞光上人舍，策騎趨登封道，過轅轅嶺，宿大屯。

二十五日——西南行五十里，山岡忽斷，即伊闕也。伊水南來，經其下，深可浮數石舟。伊闕連岡，東西橫亘，水上緇木橋之，渡而西，崖更危聳。一山皆劈爲崖，滿崖鑿佛其上；大

洞數十，高皆數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頂，頂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內，雖尺寸之膚，無不滿者，望之不可數計。洞左，泉自山流下，匯爲方池，餘瀉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絕，爲此地所難。伊闕摩肩接轂，爲楚豫大道，西北歷關陝；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遊太華山日記

——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爲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岷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峯秀絕，而東西擁攢諸峯，俱片削層懸，惟北面時有土岡，至此盡脫山骨，競發爲極勝處。

三月初一日——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岳南趨，十五里，入雲臺觀。覺導於十方菴。由峪口入，兩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當其左。循溪隨峪行，十里，爲莎蘿宮，路始峻。又十里，爲青柯坪，路少坦。五里，過寥陽橋，路遂絕。攀鎖上千尺幢，再上百尺峽，從崖左轉上老君鞏溝，過猢猻嶺。去青柯五里，有峯北懸深崖中，三面絕壁，則白雲峯也。捨之南

，上蒼龍嶺，過日月巖，去壑溝又五里，始上三峯足，望東峯側而上，謁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餘暑上東峯，昏，返洞。

初二日——從南峯北麓上峯頂，懸南崖而下，觀避靜處。復上，直躋峯絕頂，上有小孔，道士指爲仰天池，旁有黑龍潭。從西下，復上西峯，峯上石聳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旁有玉井，甚深，以閤掩其上，不知何故。還，飯於迎陽。上東峯，懸南崖而下，一小臺峙絕壑中，是爲棋盤臺。旣上，別道士，從舊徑下，觀白雲峯，聖母殿在焉，下至莎蘿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菴。出青柯坪左上，有極渡菴毛女洞；出莎蘿坪右上，有上方峯；皆華之支峯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行十五里，入岳廟。西五里，出華陰西門，從小徑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即華山之西第三階也。兩崖參天而起，夾立甚隘，水奔流其間。循湖南行，倏而東折，倏而西轉；蓋山壁片削，俱犬牙錯入，行從牙罅中，宛轉如江行調滄然。二十里，宿於木柶。自岳廟來，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行十里，山險旣窮，遂上泓嶺。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東瞻一峯

、陸嶺特異，土人云賽華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華，即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從東南注西北，是爲華陽川。溯川東行，十里，南登秦嶺，爲華陰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爲黃螺鋪，循溪東南下，三十里，抵楊氏城。

初五日——行二十里，出石門，山始開。又七里，折而東南，入隔凡嶺。西南二十里，即洛南縣略。東南三里，越嶺，行峪中。十里，出山，則洛水自西而東，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復上嶺，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來，入洛。溯之入，十五里，爲景邨，山復開，始見稻畦。過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樹溝，山空日暮，借宿山家。自岳廟至木柅，俱西南行；過華陽川，則東南矣。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峯峰峙也。下秦嶺，至楊氏城，兩崖忽開忽合，一時互見，又不比木柅峪中，兩崖壁立，有迴曲，無開合也。

初六日——越嶺兩重，凡二十五里，飯塢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東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餘里矣。又二十五里，上倉龍嶺，蜿蜒行嶺上，兩溪屈曲夾之。五里，下嶺，兩溪適合。隨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於峪口。

初七日——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於東，循之行。十里，龍駒寨。寨東去武關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陝省間道，馬騾商貨，不讓潼關道中。溪下板船，可勝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經武關之南，歷胡邨，至小江口，入漢者也。遂趨覓舟。甫定，雨大注，終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折縈迴，轟雷入地之險，與建溪無異。已而雨復至。午抵影石灘，雨大作，遂泊於小影石灘。

初九日——行四十里，過龍關。五十里，北一溪來注，則武關之流也。其地北去武關四十里，蓋商州南境矣。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濃桃豔李，泛光欲舞，出坐船頭，不覺欲仙也。又八十里，日纔下午，榜人以所帶鹽化還柴竹，屢止不進，夜宿於山涯之下。

初十日——五十里，下蓮灘，大浪撲入舟中，傾囊倒篋，無不沾濡。二十里，過百姓灘，有峯突立溪右，崖爲水所摧，岌岌欲墮。出蜀西樓，山峽少開，已入南陽浙川境，爲秦豫界。三十里，過胡邨。四十里，抵石廟灣。登涯投店，東南去均州，上太和，蓋一百三十里云。

遊太和山日記

——湖廣襄陽府均州——

十一日——登仙猿嶺·十里餘，有枯溪小橋，爲鄖縣境，乃河南湖廣界·東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見所自來，而下流淙淙，地又屬浙川；蓋二縣界址相錯，依山經曲折，路經其間故也·五里，越一小嶺，仍爲鄖縣境·嶺下有玉皇觀，龍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東北，蓋自鄖中來者·渡溪，南上九里岡，經其脊而下，爲蟠桃嶺·溯溪行塲中，十里，爲葛九溝·又十里，登土地嶺，嶺南則均州境·自此連逾山嶺，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豔異常·山塲之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陝間矣·但途中蹊徑狹，行人稀，且聞虎暴，日方下春，竟止塲中曹家店·

十二日——行五里，上火龍嶺·下嶺，隨流出峽·四十里，下行頭岡·十五里，抵紅粉渡，漢水汪洋西來，涯下蒼壁懸空，清流遶面·循漢東行，抵均州·靜樂宮當州之中，踞城之半，規模宏整·停行李於南城外，定計明晨登山·

十三日——騎而南趨，石道平徹·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東注，即太和下流入漢者·越橋，爲迎恩宮，西向；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又

十里，過草店；襄陽來道，亦至此合。路漸西向，過遇真宮，越兩隘下，入塢中。從此西行數里，爲趨玉虛道；南躋上嶺，則走紫霄間道也。登嶺，自草店至此，共十里，爲回龍觀，望岳頂青紫掃天，然相去尙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從此沿山行，下而復上，共二十里。過太子坡，又下，入塢中，有石梁跨溪，是爲九渡瀾下流，上爲平臺十八盤，即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即溯九渡瀾，向瓊臺觀及八仙羅公院諸路也。峻登十里，則紫霄宮在焉。紫霄前臨禹跡池，背倚展旗峯，層臺傑殿，高敞特異。入殿，瞻謁。由殿右上躋，直造展旗峯之西。峯畔有太子洞，七星巖，俱不暇問。共五里，過南巖之南天門，舍之。西度嶺，謁榔仙洞，洞與南巖對峙，前有榔樹特大，無寸膚，赤榦聳立，纖芽未發；傍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共五里，過虎頭巖。又三里，抵斜橋，突峯懸崖，屢屢而是。徑多循峯隙上。五里，至三天門，過朝天宮，皆石級曲折上躋，兩傍以鐵柱懸索。由三天門而二天門，一天門，率取徑峯坳間，懸級直上，路雖陡峻，而石級旣整，欄索鈎連，不似華山懸空飛度也。太和宮在三天門內。日將晡，竭力造金頂，所謂天柱峯也。山頂衆峯，皆如覆

鐘時鼎，離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衆峯之表，四旁嶄絕。峯頂平處，從橫止及尋丈；金殿時其上，中奉元帝及四將，爐案俱具，悉以金爲之，督以一千戶，一提點，需索香金，不啻禦森。余入叩匆匆，而門已闔。遂下宿太和宮。

十四日——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宇澄朗，下瞰諸峯，近者鵝峙，遠者羅列，誠天眞奧區也！遂從三天門之右小徑下峽中，此徑無級無索，亂峯離立，路穿其間，迴覺幽勝。三里餘，抵蠟燭峯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爲蠟燭澗。循澗右行三里餘，峯隨山轉，下見平邱中開，爲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巖際；地旣幽絕，景復殊異。余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嚙不敢答，旣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搗出三四枚，道流株運破家者數人。』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數枚畀余，皆已黝爛，且訂無令人知。及趨中瓊臺，余復求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因念由下瓊臺而出，可往玉虛巖，便失南巖紫霄，與其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泉溢處。左越蠟燭峯，去南巖應較近。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黃冠以師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侔金橘，漉以蜂蜜，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珍謝別去。復上三里餘

，直造巖巒峯壑中，峯參差廉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既度，循崖宛轉，連越數重，峯頭土石，往往隨地異色。旣而聞梵頌聲，則仰見峯頂，遙遙上懸，已出朝天宮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巖之南天門，趨謁正殿。右轉入殿後，崇崖嵌空，如懸廊複道，蜿蜒山半，下臨無際；是名南巖，亦名紫霄巖，爲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峯正當其面。自巖還至殿左，歷級塲中，數抱松杉，連陰挺秀，層臺孤懸，高峯四眺，是名飛昇臺。暮返宮，賄其小徒，復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從南天門宮左趨雷公洞，洞在懸崖間。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巖歷不二菴，抵五龍，輿者謂迂曲不便，不若由南巖下竹筥橋，可覽滴水巖仙侶巖諸勝。乃從北天門下，一徑陰森，滴水仙侶二巖俱在路左，飛崖上突，泉滴瀝於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至竹筥橋，始有流泉聲，然不隨澗行，乃依山越嶺，一路多突石危巖間錯，於亂椿叢翠中，時時放榔梅花，映耀遠近。過白雲仙龜諸巖，共二十餘里，循級直下湖底，則青羊橋也。湖卽竹筥橋下流。兩崖蒼葱蔽日，清流延迴，橋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視碧落，宛若甕口。度橋，直上撥天嶺，五里，抵五龍宮，規製與紫霄南巖相伯仲。殿後登山里許，轉入塲中，得自然菴。

已還至殿右，折下塢中，二里，得凌虛巖；巖倚重巒，臨絕壑，面對桃源洞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爲希夷習靜處。前有傳經臺，孤瞰壑中，可與飛昇作匹。還過殿左，登榔梅臺，即下山，至草店。

華山四面皆石壁，故峯巖無喬枝異幹，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實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則四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少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山谷川原，候伺氣異，余出嵩少，始見麥畦青；至陝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關，則驛路旣平，垂楊夾道，梨李參差矣。及轉入泓峪，而層冰積雪，猶滿澗谷，真春風所不度也。過塢底岔，復見杏花；出龍駒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忽憶日已清明，不勝景物悴情，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後一日，抵家，以太和榔梅爲老母壽。

閩遊日記前

崇正改元戊辰之仲春，發興爲閩廣遊，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爲入閩

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與江郎爲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峽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於山坑·

十二日——二十里，登仙霞嶺·三十五里，登丹楓嶺，嶺南即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嶺而來，乃江西永豐道，去永豐尚八十里·循溪折而東，八里，至梨嶺麓·四里，登其巔·前六里，宿於九牧·

十三日——三十五里，過嶺，飯於仙陽·仙陽嶺不甚高，而山鵲麗日，頗可愛·飯後得輿，三十里，抵浦城，日未晡也·時道路俱傳泉與海盜爲梗，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華之興，遂覓延平舟·

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喬松豔草，幽襲人裾·過三亭，入元帝宮，由殿後登嶺，兀兀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烟欲暝，步步惜別·

十五日——辨色即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磯，風雨徹旦，溪喧如雷·十六日——六十里，至雙溪口·與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甯郡·雨不止·

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卒，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過如飛馬，三十里，黯淡灘，水勢奔湧。余昔游鯉湖過此，但見穹石嵒峙，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時。十里，至延平。

十八日——余以輕裝出西門，爲玉華洞游。南渡溪，令奴攜行囊，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陸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將樂之水從西來，沙縣之水從南來，至此合流，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連舖，——乃甌甯南平順昌三縣之界。

十九日——五里，越白沙嶺，是爲順昌境。又二十五里，抵縣。縣臨水際，邵武之水從西來，通光澤歸化之水從南來，俱會城之東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帶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將樂境，——乃楊龜山故里也。又十五里，爲高灘舖，陰靈盡舒，碧空如瀟，旭日濯芒，羣峯積雪，有如環玉。閩中以雪爲奇，得之春末爲尤奇，邨氓市媪，俱曝日提爐，而余亦足飛騰，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於山澗渡之邨家。

二十日——渡山澗，迺大溪南行，兩山成門曰宮峽，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宮峽舖，山始開。又十里，入將樂。出南關，渡溪而南，東折入山，登藤嶺。南三里，爲玉華洞。

道。先是，過滕嶺，即望東南兩峯聳立，翠壁巖岫，迥與諸峯分形異色；抵其麓，一尾橫曳，迴護洞門，門在山坳間，不甚軒豁，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覺神滿骨寒。山半有明臺菴，洞後門所經。余時未飯，復出道左登嶺，石磴縈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頓開，菴當其中。飯於菴，仍下至洞前門，覓善導者，乃碎斫松節，置竹篋中，導者肩負之，手提鐵絡，置松燃火，燧輒益之。初入，歷級而下者數尺，即流所從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嵯隘條穹，礫上條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嘉枝柱」，「風淚燭」，「幔天帳」，「達摩渡江」，「仙人田」，「葡萄織」，「仙鐘仙鼓」；最肖。沿流既窮，懸級而上，是稱九重樓。遙望空濛，忽曙色欲來，所謂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蓋洞開斜啟，元朗映徹，猶未睹天碧也。從側嶺仰矚，得洞門一隙，直受圓明，其洞口由高而墜，弘含奇瑰，亦與張公洞；第張公森懸詭麗者，俱羅於受明之處；此洞眩巧爭奇，逼布幽奧，而闢戶更拓：——兩洞同異，正在伯仲間也。拾級上達洞頂，則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頰膚，實出張公所未備。下山，即爲田厓，四山環鎮，水出無路，汨然中墜，蓋即洞間之流，此所從入也。復登山半，過明臺菴，菴僧曰：『是山石骨稜厲，透露處層層有削玉裁

雲龍，苦爲草樹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峯。遂導余上拾鳥道，下披叢茸，得星窟焉。三
面削壁巖懸，下墜數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實纍纍。從山腰右轉，一二里，忽兩山交脊處
，棘翳四塞，中有石磴齒齒，縈迴於懸崖夾石間；仰望峯頂，一筍森森獨秀。遂由洞後穹崖
之上，再歷石門，下浴菴中，宿焉。

二十一日——仍至蔣樂南門，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始至永安；舟奴猶未至。

二十五日——坐待奴於永安旅舍。乃市順昌酒，浮白樓下。忽呼聲不絕，則延平奴也。遂定
明日早行計。

二十六日——循城溯溪東南，二十里，轉而南；二十五里，發大泄嶺，崿嶮行雲霧中。如是
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時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兩溪自南來，東潭亦如血，西則一
川合綠，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溯赤溪行。久之，捨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橋，登馬山嶺。轉
上轉高，霧亦轉重，正如昨登大泄嶺時也。五里，透其鎮，爲甯洋界。下，五里，飯於嶺頭

·時旭日將中，萬峯若引鏡照面，回望上嶺，已不可睹，而下方衆岫駢列，無不獻形履下；蓋馬山絕頂，峯巒自相虧蔽，至此始廓然爲南標。詢之土人，甯洋未設縣時，此猶屬永安，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嶺南水俱南者屬漳州。隨山奠川，固當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甯洋三十里，西爲本郡之龍巖，東爲延平之大田云。下山十里，始從坑行，渡溪橋而南，大溪遂東去。逾嶺，復隨西來小溪南行，二十里，抵甯洋東郭。遶城北而西，則前之大溪經城南來，恰與小溪會，始勝舟。

二十八日——將南下，傳盜警，舟不發者兩日。

四月初一日——平明，舟始前，溪從山峽中懸流南下。十餘里，一峯突而西，橫絕溪間，水避而西，復從東折，勢如建瓴，曰石嘴灘。亂石叢立，中開一門，僅容舟，舟從門墜，高下丈餘，餘勢屈曲，復高下數丈，較之豔淡諸灘，大小雖殊懸，險更倍之也。衆舟至此，俱鱗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纜前後倒曳之，須時乃放。過此山峽危逼，複障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雲也。三十里，過館頭，爲漳平界。一峯又東突，流復環東西折，曰溜水灘，峯連障合，飛濤一縷，直舟從雲漢，身挾龍湫矣。已而山勢少開，二十餘里

爲石壁灘，其石自南而突，與流相扼，流不爲却，搗擊之勢，險與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東北來合。再下，夾溪復自東北來合，溪流遂大，勢亦平，又東二十里，則漳平縣也。甯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甯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裂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則減，雷霆入地之險，宜詠於此。

初二日——下華封，舟行數里，山勢復合，重灘疊溜，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勝數也。六十里，抵華封北，溪至此皆從石脊懸瀉，舟楫不能過。遂捨舟逾嶺，凡水惟濫觴之始，不能浮槎，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黃河之三门峡集津，舟不能上下，然漢唐挽漕，纜跡猶存；未若華封自古及今，竟無間津之時。擬沿流窮其險處，而居人惟知逾嶺，無能爲導。

初三日——登嶺，十里，至嶺巔，則溪水復自西來。下循山麓，俯瞰祇一衣帶水耳。又五里，則隕然直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陸行三十里，即漳郡。順流東南二十里，爲江東渡，乃與泉東來驛道也。又順流六十里，則出海澄入海焉。

初四日——輿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門，訪叔司理，則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

門，下夜船往南靖。

初五日——曉達南靖，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來，至南靖，六十里，勢與西溪同其浩蕩，經漳郡南門，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兩溪誰執牛耳也？

閩遊後記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擬是年暫止游屐，而漳南之使絡繹於道，叔祖念我翁高年冒暑坐促於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啟行。二十一日至武林。二十四日渡錢唐，波平不艱，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龍游，覓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於樟樹潭。

三十日——過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陸，循溪覓勝，得石崖於北渚。崖臨迴瀾，澄潭漱其趾，隙綴茂樹，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態；僧結楹依之，頗覺幽勝。余踞坐石上，有剝對予者，一見如故，因為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詭，探幽之屐，不可不一過。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見。先擬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嶺，宿於寶安橋。

初二日——登仙霞，越小竿嶺，近霧已收，惟遠峯漫不可見。又十里，飯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跨浙閩江西三省，循處信甯四府之境，危峙仙霞梨嶺間，爲諸峯冠；楓嶺西垂，畢嶺東障，梨嶺則其南案也。怪石擎雲，飛霞削翠，余每南過小竿，北逾梨嶺，遙瞻手朶，輒爲神往。旣飯，興不能遏，徧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經白花巖上，道小而近。』余聞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趨之，況其近也？遂越橋南行，數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嶺。三里，下嶺，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轉入南塢，即浮蓋山北麓郁也，分溪錯嶺，竹木清幽，里號金竹云。度木橋，由業紙者籬門入，取小級而登，初皆田畦高壘，漸漸直躋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羅，松竹罅石爭隙，已入勝地。竹深石標，中峙一菴，即白花巖也。僧指其後山絕頂，巒石甚奇。菴之右岡，環轉而左，爲裏山菴；由裏山越高岡兩重，轉下山之陽，則大寺也。右有梨尖頂，左有石龍洞，前瞰梨嶺，可俯而挾矣。余乃從其右。二里，憩裏山菴。裏山至大寺約七里，路小而峻。先躋一岡，約二里，岡勢北垂。越其東，塢下水皆東流，即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岡，循其左而上，是謂獅峯，霧重路塞，捨之。逾岡西下，復轉南上，二里，又越一

岡，其左亦可上獅峯，右即可登龍洞頂，乃南向直下，約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巖正得其具體，而峯巒環列，此真獨勝。兩阻寺中者兩日。

初四日——冒雨爲龍洞游。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嶺而上，霧濛棘蝟，帶石籠崖，瘳惡如奇鬼；穿簇透峽，窈窕者，益之詭而藏其險；既燥者，益之險而斂其高。如是二里，樹底睨峭崿，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離立僅尺，上下如一，似所謂「一線天」者，不知其即通頂所由也。乃爇火篝燈，匍匐入一罅，罅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豎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乃下；余猶側佇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內壁少舒，可平肩，水較泓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壁盡處，懸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理犄犴成鱗甲，遂以龍神之。挑燈通闔而出，石隘處上逼下礙，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

，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際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窺可懸接，每度一人，急則愈固，幾恐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嵐氣忽澄，雲霄在望。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荆，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層疊，如重樓複閣，其中燥爽明透。徘徊久之，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爲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縞，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尙鬱伏未出。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爲浮蓋最東。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疊石菴，乃爲西隅，再下爲白花巖矣。既連越二峯，即裏山趨寺之第三岡也。時余每過一峯，輒一峯開霽，西峯諸石，俱各爲披露。兩峯盡，又越兩峯，峯俱有石層疊。又一峯南向居中，前聳二石，一斜而尖，是名梨頭尖石；二石高數十丈，堪爲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綴疊石數塊，承以石盤，如坐嵌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稱「雙筍石人，攢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峯後散爲五峯，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廬，亦高峯所罕得者。又西越兩峯，爲浮蓋中頂，皆盤石累疊而成，下者爲盤，上者爲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復平列數石，上下俱成疊台雙闕，「浮蓋仙壇」，洵不誣稱矣。其石高削無級，不便攀躋。登其巔，羣峯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

烟，娟然可愛。西望墨石石仙諸勝，尚隔三四峯。而日已過午，遂還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即大道，已在裂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初五日——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復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其地爲南平沙縣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漲，故順逆皆遲。

十一日——舟隨山曲西南行，亂石崢嶸。奔流懸迅。二十里，舟爲石觸，榜人以竹絲綿紙包片木掩而釘之，止湧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獅，額有崖兩重，閣臨其上，崖下圓石高數丈，突立溪中。於是折而東。又十里，月下上一灘，泊於舊縣。

十二日——山稍開。西北二十里，抵沙縣，城南臨大溪，雉堞及肩，即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兩旁爲輪，關水以春。西十里，南折入山間，右山石骨嶮削，而左山夾處有泉落壑隙如玉簫。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其地路通尤溪。東有山曰里豐。爲一邑之望，昨舟過伏獅崖，即望而見之，今遶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西南二十里，漸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口，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黃雙口，

溪右一水自北來，永安溪水自南來，至此合。其北來之溪，舟通巖前，可七十里。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鋪。

十四日——行永安境中，始聞猿聲。南四十里，爲鞏川。上大灘，十里，東南行，忽望見溪右峯石突兀，旣而直逼其下，則突兀者轉爲參差，爲崩削，俱盤互壁立，爲峯爲岩，爲屏爲柱，次第而見。中一峯壁削到底；或大書其上曰「凌霄」；於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爭勝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較詭異，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則桃源澗也。其峯排突溪南，上逼層漢，而下瞰迴溪，峯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檻飛欄，遙帶不一。急停舟登焉。循澗而入，兩崖僅裂一罅，竹影偃溪內。得橋，渡澗再上，有門曰長春圃，亟趨之，則溪南之峯，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時暮色滿山，路縱橫不可辨，乃入大士殿，道得人爲導，隨之北，即循崖經文昌閣，轉越兩亭，俱懸崖縋壁。從此折入峭夾間，其隙僅分一線，上劈山巔，遠透山北，中不能容肩，鑿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余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彝，黃山，浮蓋，曾未見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旣而得天一方，四峯攢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復得一臺，一樹當空，根盤於上。有

飛橋架兩崖間，上下壁削，懸空而度，峯攢石裂，呀然成洞，曰環玉。出洞，復由棋坪側歷西塢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躋峯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遶，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匯爲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絕頂，一八角亭冠其上。復從西路下山，出倚雲關，則石磴垂絕，罅間一下百丈；蓋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線爲暗磴，百丈爲明梯，游者以梯下而一線上，始盡奇概，舍此別無可階也。還至大土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燈穿綠塢，幾若陰房燐火。道人云：『由長春圃二里，有不塵館，旁又有一百丈巖：皆有勝可游』。余領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與奴輩併力刺舟。幸灘無石，月漸朗。二鼓，泊廢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抵城西橋下，橋已燬，而大溪自西來，橋下之溪自南來，依然余游玉華時也。遠城西而南，湖南來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長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捨溪登嶺，越嶺兩重，西南過溪橋。五里，南過溪鳴橋。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爲已窮絕頂，其上乃更復穹然。不復上，循山角而南，紆折翠微間，俯瞰山底，溪迴屈曲，惟聞怒吼聲，而深不見水；蓋樓櫓削岫，錯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叢樹，行者惟見翠葆浮空，非聞水聲，幾以爲

一山也。久之，偶於樹隙稍露迴瀾，渾赤如血。又五里，與赤溪遇。又五里，止於林田。

十六日——沿山二里，有峯自南直下。峯東有小溪，西爲大溪，俱由此相會，而注於大鯨嶺西者。渡小溪，循峯南上，共五里，至下橋。逶迤南躋，又八里，得上橋，一澗飛空，懸橋而度，兩旁高峯插天。度橋，路愈峻。十里，從山夾中直躋兩高峯之南，登嶺巔，迴視兩高峯，已在屨下，計其崇峻，大鯨浮蓋，當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甯洋縣。

十七日——下舟，達華封。

十八日——上午，始抵陸。漸登山阪，溪從右去，以灘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過山麓。又五里，跨華封絕頂，溪從其下折而西去。遙望西數里外，灘石重疊，水勢騰激，至有一灘純石，中斷而不見水者，此峽中最險處；自念前以雨阻不能達，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椰一場，以爲去溪不遠。沿塢西行，里許，欲臨溪，不得路。始從蔗畦中下，蔗窮，又有蔓植者，花如葶，細筴未成，復踐蔓行；上流沙削不受腹，方藉蔓爲級；未幾，蔓窮，皆荆棘藤刺，叢不能入。初側身投足，不辨高下，時時陷石坎，掛樹杪，旣忽得一橫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灘聲震耳，謂前所望中斷之險，必當其處。時大道直西去

，通吳鎮羅埠。覓下溪之路，久不得，見一小路伏叢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猶有路影，未幾，下皆積葉，高尺許，蛛網翳之，上則棘莽叢密，鈎髮懸股，百計難脫；比脫，則懸澗注溪，危石疊嵌而下，石皆累空間；登其上，始復見溪，而石不受足，轉墮深莽。余計不得前，乃即從澗水中攀石踐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間屋，側立溪南；溪北復有崩崖鑿水，水旣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擣莫容，躍隙而下，下即升降懸絕，倒湧逆捲，崖爲之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瀉之勢，險無逾此。久之，溯大溪，踐亂石，山轉處，溪田層綴，從之，始得路。循而西轉，過所踞溪石，二里許，灘聲復沸如前，則又一危磯也。西二里，得小路，隨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見前不可下之灘，即在其上流，而嶺頭所望純石中斷之灘，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懸兩灘間，非至此，則兩灘度有遁形矣。逾嶺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遊天台山日記後

壬申三月十四日——自甯海發騎，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東南十五里，爲桑洲驛，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門嶺，爲入天台道。

十五日——渡水母溪，登松門嶺，過玉夢山，共三十里，飯於筋竹嶺菴——其地爲甯海天台界。陟山岡三十餘里，寂無人烟，昔彌陀菴亦廢。下一嶺，叢山杳冥中，得郟家，淪茗飲石上。又十餘里，逾嶺而入天封寺，寺在華頂峯下，爲天台幽絕處。卻騎，同僧無餘上華頂寺，宿淨因房，月色明瑩。其地去頂尚三里，余乘月獨上，誤登東峯之望海尖，西轉，始得路，至華頂。歸寺，已更餘矣。

十六日——五鼓，乘月上華頂，觀日出，衣履盡濕。還炙衣寺中。從寺右逾一嶺南下，十里，至分水嶺，嶺西之水出石梁，嶺東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轉，水石漸幽。又十里，過上方廣寺，抵曇花亭，觀石梁奇麗，若初識者。

十七日——仍出分水嶺，南十里，登紫嶺，嶺甚高，與華頂分南北界。西下至龍王堂，其地爲諸道交會處。南十里，至寒風關。又南下，十里，至銀地嶺，有智者塔，已廢。左轉得大悲寺，寺旁有石，爲智者拜經臺。寺僧恆如爲炊飯，乃分行囊，從國清下至縣。余與仲昭兄以輕裝東下高明寺，寺爲無量講師復建。右有幽溪，溪側諸勝曰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岩。十八日——仲昭坐圓通洞。寺僧導余探石笋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錯石

夾立，樹巔飛瀑紛紛，踐石躡流。七里，山迴溪墜，已至石笋峯底，仰面，峯巖辨，以右崖掩之也。從崖側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見石臺立澗中，澗水下搗其根，懸而爲瀑，亦水石奇勝處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峭，下匯爲潭。是爲螺螄潭。上壁立而下淵深，攀崖側懸藤，踞石遙睇其內，潭上石壁，中劈爲四歧，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窺其涯浚。最內兩崖之上，一石橫嵌，儼若飛梁，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高與石梁等。四旁重崖迴映，可望而不可即，非石梁所能齊也。聞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風闕之左，可逾嶺而至。雨驟，不成行，還憩松風閣。

二十日——抵天台縣。

（至四月十六日，自鴈宕返，乃盡天台以西之勝。）——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視丹霞層互，浮屠標其巔，兀立於重嵐攢翠間。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廬新整，不復似昔時彫敝。時急於瓊臺雙闕，不暇再躡上岩，遂西越一嶺，由小路，七里，出落馬橋。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嶺。五里，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園，羣峯環遠，若另闢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住此者。

。羣鳥見游客至，俱停耕來訊，遂挾一人爲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層崖中，登環臺焉。一峯突瞰重壑，三面俱危崖迴繞。崖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爲百丈崖。崖根澗水，至瓊臺脚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峯，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即瓊臺也。臺後倚百丈崖前，即雙闕對峙，層崖外遠，旁絕附麗。登臺者從北峯懸墜而下，度燭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間，趾無所著也。從臺端再攀歷南下，有石突起竄其中爲竈，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瓊臺之奇，在中懸絕壑，積翠四遠。雙闕亦其外遠中對峙之崖，非由澗底再上，不能登也。憶余二十年前，同雲峯自桃源來，迺其外澗入，第深窮其窟奧，今始俯瞰於崖端，高深俱無遺勝矣。飯桐柏宮，仍下山麓，南從小徑渡溪。十里，出天台關嶺之官道。復南入小徑，隕行十里，路左一峯，兀立若天柱，間知爲青茁山。又溯南來之溪，十里，宿於坪頭潭之旅舍。

十七日——由坪頭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陳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嶺二重。又六里，重溪迴合中，忽石巖高峙，其南即寒巖，東即明巖也。令僮先馳，炊於明巖寺，余輩遂南向寒巖。路左俱懸崖盤列，中有一洞豁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備。路右即大溪

築迴，中一石突出如擎蓋，心頗異之。既入寺，向僧索龍鬚洞靈芝石，——即此也。寒巖在寺後，宏敞有餘，玲瓏未足。由洞右一上視鵲橋而出。由舊路一里，右入龍鬚洞，略爲莽棘所翳，上躋里許，如歷九霄。其洞圓聳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頗似鴈宕之石梁，而梁頂有泉中灑，與寶冠之芭蕉澗，如出一冶。下山，仍至舊路口，東溯小溪，南轉入明巖寺。寺在巖中，石崖四面環之，止東面八寸關通一線。寺後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雖不及靈巖之雄偉，亦具體而微矣。飯後，由故道騎而馳，三十里，返坪頭潭。又北，二十五里，過大溪，——即西從關嶺來者，是爲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澗二重，直抵北山下，入護國寺宿焉。

十八日——晨，急詣桃源。桃源在護國東二里，西去桐柏僅八里。昨游桐柏時，留爲還登萬年之道，故先寒明；及抵護國，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萬年，更可收九里坑之勝，於是又特趨桃源。初由澗口入里許，得金橋潭。由此而上，兩山愈束，翠壁穹崖，層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窮。瀑布數丈，由左崖瀉溪中。余昔來瀑下，路窮莫可上，仰視穹崖北峙，溪左右雙洞諸峯，娟娟攢立，嵐翠交流，縈不能去；今然從右崖叢莽中，尋得石徑躋

壘，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撥棘而上。磴級既盡，復疊石橫棧，度崖之左，已出瀑上。可溯之入，直抵北巖下，蹊磴俱絕，兩瀑自巖左右分道下。遙眺巖左，猶有遺磴，從之，則向有累石爲橋於左瀑上者，橋已中斷，不能度。眺瀑之上流，從東北夾壁中來，止容一線，可蹊流而入；計其勝，不若右巖之瀑。乃還從大石間，向西北上躋，抵峽窟下，得重潭甚厲，四面俱直薄峽底，無可緣陟，第從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皆從西北杳冥中來，至此纒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嵐光掩映，石色欲飛。久之，還出層瀑下，仲昭以覓路未得，方獨坐觀瀑，遂同返護國。聞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雲通元二寺，入萬年，路較近，特以秀溪勝，故飯後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漸轉而東向，是爲九里坑。坑既窮，一瀑破東崖下墜，其上亂峯森立，路無可上。由西嶺攀躋，遶出其北，迴瞰瀑背，石門雙插，內有龍潭在焉。又東北上數里，逾嶺，山坪忽開，五峯圍拱，中得萬年寺，去護國三十里矣。萬年爲天台西境，正與天封相對，石梁當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飯於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後高嶺，又向西升陟嶺角者十里，乃至騰空山。下半牯嶺，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嶺三重，共十五里，出會墅。大道自南來，望天姥山在內，已越而

過之，以爲會墅乃平地耳。復西北下，三里，漸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

天台之溪，余所見者：——正東爲水母溪，沿嶺東北，華頂之南有分水嶺，不甚高，西流爲石梁；東流過天封，遠摘星嶺而東，出松門嶺，由寧海而注於海。正南爲寒風關之溪，下至國清寺，會寺東佛隴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國清之東爲螺溪，發源於仙人鞋，下墜爲螺螄潭，出輿幽溪會，由城東而入大溪者也。又東有檀溪諸水，余屐未經。國清渡西，其大者爲瀑布水，水從龍王堂西流過桐柏爲女梭溪；前經三潭，墜爲瀑布，則清溪之源也。又西爲瓊臺雙關之水，其源當發於萬年寺東南，東過羅漢嶺，下深坑，而匯爲百丈崖之龍潭，遠瓊臺而出，會於青溪者也。又西則爲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東西交注，其源當出通元左右，未能窮也。又西爲秀溪之水，其源出萬年寺之嶺，西下爲龍潭瀑布，西流爲九里坑，出秀溪東南而去。諸溪自青溪以西，俱東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關嶺王渡諸溪，余屐亦未經。從此再北，有會墅嶺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於新昌；再北有福溪羅木溪，皆出天台陰，而西爲新昌大溪；亦余屐未經者矣。

遊鴈宕山日記後

余與仲昭兄遊天台，爲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逢黃巖，再訪鴈山。覓騎出南門，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逾秀嶺。飯於巖前鋪。五里，爲樂清界。五里，上盤山嶺，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簇，鴈山也。十里，鄭家嶺。十里，大荆驛。渡石門澗，新雨漲溪，水及馬腹。五里，宿於章家樓。——是爲鴈山之東外谷，章氏盛時，建樓以憩山遊之辰；今旅肆寥落，猶存其名。

二十九日——西入山，望老僧巖而趨。二里，過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還至溪旁。西二里，逾謝公嶺。嶺以內，是爲東內谷；嶺下有溪自北來，夾溪皆重巖怪峯，突兀無寸土，雕鏤百態。渡溪，北折里許，入靈峯寺，峯峯奇峭，離立滿前。寺後一峯獨聳，中裂一壘，上透其頂，是名靈峯洞。躡千級而上，石台重整，洞中羅漢像俱更新。下飯寺中。同僧自照膽潭越溪左觀風洞，口僅半規，風蓬蓬出射數步外。遂從溪左歷探崖間諸洞，還寺，雨大至。余乃亦足持傘溯溪北上，將抵真濟寺，山深霧黑，茫無所睹，乃還過溪，東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余覺其有異，令僮還招仲昭，亦踐流而至，恨相見之晚。薄暮，返宿靈峯。

三十日——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來合，其勢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名淨寺，雨益甚。雲霧中仰見兩崖重巖夾立，層疊而上，莫辨層次。衣履沾透，益深窮西谷中，有水籬谷，維摩石室，說法台諸勝。二里，至響巖，巖右有二洞，飛瀑罩其外。余從榛莽中屐險以登。其洞一名龍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巖突出，若露窻然，可棧而通也。出洞，返眺響巖之上，一石側耳附峯頭，爲聽詩叟。又西二里，入靈巖。自靈峯西轉，皆崇巖連嶂，一開而爲淨名；一擊直入，所稱一線天也；再開而爲靈巖，疊嶂迴環——寺當其中。

五月朔——仲昭與余同登天聰洞，洞中東望圓洞二，北望長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削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砢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躡長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龍湫之下，欲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嶂逼天，峭峯倒插，飛流掛其中，異若九天曳帛者。西過小剪刀峯，又過鐵板嶂，嶂方展如展，高插層巖之上，下開一隙

如門，惟雲氣出沒，阻絕人跡。又過觀音巖，路漸西，巖漸拓，爲犂尖。復與常雲並峙。常雲南下，跌而復起，爲戴辰峯。其跌處有坳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嶺爲界。從靈巖至馬鞍嶺，凡四里，而崇巒既嶮，應接不暇。踰嶺，日色漸薄，掩映。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龍仁寺。

初二日——從寺後塢覓方竹，無佳者。上有曇花菴，頗幽寂。出寺右觀燕尾泉——即溪流自龍湫來者，分二股落石間，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龍湫溪口。更西二里，由連雲嶂入，大剪刀峯轟然立澗中，兩崖石壁迴合，大龍湫之水從天下墜，坐看不足亭，前對龍湫，後揖剪刀，身在四山中。出連雲嶂，逾華嚴嶺，共二里，入羅漢寺；寺久廢，臥雲師近新之。臥雲年八十餘；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開山巨手也。余邀師窮頂，師許同上常雲，而鴈澗反在其西，由石門寺爲便。時已下午，以常雲期之後日，遂與其徒西逾東嶺，至西外谷，共四里，過石門寺廢趾。隨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來合，即凌雲寶冠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來之溪，宿於凍雲寺。寺在含珠峯下，孤峯插天，忽裂而爲二，自頂至踵，僅離咫尺，中含一圓石如珠，尤奇絕。循溪北入石夾，即梅雨潭也。飛瀑自絕壁下激，而甚

雄壯，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仍東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門，停擔於黃氏墓堂。歷級北上鴈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輒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遞西來，播爲四支，皆易石而上，四支之脊，隱隱隆起。其夾處匯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橫貫，中分爲兩；總計之，不止六窪矣。窪中積水成蕪，青青彌望，所稱鴈湖也。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爲寶冠之飛瀑；其北墮者，則岩陰瀝水也；皆與大龍湫風馬牛無及云。旣逾岡，南望大海，北瞰南閣之溪，皆遠近無蔽，惟東峯尙高出雲表。余欲從西北別下寶冠，重岩積莽，莫可寄足。復尋舊路，下石門，西過凌雲，從含珠峯外二里，依澗訪寶冠寺。寺在西谷絕壙中，已久廢，其最深處，石崖迴合，磴道俱絕，一洞高懸崖足，斜石倚門，門分爲二，軒豁透爽，飛泉中灑；內多芭蕉——頗似閩之美人蕉；外則新篁高下，漸已或林。至洞，聞瀑聲如雷，而崖石迴掩，杳不可得見。乃下山涉溪，迴望洞之右脇，崖卷成罅，瀑從罅中直墜，下搗於圓坳，復躍出坳成溪去，其高亞龍湫較似壯勝，故非宕山第一流也。東出故道，宿羅漢寺。

初四日——早望常雲峯，白雲濛濛，然不爲阻。促臥雲同上，東逾華岩，二里，由連雲幢之左，遵松洞之右，躋級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峯，已在屐底。一里，山迴溪出，龍湫上流也。渡溪，過白雲，雲外二廬；又北入雲韜菴；菴廬與登山徑，修整俱異昔時。臥雲令其徒採笋炊飯。既飯，諸峯雲氣倏盡。仲昭留坐菴中，余同臥雲直躋東峯。又二里，漸聞水聲，則大龍湫從卷崖中瀉下，水出絕頂之南，常雲之北，夾埠中即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聲漸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絕頂，南出分爲兩支；東支爲觀音巖，西支爲常雲峯，此其過派處也。正脊之東，爲吳家坑，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鐵板障，再遠爲靈巖；又再遠爲淨名，又再遠爲靈峯，外爲謝公嶺而盡；脊之西，其坑即龍湫背，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龍湫之對崖，再遠爲芙蓉峯，又再遠爲凌雲，又再遠爲寶冠，上爲李家山而止。此鴈山之南面諸峯也。而觀音常雲二峯，正當其中，已伏杖屨下，惟北峯若負屨然，猶屏立於後。北上二里，一脊平時，狹如垣牆，兩端昂起，北頽然直下，即爲南閣溪橫流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余從東嶺躋西頂，倏躡躑躅大起，則駭鹿數十頭也。其北一峯，中割若斧劈，中則石筍參差，亂崖森立，深杳無底，鹿皆奔墮其中，想有隕墜者。諸僧至，復以石片擲之，聲如裂帛，

半响始沉，鹿益啼號不止。從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峯亦漸下。西北眺鴈湖，愈遠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鴈湖，東覓高峯，爲斷崖所阻，懸縷而下，即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無有遺憾矣。返下雲靜菴，循溪至大龍湫上，下瞰湫底龍潭，圓轉夾崖間，水從卷壁墜潭，躍而下噴，光怪不可追視。遂逾溪西上，南出龍湫之對崖，歷兩峯而南；其嶺，即石門東，羅漢之西，南出爲芙蓉峯，又南下爲東嶺者也。芙蓉峯圓互特立，在羅漢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東達於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別臥雲，出羅漢寺，循溪一里，至龍湫溪口。凡四里，逾馬鞍而下，北望觀音峯下，有石壑若門，層列非一。仲昭已前向靈巖。余挾一僮北抵峯下，循樵路西轉。二里，直抵觀音常雲之麓，始知二峯上雖遙峙，其下石壁，連互成城。又循崖東躋，里許，出石壑之上，叢木密蔭，不能下窺；崖端盤石如擎蓋，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復下循石壑而入，層崖懸裂，皆可捫而通也。壑外一峯特起，薄齊片雲。圓頂拱袖，高若老僧岩，儼若小兒拱立。出路隅，居多吳氏，有吳應岳者，留余餐。余挾之溯溪入，即絕頂所望吳家坑溪也，在鐵板觀音之間。欲上溪左黃崖層洞——崖在鐵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

二層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懸崖間，無可下也。乃循崖東行，又得一石壁，望其上，層疊可入，計非排木懸梯不能登。從此下一小峯，曰鷲嘴巖，與吳別·東過鐵板障下，見其中石壁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亂石塞塞。而崖左有路直上，攀坎懸崖間，垂藤可攀，遂奮勇上，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橫歷一崖；如是者再，又棧木爲橋者再，遂入石壁中。石對峙如門，中寬廣，得累級以升，又入石門兩重，仰瞻其上，石壁環立，青天一圍，中懸如井。壁窮，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獠升其上，若樓閣然。從閣左轉，復得平墟，後即鐵板障高列，東西危崖環繞，南面石壁下伏，軒敞迴合，真仙靈所宅矣！內有茅屋一楹，虛無人居，隙地上多茶樹，故坎石置梯，往來其間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峯而東，二里，入靈巖，與仲昭會。

初六日——挾靈巖僧爲屏霞障之遊，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絕，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緣梯出其上，三巨石橫疊兩間，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爲仙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巖之側，雖無鐵板障石門之奇瑰攢合，而幽邃自成一天。復透洞左上，攀藤歷棧，遂出屏霞障之中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寬堪可廬。後障

猶上倚霄漢；障右有巖，外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攀躋崖石，幾造障頂，爲削石所阻；其側石隙一縷，草木緣附，可以著足，遂隨之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攜之，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澗，即小龍湫上遊也。其澗發源鴈頂之東南，右即鐵板，左即屏霞，二障，中墜爲絕壑，重崖虧蔽，上下無徑，非懸綆不能飛度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橫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搗。兩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絕，乃縛木爲梯，升崖端，復縮入前澗下流，則橫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樹十丈旗。水從石後建瓴下注，匯潭漾碧，愴然沁人。左右兩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次素劍泉寺，僧輒云在龍湫上，人力鮮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欲從此橫下兩峯，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斫木縛梯，盤絕巘者數四，俯視獨秀雙巒諸峯，近在屐底。旣逼仙橋，隔崖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覓前轍。復經屏霞側石室，返寺，攜囊過淨名，投宿靈峯。

初七日——溯寺前溪，觀南碧霄岡，軒爽無他奇。又三里，西轉，望真濟寺，在溪北塲中。是溪西由斷崖破缺而來；峽南峯爲五馬朝天，嵒巖尤甚。兩旁逼仄石蹊，內無居民，棘茅塞

路，行里許，甚艱，不可窮歷。北過真濟寺，寺僻居北谷，遊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馬家山嶺，路甚峻。登嶺，望鴈頂稜簇如蓮花狀，北瞰南閣，已在屐底。飛鳥而下，四里餘，得新菴，弛擔於中，溯南閣溪。探岩陰勝，南閣溪發源鴈山西北之紫鼻嶺，去此三十餘里，與永嘉分界。由嶺而南，可通芙蓉，入樂清；由嶺而西，走楓林，則入甌郡道也。溪南即鴈山之陰，山勢崇拓，竹木蒼茸，不露南面巖嶠態；溪北大山，自箬鼻迤邐而來，皆層崖怪峯，變換闔闔，與雲霧爭幻，至閣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閣來會，俱東下石門潭；門內平疇千畝，居人皆以石門爲戶牖，此閣所由名。而南北則分以溪也。南閣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水巖，洞仙巖諸勝；北閣有白巖寺舊址，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爲尤奇。余冒雨窮南閣，先經恭毅宅，聚族甚盛。溯溪五里，過犂頭菴，南即石佛洞，以路蕪不能入。西十里，至莊塢，夾溪居民，皆葉姓。散水巖在北塢中，石崖橫互，飛瀑懸流，巖左登嶺，有小菴。時暮雨，土人留宿莊塢，具言洞仙院之勝。

初八日——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澗愈幽。隨溪轉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徑，破雲礎而入，東渡溪從之。忽峯迴溪轉，深入谷中，則煙巒歷亂，峯從莊塢之後，連互至此，又開

一隙，現此瑰異，執士人問之，曰：『此小竅窟也，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復出而渡溪，里許，有溪自東來，入即洞仙塢溪矣。渡大溪，溯小溪東上，其中峯巒茅舍，與前無異；仙洞即在其內崖，倚峯北向，層巒霧之。乃破莽躋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漸寬。仍南出莊塢，東遶犁頭菴，終不得石佛洞道。遂出過南閣，訪子晉仙橋，在北閣底，尚二十里。念仲昭在新菴，甚近，還晤菴中，日已哺，竟不及為北閣遊。東趨大荆而歸。

遊五台山日記

山西太原府五臺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為五臺遊。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關。山自唐縣來，至唐河始密，至黃葵漸開，勢不甚穹窿矣。從阜平西南，過石梁，北行諸峯，復崿嶮起。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來注，乃捨大溪，溯西溪北轉，山峽漸束。又七里，飯於太子鋪。北行十五里，溪聲忽至，迴顧右崖，石壁數十仞，中拗如削瓜直下。上亦有拗，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無瀑，瀑痕猶在削崖間。離澗二三尺，泉從拗間細孔泛濫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嶺，嶺上四眺：北塢頗闊；東北西北，高峯對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殺，復有遠山橫其外，即龍泉關也。去此尚四十里。嶺下有水從西南來，初隨之北行，已而溪從東峽中

去，復逾一小嶺，則大溪從西北來，其勢甚壯，亦從東南峽中去，當即與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過阜平，捨大溪而西，以爲西溪即龍泉之水也，不謂西溪乃出鞍子嶺峭壁，逾嶺而復與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則出自龍泉者。溪有石梁曰萬年，過之，潮流望西北高峯而趨。十里，逼峯下，爲小山所掩，反不睹曠陶之勢。轉北行，向所望東北高峯，瞻之愈出，趨之愈近，峭削之姿，遙遙逐人，二十里之間，勞於應接。是峯名五巖寨，又名吳王寨，有老僧廬其上。已而東北峯下，溪流溢出，與龍泉大溪會，土人橫石梁於上，非龍關道所經。從橋左北行，八里，時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當隘口，爲龍泉關。

初五日——進南關，出東關北行，十里，路漸上，山漸奇，泉聲漸微。旣而石路陡絕，兩崖危峯峭壁，合沓攢奇，山樹與石，競麗錯綺，不復知升陟之煩也。如是五里，崖逼處，復設石關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長城嶺絕頂，迴望遠峯，極高者亦伏足下，兩旁近峯擁護，惟南來一線有山隙，微目百里；嶺之上，巍樓雄峙，即龍泉上關也。關內古松一株，枝聳葉茂，秀拔干雲。關之西，即爲山西五臺縣界。下嶺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爲舊路嶺，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來，至此隨山向西北去，行亦從之。十里，五臺水自西北來會，合流

注淪沱河。乃循西北溪，數里，爲天池莊。北向塢中，二十里，過白頭菴，去南臺止二十里，四顧山谷，猶不可得其彷彿。又西北二里，路左爲白雲寺。由其前南折，攀躋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臺問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始至。

初六日——風濤起，滴水皆冰；風止日出，如火珠湧吐翠葉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嶺，始望南臺在前。再上爲燈寺，由此路漸峻。十里，登南臺絕頂，有文殊舍利塔，北面，諸臺環列；惟東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臺在其下；遠則孟縣諸山屏峙而東，與龍泉峰嶺接勢。從臺右道下，塗甚夷，可騎。循西嶺西北行，十五里，爲金閣嶺。又循山左西北。初七日——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橋。一峯從中臺下，兩旁流泉淙淙，幽靚迥絕，復度其右澗之橋，循山西向而上，路欹甚。又十里，登西臺之頂，日映諸峯，一一獻態呈奇；其西面，近則閻魔巖，遠則鴈門關，歷歷可俯而挈也。閉魔巖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盤互，層累而上，爲此中奇處。入叩佛龕，即從臺北下，三里，爲八功德水。寺北面左爲維摩閣；閣下二石聳起，閣架於上，閣柱長短，隨石參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爲萬佛閣，佛俱金碧旒幢，羅列輝映，不啻萬尊；前有閣二重，俱三層，其周廡環閣亦三層，中架複道，往來空中；當此

萬山艱阻，非神力不能運此。從寺東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臺，望東臺南臺，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臺外之龍泉，反若更近，惟西臺北臺相與連屬。時風清日麗，山開列如鬚眉。余先趨臺之南，登龍蟠石，其地亂石數萬，湧起峯頭，下臨絕塢，中懸獨聲，言是文殊放光攝影處。從臺北直下者四里，陰崖懸冰數百丈，曰萬年冰；其塢中亦有結廬者；初寒無幾，臺間冰雪，種種而是。閉雪下於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時也。行四里，北上溪浴池。又北上，十里，宿於北臺。北臺比諸臺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風大作。

下，五里，抵清涼石，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有石爲芝形，縱橫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銳，屬於下石者無幾。從西北歷稜拾級而上，十二里，抵馬跑泉，泉在路隅山窩間，石隙僅容半蹄，水從中溢出，窩亦平敞可坐，而馬跑寺反在泉側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於獅子窠。

初八日——老僧石堂送余，歷指諸山曰：「北臺之下，東臺西，中臺中，南臺北，有塢曰臺灣，此諸臺環列之槩也。其正東稍北，有浮青突銳者，恆山也；正西稍南，有連嵐一抹者，

鴈門也；直南諸山，南臺之外，惟龍泉爲獨雄；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蓓蕾；惟茲山之北，嶠削層疊，嵯峨之勢，獨露一斑；此北臺歷覽之槩也。此去東臺四十里，華嚴嶺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嶺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領之，別而東，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華嚴嶺。由北塢下十里，始夷。一湖自北，一湖自西，兩湖合而羣峯湊，深壑中「一壺天」也。循澗東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場。南自白頭菴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草，出此則絕種矣。由此兩崖屏列鼎峙，雄峭萬狀。如是者十里，石崖懸絕中，層閣傑起，則懸空寺也；石壁尤奇。此爲北臺外護山，不從此出，幾不得臺山神理云。

遊恆山日記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

去北臺七十里，出始豁然，曰東底山。臺山北盡，即屬繁峙界矣。

初九日——出南山，大溪從山中俱來者，別而西去。余北馳平陸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臺山之四，其長繞繞如垣，東帶平邢，西接鴈門，橫而徑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莎河，即爲沙河堡，依山瞰流，磚甃高整。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爲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爲大同東道。余從堡後登山，東北數里，至峽口，有水自北而南，即下注莎河者。

也。循水入峽，與流屈曲，荒谷絕人。數里，義興寨。數里，朱家坊。又數里，至葫蘆嘴，舍澗登山，循噴而上，地復成塢，溪流北行爲渾源界。又數里，爲土嶺，去州尙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

初十日——循南來之澗北去，三里，有澗自西來合，共東北折而去。余溯西澗入，又一澗自北來，遂從其西登嶺，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轉，又北躋而上者五六里，登峯兩重，造其巔，是名箭筈嶺。自沙河登山沙澗，盤旋山谷，所儘皆土魁荒阜，不意至此而忽躋穹窿，然嶺南猶復阿蒙也。一逾嶺北，瞰東西峯連壁墮，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石得樹而巖嶽傾嵌者，醜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阮底，則奔泉一聲，自南注北，遂與之俱出塢口，是名龍豁口，環臨之。鄉居頗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旣出谷，復得平陸，其北又有外界山環之，長亦自東而西，東去渾源州三十里，西去應州七十里，龍豁之臨外界，高卑遠近，一如東底山之視沙河峽口諸山也。於是沿山東向，望峪之東，山愈巖峭斗峭，間知爲龍山；龍山之名，舊著於山西，而不知與恆岳比

肩，至是既西涉其闔域，又北覽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臺桑榆之收矣。東行十里，爲龍山大雲寺，寺南面向山。又東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恆山之麓，遂折而從之，去山麓尙十里；望其山兩峯互峙，車騎接軫，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馬紫荆大道也。循之，抵山下，兩崖壁立，一澗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闕雙峙，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時清流未泛，行即溯澗。不知何年兩崖俱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時插木爲闔道者，今廢已久，僅存二木懸架高處，猶棟梁之巨擘也。

• 三轉，峽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倚，望之如歷吐重臺者，懸空寺也。

• 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盤路屈曲，崖旣過險，爲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巖結構，而不爲巖石累者僅此；而僧寮位置適序，凡客坐禪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旣下，又行峽中者三四轉，則洞門豁然，巒峯掩映，若別有一天者。又一里，澗東有門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石級數百層承之，則北岳恆山廟之山門也。去廟尙十里，左右皆土山層疊，岳頂杳不可見。止門側土人家，爲明日登頂計。

十一日——風翳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而東而上，土岡淺阜，無攀躋勞。蓋山自龍巖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以外反土脊平曠；五臺一重雖崇峻，而骨石聳拔，俱在東底山一帶出峪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至恆岳之陽，亦皆藏鋒斂鏗，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巖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即可得。又一里，則土石皆赤，有虬松離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則崖石漸起，松影篩陰，是名虎風口。於是石路紮迴，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傑坊曰「朔方第一山」，內則官廡廚井俱備。坊右東向拾級上，崖半爲寢宮，宮北爲「飛石窟」，相傳真定府恆山從此飛去。再上則北岳殿也，上負絕壁，下臨官廡，殿下雲緞插天，廡門上下，穹碑森立。從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會仙臺，臺中像羣仙，環列無隙。余時欲躋危崖，登絕頂。還過岳殿東，望兩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爲登頂間道，遂解衣攀躋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叢密，槎枒枯竹，但能鉤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盡，始登其頂。時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渾源州城一方，即在山麓。

；北瞰歸山一重，蒼茫無際；南惟龍泉，西惟五臺，青青與此作伍；近則龍山西亘，支峯東連，若比肩連袂，下扼沙漠者。旣而下西峯，尋前入峽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東顧，有一人飄搖於上，因復上其處問之，指東南松柏間，望而趨，乃上時寢宮後危崖頂。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葱青，如蕙葉草莖，至此則合抱參天，虎風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從崖隙直下，恰在寢宮之右，即飛石窟也。視余前上險，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懸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渾源州西關外。

浙遊日記

余久擬西南遊，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遂以崇正九年——丙子——九月十九日，爲萬里遐征計。束裝未就，適杜若叔至，飲至子夜，乘醉放舟，天未明，抵錫邑。同行者爲靜聞師。十月初二日——舟止餘杭，登陸，沿苕溪北岸行，二十里，度馬橋，爲餘杭臨安界，其北可達徑山。西十七里，至石錦亭，亭北西去，於潛徽郡道也。余從臨安道，於亭南西去。二里，抵臨安。西出關，過皇潭，循山西南行，共十六里，爲下圩橋，橋南可直逾新嶺間道。二十里，抵新城。新嶺甚險，無託宿處，乃從迂道，逾橋遡溪西上，二里，宿全張之白玉菴。

僧意餘，杭人也，聞余負遊癖，深夜篝燈滄茗，爲談遊日本事，甚悉。

初四日——西二里，過一橋，折而南；六里，上乾塢嶺——嶺甚坦，東西各崇山峻嶺，獨此峽中夷，南北流入若與浙。其山過東，忽插天而起，曰五尖山。循其西麓西南十二里，石梁跨澗，曰趙安橋。由橋北西溯澗，沿三九山北麓，入後葉塢。又西十三里，爲鉢孟橋；水西自龍門竈出橋下；竈有四仙傳道嶺，在橋西四里，乃於潛境。從橋北轉東南，里餘，東即三九，洞山峙其西，環塢一區，皆石峯嶙峋，黑逾點漆；丹楓翠竹，間如錯綺；水穿壁而下，瀝石爲雪；時凌寒絕溜，而黑崖白峽，處處如著懸瀑。二里，度橋，至洞山東麓。洞山者，自龍門竈南迤邐東來，其石稜銳紋疊，東南山半開二洞，正廠橋下。余同靜聞西向躡山，沿小澗而上，石皆峽躡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聲；夾澗兩旁，石片踔出田畦中，竹樹穿石而出。再上，忽一大石當澗立，方重不作透瀉態，而細紋密縐，智索縷工。竹林有菴，曰靈隱菴。後危壁空起，聳翠成疊屏；屏南即明洞，如軒斯啟，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連卷也。中一柱上不至簷，簷垂一石欲下，而下不及柱，相對不接者不可尺；柱旁一樹，高撐至簷端，輒遙而反曲，翠色拂簷而上。再南，即幽洞。兩洞

並啟，爲石壁所界，壁輕紅若桃花。入幽洞，洞口高懸，內若浮橋之復空，其中空洞無底，人呼輒傳響不絕。二十丈之後，忽南北洞分水陸，陸者拾級而北，如登閣殿；入三十丈，轉南，又闢一小閣。其水洞南入一轉，即山田成畦，陸界分明，水滿其中，初無涸溢。從陸上曲折入，約二十丈，忽水聲潺潺，乃透入小門，見一溪南來，至此，破壑下墜，宛轉無底；又過一峽，透小門，旁無緣徑。短衣去襪，溯水躡流，又三十丈，石俱倒垂若蓮花，平沙隘門，忽東忽微，正如荆溪白鶴洞，而白鶴潛伏山麓，得水爲易，此洞高闢山巔，兼水尤奇耳。再入，則石洞既盡，匯水一方，又不知匯者何來，墜者何出也。出洞，溯南來之溪，二里，止太平橋洞中。

初五日——南二里，上馬嶺，里許，達其巔。嶺以北屬新城，水亦出新城。嶺南則屬於潛，縣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應渚埠出分水縣，下馬嶺，南十里，過兌口橋，歧分南北：北達於潛，可四十里；南則應渚埠道也。兌口之水，北源自於潛，馬嶺之水東來，合而南出，路隨之。八里，過板橋，橋下水自西塢來，與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達於潛及昌化。又南八里，止於唐家拱，南去應渚埠尚二里，原無市肆，擔夫以應渚舟下桐廬，必北曲經此，遂止溪

畔。久之，得桐廬舟。蓋應諸埠爲於潛南界，溪之南即隸分水；於潛之水北經玉湖橋，昌化之水西自麻汶埠，俱會於應潛，而水勢始大。顧玉湖橋而上，已不勝舟；麻汶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於潛水固不敵昌化也。下舟，東南行，十里，爲分水縣，縣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東南去；其西山陸行八十里，通淳安。余初欲從陸，爲王奴遁去，乃就水道，反向東南焉。

初八日——抵蘭溪，與靜聞爲金華三洞遊。金華之山，橫峙東西，陽臨郡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爲蘭溪，東則義烏也。婺水東直從永康經郡之南門，而西北抵蘭溪，與衢江合。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遠，丹楓疎密，映疊尤佳；仰瞻北山，兀突天表，若負巖立。顧背之東南行，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六十里，抵金華西門外。

初九日——即循城西北行，高下罔隴，十里，至羅店。主人具悉北山之半爲鹿田寺，其東下者南峙爲芙蓉峯，西下者南結三洞，洞之西即蘭溪界。余欲由三洞逗蘭溪，恐東有別勝，遂望芙蓉峯而趨。自店東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峯西，北山南麓首剎也，今已凋落。

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大師建殿撰，字即其手書；碑陰又鐫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有風致，恨無楷工，不能得一通爲快。寺東菴口芙蓉，有路可登芙蓉峯，見峯高不及北山半，舍之。仍由寺西北，登嶺，升陟五里，得清隱菴。由北塢登楊家山，遶其西山，山夾中北透而上，則北山絕頂，上倚於後，前列楊家山，中開平塢，竹石充隙者，朱淮督山墅也。東北石巖踳伏平莽中，曰石浪，爲黃初平叱石處；石上即鹿田寺，鬪雞巖在其東二里。過山橋，東下一里，兩峯夾澗，峯石片片排空，作雞冠怒起狀，溪流奔躍其下，頗勝。聞巖東下數里爲赤松宮，乃郡城東門所入道，芙蓉峯東坑也。巖北即北山頂，頂有棋盤石，攀榛莽而上，約二里始到。石前有平臺，壘塊後聳，中列室一楹，有澗泠泠從山頂下。溯流再躋，則石碛成門，水從門出，門上更得平臺，所稱西玉壺也；聞其東尚有東玉壺；皆山頭出水之壑。西玉壺之水，南下者歷棋盤石而潛溢三洞，北下則從裏水源出蘭溪北。東玉壺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宮出金華，東下者出義鳥，北下者出浦江；凡一郡分流，此其脊矣。玉壺一名盤泉，分聳於上者稱三望尖，文之曰金星峯，總所謂北山也。仍下，返鹿田寺。僧以久不至，方分路遙呼，山谷響應。入寺，浴臥。

初十日——拉寺僧束炬從朱墅後西行，一里，北登嶺。約里許，一石聳出峯頂。由石畔循山而東，可達玉壺；逾峯北，即朝真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即下雙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盡，後復生一支，西走蘭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爲龍洞塢，再環爲講堂塢，三環爲玲瓏巖塢，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巖之西，又一環而爲鈕坑，再環爲白坑，三環爲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於是乎盡；後支層遶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初闢爲朝真，中墜爲冰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巖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嶄絕，倚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質層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秉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瀝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從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即內洞深墜處。出洞，仍從突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

黑暗處纒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眞，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則爲雙龍洞；洞闢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廡高舉，閭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幃橫列別洞中。溯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循溪南出羅店，逾嶺歷塢，北入東轉，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爲講堂洞，亦有二門，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憩；其澗洄而不流。渡澗西，逾第二嶺，塢逼嶺下，而澗中有水，淙淙北來。又渡而西，循嶺北上，外陰中轉，是名玲瓏巖，去講堂西又六里矣。轉而西，逾其嶺，爲蘭溪界，下嶺爲鉗坑。又逾一嶺，曰思山祠，去玲瓏巖西又六里矣。時日已將墜，問洞源寺道，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嶺，循澗南趨，五里，至白坑，又西逾石塔嶺。嶺後高峯之北，即洞源寺。從此嶺穿逕而上，僅里許，而正道在山前下洞旁。蓋此地亦有三洞：下水源，中紫雲，上曰上洞；其地總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與水源異地。時昏黑不辨山路，竟循大道下山，

徑路紛錯，久不得寺；遙望一燈隱隱，急投之，則水春也。其人曰：『此地即水源；由此北過洪橋，循右嶺而上，可三里，即上洞寺。』依其言，得至，強寄宿焉。

十一日——不及晨餐，與靜關從寺後躡磴北上，覓白雲洞。逾嶺而北，嶺坳忽下，窪如孟磨，披莽從之，一洞呀然，下墜深黑，疑即白雲。仰問樵者，曰：『此洞窟也，白雲在北。』乃復上北行，兩山夾中，又環成一窪，大且百丈，深數十丈，螺旋而下，中無滴水；倘置水中，即仙遊鯉湖矣。然山頂四環，無一隙瀉者，僅見此。又下，從峽西轉，則爲白雲洞。洞門北向，門頂一石橫裂，梁架於上。入洞仰窺，所稱鵲橋者，非耶？轉而左，漸下漸黑，有門穹然，內似甚深，外有石屏遙峙，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十步，洞倍寬廣，第無燈炬，四顧無所睹。返步出，抵穹門，初出黑甚者，至是歷歷可見。乃轉屏出洞，逾嶺還。飯而出寺，循舊路西下，二里，至洪橋，未度，從橋左人居後上紫雲洞，門西向，中垂柱四五，界爲數重，瓊窗翠幄，處處皆是，亦敞亦奧，膚色俱勝，洞北一奧，宛轉邃深，亦以無炬返。下度洪橋，循澗而東，度石梁，水源洞即在其側。洞門南向，正跨澗上；洞口垂石纒紛，中一柱自下屬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紛綸，復闢一竇，幻作海蜃狀；洞中上下分二層，

下即湖水所出，陸東之。上層由洞門階磴上，入漸下，下則空廣愈無極，俱聞水聲；亦以無炬不及窮，出坐洞口擊柱內，觀石巖古幻，始與靜聞別洞源而去。循西壙出塢，又西南十五里，達蘭溪南關，飯而登舟，刺行五里，泊橫山頭。

十五日——始西入常山溪口，過花椒山，懸帆正拂蒼崖。自是兩岸綠橋丹楓，珍苞映日，雖霜且嚴辰，有同曠蕩。

十六日——午抵常山縣，登岸募夫。

江右遊日記

十七日——五十餘里，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至東津橋；其水自北山南流，山高聳在玉山縣北三十里外，蓋自草坪北渡，即西峙此，曰三清山。度橋西，五里，由玉山東門入，而東津橋之水，遶南而西，至此已勝舟。時已下午，無長舟可附，得小舸至府，二十里而暮。榜人乘月鼓棹，八十里，泊廣信之南門。郡西二十里，有石橋瀨流；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參霄競秀；俱不及覽。

十八日——至鉛山河口，初擬由廣信北遊靈山，且聞其地北山寺叢林甚盛，阻病創而止。西

南下三十里，有峯圓互曰仙來山，舟過時，臥未起；及經二十里潭，至馬鞍山下，迴望見之，已不及登矣。自仙來至雷打石，凡二十里，石山介溪左右，俱如伏牛覆釜，不特形絕陸峒，并無波縵文，至纖土寸莖，亦不能受；或山斷沙迴，霜痕樹色，出卮廬石隙中。又二十里，過旁羅，南望鶴峯，峭削天際；此余青年假道分水關趨幔亭處。又二十里，抵河口，一水自東甯分水關經鉛山縣，至此入大溪，兩溪合，始勝大舟。

十九日——下貴溪舟，二十里，西至叫岩，瀕溪石崖盤突，下插深潭，竇橫開其上，迴互峯巖，穿穴內徹，如行廊閣道，窗櫺戶牖都辨。崖上大書「漁翁隱次」云。崖右有磴可級。余循級上，列石縱橫，穿石隙而透其後，一徑成蹊，衆峯環互，壑迴峯易。居人多截塢爲池，種魚鱗鱗，投問之，地已屬興安。其前對之山，圓互而起，曰團窠石嶺，嶺前即叫岩寺也。叫岩前臨大溪，漁隱崖當岩左突出，又一岩翼其右；右崖之前，一圓峯兀立溪中，曰印山。寺後岩石中虛，兩旁迴突，度以一軒爲叫岩，岩爲寺蔽，景之佳曠，在漁隱不在此也。西十里，抵弋陽界，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惜以棹急失之。又三十里，西望龜岩，孤峯插天際，余心鑿之。又十里，至弋陽，遂以行李託靜開督舟去，余與願僕留旅舍。

，爲明日龜巖之行。

二十日——雨中過西南門，遇一龜巖人，欲歸，依之。三里，渡大溪，俱從山岡行，淋漓十里，望龜巖杳不可睹，忽路左一峯，疑即夜來插天際者，詢之，爲羊角嶺，去龜峯尚五里。比至，遙望一峯中剖如門，已而門之南，忽岐出片石如圭，即天柱峯也。及抵其處，路復南去，轉而東入，先過一堰，堰南匯水曰放生池，池水兩浸崖足。循池北崖，鑿石成棧，即展旗峯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盡，竹色林嵐，掩映一壑，兩崖飛瀑交注。旣入，忽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顙，疑白雲所凝；最近而知爲石隙。時雨勢彌甚，衣履沾溼，抵方丈，貫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爇火就爇。

二十一日——雨漸收，衆峯俱出，惟東南絕頂尙有雲氣。貫心出方丈中庭，指點諸勝，正南而獨高者爲衆頂，頂石如鸚口峯；名口峯；又名老人峯；上特出一圓頂，從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爲老人者以此。上振衣臺平視，則其峯漸分爲二；由雙劍下窺，則頂若一葉綴起，其北山之脊，一起而爲羅漢，再起而爲鸚鵡，三爲浮瓶，爲北下最高脊，四起最北爲觀音峯，亦峭；此爲中支，北與展旗峯爲對，楠木殿因之。從南頂而西，最峭削者爲龜

峯，三石攢立峯頭，與雙劍並峙；峯下裂隙分南北者，爲一線天，東西者爲摩尼洞，其後卽爲四聲谷，——從其側一呼，則聲傳宛轉凡四，蓋以峯東水簾谷石崖迴環其上故也。峯東最高者卽寨頂，西之最近者爲合龜峯，其下卽寨頂合龜分脊處，而龜峯雙劍峭插於上，爲合龜所掩，故其隙或顯或合，合則并成一障，時亦陡露空明，昨遂疑爲白雲耳，又西爲雙劍峯，與龜峯並立分脊之西南，龜峯三割其下而上併，雙劍同本，兩歧其頂，其南大書「壁立萬仞」四字，款字剝落，相傳朱晦菴也。此二峯爲西南過脊之中，東北與香合峯爲對，而舊寺之向因之。從西而北，聯障於左者，卽合龜菴，峯下卽振衣臺，平石中懸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線天者也。次爲明星峯，北接雙螯，南聯合龜，在正西峯爲最高。又次爲雙螯峯，峯北下插澄潭，卽入谷所經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峯環峙谷西，而寨頂之脈，西北盡於此。從南頂而東，最迴環者爲城壕峯，圍屏峯，此爲東南層巒之後，西北與雙螯爲對。從東而北，鱗鱗右列，爲騎頂峯，象牙峯，獅子峯，比肩谷東，而寨頂之脈東北轉於此。乃又從北而駢立爲案，平突者香合，幻起者靈芝，卽方丈靜室所向，最高而欹玉者；展旗峯東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卽入谷之鑿棧於下者；此三峯排拱谷北，而寨頂之脈，東北盡於此。此皆谷之內

者也。展旗北爲天柱峯，——即昨遙望開岐如圭者，——旁爲犬子峯；獅子南爲卓筆峯；圍屏峯南深壑中，有棋盤石；寨頂東南有朝帽峯，——峯獨高，孤立寨頂後，余從弋陽東，舟中遙見者，即此。近爲諸峯所掩。又寨頂朝帽間，則有接引峯。寨頂西又有畫筆峯。蓋寨頂北下者，旣爲羅漢諸峯，其南迴西遠列成屏障，反出龜峯之後者，此是也。巖上有泉，是名水簾洞。——此則谷之外者也。其谷四面峯攢，自成洞窟，惟西向一峽，兩崖壁立，水從中出，路亦從之。其南龜峯之下，東從獅子峯之側，北從香合天柱間，皆逾峯躋隙而後得度，真香壑中一靈勝哉！谷中觀音峯一支自寨頂北墜谷，分爲兩，西則方丈靜室所託，最後爲摩尼洞，振衣臺之路；東則榛莽深翳。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圍屏城堞之下，仰觀「虎搏羊」諸石，使芟夷蕪蔓，道置級，益進，必有深美，奈何任亂石茂棘，阻絕奧區！出循獅子峯，北逾嶺南，轉所謂轆轤頂象牙諸峯，從其外，西向視之，中懸一峯如卓筆，不經此不見也。衆峯之麓，俱石岡高互。其東又有石峯一支，自寨頂環而西北，與轆轤頂象牙諸峯又環成一谷。余從石岡直南徹谷底，復阻石棘而出。因西逾象牙獅子，間脊敬削，幾不容足，迴廠內谷，真別有天地矣。此谷東第一外谷也。復循外嶺東行南轉，二里，是爲棋盤石，一大石穹立谷

中，平如砥；其西南即朝帽峯，西北即寨頂，蓋圍屏峯之後也。其外峯一支自朝帽峯下，復環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參差環立，不復如內，俱石崖削成者；此第二之東外谷也。寨頂朝帽之度脊處，一石高數十丈，南向立，即接引峯也。余於棋盤石頗見，擬從此可躋絕頂，開棘直窮嶺下，則懸削無階。仍從古道至獅子峯，轉經香合峯，登靈芝峯，望天柱犬子兩峯，直立北谷中；蓋展旗峯獨峙於北，又環成一谷；此北外谷也。從展旗西南直東上其頂，東南眺朝帽峯左，又分立一石，有同接引，而接引則蔽不可見。南面龜峯雙劍，俱成一壁迴環，無復寸隙。下峯，從夾棧西出，循放生池南行，出雙鰲明星含龜後，東視三峯背，俱垂土可升。捨之南，東入，即水簾徑。逾龜峯雙劍，爲下振衣谷中道。又捨而南，有路東上，知爲登寨頂道，從之。上二里，西視龜峯雙劍，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簾上。下視谷中，三面迴環如玦，惟北面正對龜峯雙劍，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見所從；此第一南外谷也。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北從南，見東南岡上亂石湧起，有若雙芝駢發，盤大莖斂，下復並蒂，中穿孔，其上飛舞變幻，賞不周接。又上一里，登一頂，復舍南從北，穿石隙而上，轉而東南行，其頂更穹然也。其東北復起一頂，兩頂夾而成峽，東南自過脊始，而西北溢於水簾，山遂

中斷爲兩，而過脊之度其東南者，一石如梁橫兩頂間，梁盡而巖崖削起，決無登理，踞脊上迴瞰南谷，崩墮直下，深不見底，但見東西對崖，懸崖倒峯，不知何途之入。——此第二南外谷也。久之，覓路欲返，忽見峽北頂有級下達，自峽中直上者，因諦審峽南石上，復有級同之，始知其道不從脊而從峽也；想秦晉爲人盤踞，故梯險鑿空，今路爲草沒，而石蹟未泯。遂循級北下峽底，復自峽攀級北上，一里，東登最高處，竟與朝帽接引，連袂並肩。朝帽四面孤懸，必無可登，而接引之界於其中者，已立懸脊之上，兩旁俱盡石鈿塊，不特下不能上，上亦不可下。其北下之脊，即棋盤石；南下之谷，當朝帽南來山脈所環而成者，亦不知入自何途。此爲第三南外谷也。獨西無外谷。乃絕頂之北，東分爲圍屏城梁，西分爲鸚口，然其異下仰則穹然見奇，上瞰反宵絕難盡也。時日暮亟返，余已日勞懷竭，飛騰而下，不知其足之前也。四里，下山，東向入至雙劍龜峯下，有徑可入水簾，昏黑難辨，遂逾嶺，息方丈。

二十二日——逾振衣臺，上至龜峯，下，再穿一線天而東，北過四聲谷，谷壁一隙東南向，內皆大石梁度，可西北出。其西北爲摩尼洞，止下窺方丈，平揖觀音諸峯。遂下嶺，西南循

外谷入水簾洞，其處三面環崖，迴互自天，北對龜劍二峯，泉從崖東飄灑下墜，爲此中絕勝。蓋龜峯巒障之奇，雁宕所無，但詭水觀耳；此谷獨飛珠捲雪，在深谷尤異。但其洞雖與泉對，而窪伏崖末爲恨；顧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標舉也。時朔風舞泉，遊漾乘空，聲影俱異。霽色忽開，日采麗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飯於寺而別。仍從崖棧西出十里，排前；又西二十里，至留口，暮涉其溪；溪西即貴溪境。自排前至留口，迴望龜巖，祇見朝帽峯作一羊角插天，與弋陽東向望，不纖毫差別，第見一石人旁立亭亭爲異。

二十三日——西行八里，將至貴溪城；忽見溪南一橋架兩山間，執塗人問之，知爲仙人橋，隔溪不可至。西趨二里，入城，寬靜閒於逆旅，同出西南門，經張真人墓，碑乃趙松雪奉勅撰書者。一里，越一小橋，東向溪，溪流直逼五面峯下。此溪發源江湖山，自花橋而下，即通舟楫；西北六十里至羅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爲通閩間道，其所北輪皆楮族。適有炭舟橫溪畔，呼之渡，渡溪東一里，由五面峯西北入，其山俱石崖盤峙，中剖而開，並夾而起，遠近離立不一。抵穹巖下，捨級而上，得一臺，綴兩崖如掌；其南下級直垂澗底，其西上則山嶺。余先攀磴里許，至絕頂，則南瞰西華，東瞰夾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顧間。

·以山雨忽來，亟下山，從前磴南下，一線天即從峯頂中剖而下者，是爲直峽，峽至中間，忽轉而東穿，復得橫峽，俱上下壁立，東盡出場而南，望兩崖穹巖盤竇，往往而是。直抵西華，余已從面峯稔視，捨之。仍轉出一線天，北逾嶺，二里，東轉入小隱巖。巖上穹下遜，裂成平竅，東西環轉，南連北豁，可廬而憩；巖後有宋洪駒父宣和年間書。余久知有徐仙巖，逼問不可得。聞有峨眉山，在小隱東南三里，遂由羅塘大道過一嶺，北轉入山，竹樹深情，巖石高穹，雨大至，飯於巖中。問仙橋道，曰：『間道循山而東，穿塢北去，四里可至。』從之，路甚荒忽。久之，逾一山，忽見巖然高駕者甚近，及下谷，茫不可得。既直抵其下，一石高跨峯坳，上環如卷，中闢成門，面平整如臺。余先至橋下仰視，頂高穹不啻數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廣平直，「駕虹役鶴」之巧，不遠也。從其西二里，將抵象山，問徐仙巖，終不可得。忽一老翁曰：「屋後南入，即是。舊稱徐巖，今爲朝真宮，路荒沒，非明晨不可覓。」余以明晨將發，遂強靜聞南望山峽而入。始猶有徑，入漸滅，兩崖深極。不顧莽刺，直窮其底，石峽盡處，隘不容足，乃象山東第三塢。望其西，又有一塢，入不得路，問知路尙在西，乃得入，則高崖盤互，中有深巖，外垂飛瀑，乃象山東第二谷，即徐仙巖也。

循階路出，南登象山，兩崖前突，中塢不深而峻。從巖右登仰止亭，亭高懸崖際，嵌空環映，仰危峯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忘返。守祠者以昏黑，恐無舟渡，遂扶余二里至中坊渡，隔溪呼舟渡余過，乃別。里餘入南關，抵肆，宿。

二十四日——仍渡西南門大溪，南十里，新田鋪，山勢漸開，正值西華山之南，迴望諸巖，兀突俱併成一山，祇有高下，無復割裂痕。三十里，過馬鞍山，復入山谷。四里，逾嶺下，宿申命，地爲上清入山始境。主人爲余言，『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西去仙巖止二十里，不若即此向仙巖而後上清便。』又言：『仙巖之西十五里有馬祖巖，不若竟赴馬祖，轉而由仙巖抵龍虎，以盡上清爲更便。』余善其計，分靜聞待於上清，而余與顧僕西去。

二十五日——趨而西，二十里，過香爐峯，峯危互三疊，南面直剖下，中一坳，佛廡其上，雨不及登。其西，即安仁界。於是又涉饒郡地，八里，過新巖脚，不知巖之在上也。從東峽穿而北入，有巖橫互於西，飛瀑交灑於上。復探其南，南巖有戶掩竹間，出躋其上，高敞盤互，但無宛轉穿漏致，此即新巖，非舊巖也。西趨下山，一里，北轉入山峽，峽口巨石磊落，高下盤峙，深樹古藤，密籠其上；其內崖東西並峙，北連南豁，豁即峽口，窺者其底也。

馬祖巖在東崖之半，即新巖背。余由巖下仰視，欄柵憑虛，以爲殊勝；及冒雨登巖，則穢息不可近，——蓋爲業僧畜牝所，且拒客不納。時衣已雨透，強棲石龕側。

二十六日——仍從北連處下，轉上西崖，直趨而南，路斷處，即來時峽口上也，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腹西出。旣越洞，分兩道：一道循崖而北，兩崖並夾，遂成一線；一線中東崖下，復裂而爲巖，清幽可託；巖外之崖與對崖，下墜百仞，上插千尺，不合者盈咫，而中亦橫裂，邃若重樓，惟極北豁然，以爲可通外境，而豁處天光上闕，懸險愈深，削崖穹壁，阻絕上下。復還至洞門分道處，仰其上層，飛石平出，然高不可攀。從其南道，轉峯側而上，則飛閣危懸，又關一境。覓路下，不得；仍穿洞出崖端，覓路下峽口，又不得；乃循舊沿崖，抵北連處下。出峽口，四里，過南嶺，遙望東面亂山灑翠，駢聳其北者，爲排衙石；欹側其南者，爲仙巖，最秀；而近瞰嶺下，一石尖插平疇，四面削起者爲礪石。下嶺即見大溪自東來，直逼嶺足；其溪發源瀘溪，由上清而下，乃從溪北溯流東南行，四里，至礪石下，仰望穹然，雖漸展而闊，然削立愈甚，有孤柱分霄狀。下有礪石邨，是爲安仁東南界。瀘溪，南爲瀝水，山復隸貴溪矣。又東五里，直抵排衙石，西爲魚塘地，東臨大溪。……

.....(下有脫)

二十七日——自蔡坊渡溪，東一里，龍虎觀，觀後一里，水簾洞，南出山，十七里，白石關山，金谿縣東界也。入撫州境。又八里，窟孔坊。

二十八日——五十里，下一嶺，爲五里橋。東南入金溪城。南十里，至大塘山。

二十九日——西南十七里，抵建昌東門。

十一月初二日——出建昌南城，西二里，至麻姑山足。上二里，半山亭。又一里，噴雪亭。

麻姑以水勝，而詘於峯巒。半山亭之上，有水橫齧，如臥龍蜿蜒。上至噴雪，則懸瀑落峯間，一若足鍊下垂，一若玉筋分瀉；——分瀉者，交鑿石隙，珠絡縱橫。——亦不止於雨，但遠眺則成雨瀑耳；既墜，仍合爲一，復如臥龍斜齧出峽去；但上之懸墜止二百尺，不能與雁宕匡廬爭勝。再上，五級連注，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見，各自爭奇，其中兩潭甚深，螺轉環連，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盡，爲少遜耳。再半里，上至龍門橋，兩崖夾立，泉塢中壑，不敢下視；架橋俯瞰於上，又變容與爲雄壯觀。龍門而上，溪平山遠，自成洞天，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爲麻姑壇，仙都觀，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

〔西上嶺，十里，逾篔簹竹嶺，爲丹霞洞。又上一里，王仙嶺，最高。西下左壩中，宿華嚴菴。〕

初三日——仍出篔簹竹嶺，由西壩中南上，越兩山，東南，共五里，爲飛爐峯；南爲軍峯，北接麻姑，東瞰貯江，西極芙蓉，蓋在五老峯西，陽華峯西北云。

初四日——東出建昌，過太平橋南，循溪五六里，西折出，從姑南上天柱峯，山頂兩石並起如雙髻，北向登其巖，前曰飛鰲峯；其後崖飛突而出，下有方池，曰玉冷泉。從東上天際亭，亭後鑿石，梯而上，一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中高穹而寬，天柱之南隅也。仍下石級，西沿崖，登天柱鰲峯間，有臺一掌，上眺層崖，下臨絕壁，竹拂石門，樹懸崖隙，爲雲臺巖。從其上西穿峽，架木崖間，曰雙玉樓。再西，一石欲墮未墮，兩峽並起，上下離立，曰一線天；此鰲峯北隅也。一線旣盡，峽轉而北，有平石二片，方圓各異，橫度峽內，曰跌跏石。此二峯者，從天柱西，鰲峯北，又起二峯，高殺於鰲峯天柱，而以麗得奇者也。其東一峯，即南與鰲峯夾成一線，又與西峯夾度跌跏者。西峯之西，又有片石橫架成臺，其東西俱通跌跏云。從跌跏石北踐一動石，梯東峯而上，其頂南架梁於一線，出鰲峯巔，東鑿級以躋

，遂凌天柱之表。北瞰郡城，西瞻麻嶺，時天霽，明爽殊甚。從跌踰峽中，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臨，片石夾立。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懸臺可躡，曰滴水巖。東下，又得穹崖一重，爲竹影菴，從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巖；石隙東向，則天柱東隅下層也。飛鰲之西，有斗母閣，閣側一石曰蟾蜍，下嵌成窩，而上突爲臺，則又鰲峯西隅下層也。

初五日——東南四十里，爲硝石，南溪東溪至此合；南來者爲新城溪，舟抵新城尚六十里；東溪四十里至五福，又六十三里至杉關，爲江閩分界。度東溪橋而南，爲鐵仙巖，山俱純石，北半崩削爲崖，屏立田疇間。由崖隙而上，兩崖間瀦水成溪，崖插溪底，鑿棧以入。又一水自東來注，亦純石插底，隘不容足。架梁南度，又轉一橋，西渡大溪，遂躡山峽而上，則飛巖高穹，東向而出；僧憑巖結閣，種竹於外，頗幽敞。出度峽橋，見有石級西上，因躡之，盤旋山頂，兩度過脊，皆深坑斷峽，迴互縱橫。下山二里仍宿硝石東溪橋之南。

初六日——聞覺海寺勝；南趨二里，則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鐵仙巖以西之第二重也。蓋硝石以東，其山皆塊石堆簇，南則交互盤錯，斬若截堵，峯峯皆然，以鐵仙爲中，西則兩突而峙於南溪之左，東則兩突而至於止巖之東，再東則山轉而南矣。入覺海，見山在其

前·乃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時有小舟自新城來·既南行，崖盡，有峽東下，蓋南北兩崖對峙成峽，其度脊處，反在西瀨溪之上·余見其峽深沉，遂躡山級，東南直登其巔，東西兩臺最高，自西而東，路盡莫前·下瞰亂壑縱橫，峽形屈曲枝分，匯水成潭，分曹疊瀉，疑即所云金龜湖也；而二峯東下無路，但見東流有水有徑，疑即鐵仙·仍從舊路下，至溪東兩崖對峽處，即從崖下東入峽中，漸下漸溼·遂東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韓公橋來·渡之入山，東北三里，大石巖·五里，韓公橋·三里，雙同槽·南二里，紫雲巖·西一里，渡溪，爲夫子巖·返出紫雲，一里，至響石巖·又登嶺，一里，至竺岫·

初七日——東南六十里，與南溪遇·東爲觀音崖，西爲山居院，兩崖束溪，門以內澄潭甚深·三里，入新城北門·出而西，西南二十五里，宿石瓶岡·

.....〔脫一日〕

初九日——從草堂左循崖南下，路甚微削，伏深草中·直下三里，東南一溪，自簫曲峯後，與外層巨山夾而成峽·巨山即閩界，其東北度而爲簫曲，西北度而爲應感峯會仙峯，兩腋溪流夾而西去·簫曲南溪之上爲板鋪·渡溪東南上嶺，一里，則平轉山腰·又南，二里，直上

山頂·二里，南下而東上，至應感巖·巖西向，巨壑轟削，環成一窩，置室於中，自下望之，直憑虛縱壁也。從崖側躡登，里許，至巖頂，以爲諸峯莫高於此，既登而後知會仙亭亭更上也。應感二峯連起，東屬於大山，過脊甚峭·脊北之水出板鋪，脊南之水即西出會仙峯北·自應感登會仙南下，三里，過脊南水，復南上，則會仙北屬大山脊也·脊東之水，西出會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東北屬於應感後之大山，夾此水西去·其中塢落爲九坊，乃新城五十一都地；對會仙之山，名迷陽洞；山南即爲邵武建寧縣·其大山東南爲泰寧，其西南爲建昌之廣昌·自過脊至會仙，望之甚近，而連逾四峯，皆峭刻·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會仙絕頂，則東界大山，俱出其下，無論簫曲應感矣·自會仙西至南豐百里，東南抵建寧縣亦百里·其界有側家斜在迷陽洞南，爲大山寥絕處·

初十日——由會仙西下，十里，過溪，即應感西南來溪也·又十里，爲下埔；應感溪自東而西，會仙南溪自南而北，俱會於下埔北去·自下埔而上，懸崖瀑布，隨處而是，亦俱會於下埔·西南十里，至章邨，山始大開，有水自東而北，源自建寧縣邱家嶺——去章邨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寧云·章邨西南三十里，宿梅源·

十一日——西五里，至潞上塢，平疇一環，四山繞壑，以爲平地矣，已而流忽下墜，循級愈下，遂成一瀑，名潞山窰。又五十里，抵南豐。出其西，貯江自西南遠城東北而下。西五里，一溪自北來，度其橋，軍峯溪自西來，溯之行，數家列溪上，曰三江口。

十二日——渡軍峯溪，從左路上，路漸微。六七里，入山口，越二嶺，約三里，詢知正道在南，從三江渡溪，已誤也。蓋其嶺西北爲吳坑，東南爲東坑，去三江已十里。乃南轉下一坑，復得土人指，上嶺，共五里，至後阿。上二里，一小廟當道歧。出廟西北，平循山半陰崖行，又二里，至一山過脊處，南北俱有道，西向登嶺道獨仄，遂躡之。登一峯，即轉入山峽。峽有溪自西而東，東口破壁下縮口一峯，西南半壁，直傾至底，石骨如削鐵，路在其對崖。循峽陰西入，自過脊登嶺，至此，共二千七百步。一石飛突南崖，俯瞰溪，日光溪影，俱爲浮動；溪中大石矗立。西盡峽，兩崖逼東成門，水從門中陰壁下，潏迴大石而出，蓋軍峯東溪源也。飛突崖下架一橋，渡澗而北，登嶺，半里，山迴水聚，得歧路，入龍塘菴。西有龍潭，路棘不可入。菴左渡小溪，直上嶺，六百步，循崖而西，屢有飛澗從山巔墜下，路橫越澗流者五六次，下復成一溪。又九百步，得橫木棧崖。又二里，直轉軍峯北，仰望軍峯頂，稍

天外，一石澗自峯頂懸而下：——此北溪之源也。渡溪二百步，上一嶺，始與北來大路合。自此西上一里，至北嶺度脊處，其西下爲宜黃道，東即所來大道也。自此南上，鑿磴疊級，次第間出，踏空而上，道極修廣，愈上愈高，風氣寒厲，與會仙異。自分道處至絕頂，悉直上，無曲墜，共四千三百步，抵軍峯巔。下望五六尖峯，自西南片片來，乃閩中來源也。其南圓互者爲著棋峯，亭亭削刻，非他峯所及。蓋自南豐來，從車盤嶺南面上，不及北道之關，然經著棋峯棧石轉崖，度西峽中，躡磴攀隙，路甚奇險，余從北道望見之，恨不親歷。

十三日——北下十里，至嶺脊歧路處，捨東北二道，從西下半里，得混元觀，則軍峯北下觀也，地已屬撫郡宜黃縣。聞山南車盤來道，亦有下觀云。循山北下，兩山排列，水瀉其中。五里，至澗底，軍峯直北水也。又一水自西南來，乃軍峯西壑水，至此會。循水東北，五里，過袞磬石，石澗兩澗口，聚落在其外，曰墟上。又魚牙山之水，亦自西南來會，與大溪合，西轉下宜黃。墟上即東北岐，溯一小溪。十里，至東源。東上三里，登板嶺，嶺水西流入宜，東南流入豐，東北流亦入宜，蓋軍峯北下脊也。度嶺東竟塢，一里，水東出峽，下墜深坑。從北岐一徑，五里，至下邨。又北二里，水入山谷中，兩山隘束，路濠山半，曰十八排。

，即七里坑也。凡十里，水破峽而出。又一里，山開水轉，度小橋而西，曰楓林。

十四日——即從小橋溯小溪北上，五里，入南灣澗，逾分水嶺，爲南源，即小溪源也。五里，至八角莊，有水東下。北二里，登黃沙嶺，下巾兒澗，水亦東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欄寨門；平行李家嶺，一里，始下。下一里，爲磁龜。又東北逾嶺下，溪自東南下深坑，路不能從。東下三里，山少開。東逾一嶺，二里，曰乘龍塢，水亦南下。復東上，二里，曰鵝腰嶺；平行二里，下。一里，曰鉏原。先是，下磁龜，以爲平地，至此歷級東下，共十里，至歪排，始知磁龜猶在衆山上也。歪排以上，多墜峽奔崖之流，但爲居民造楮，濯水成滓，失飛練懸珠之勢；然鉏原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龜以東諸東南注壑者，其奇勝更當何如也？出歪排，其南山塢始開，水亦南下。又東十三里，則隄江自南而北。日方下午，不得舟。

十五日——右江左山，北行三十六里，則從姑在望。入郡之南門。

十八日——西循麻姑道，三十里，逾朱君嶺，復循山半行，深竹密樹，灩山繪谷，紅葉朱英，綵映沉綠中，曰鞋山。五里，入石坪，山環一谷。隨水峽而入，復登嶺，五里，踏嶺頭，即芙蓉峯東過脊也。脊二重。南下七六里，有龍潭古剎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度脊而西，

即芙蓉山，自南而北，高互衆山上，循山東北上，里許，山開一塢，東北向，是爲芙蓉菴。十九日——從菴左小徑，直躋一里，出峯上。又平行一里，登三仙石，爲芙蓉最高處，東眺黃仙峯，已不能比肩；南眺軍峯，直欲競峻。芙蓉之南，有陳峯山，在十里內，高殺於芙蓉，峭削似之。凭眺逾時，從峯北小徑西下，里許，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篁叢木。西下上，四里，登揭燭尖。西南下，二里，爲南坑，有澗自東南來，四山環遠，中平一壑，隨水數轉出，里許，一水自北至，二水合而南出，路因之。西九里，高峯逼西，又合一南來水，與俱北。遂度港口橋，循左麓而北，五里，抵上坪，水注北去。路西折，上杉木嶺，二十里，宿車上。

二十日——乘月西行，即與大溪遇——想即壩上之溪自南而北者，發源軍峯，經坑陰至此。已而溪復西南下，路折西北山中，十里，則大溪復自東南來。渡之東行，五里，又一溪自西南循宜黃城東而北，軍峯溪與之會。再北，又一小溪自城北來入，三水合經獅子巖下，遂北下臨川云。乃與靜閣出宜黃北，過豐樂橋，上獅子巖，巖迴盤兩層，兀立三溪合流處。又西北二里，入山，得仙巖高峙若列錦屏，上穹下通；其西垂忽透鑿爲門，穿石而入，則衆山內

闕，若另一區域。是巖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多隙，——正如處之通天巖——巖之最奇者。乃返出縣南，循南來溪，西南行，二十二里，過玉泉山下，山屏路右若魚辰。又南隨大溪三里，一小溪自西來注，即石磬下流也。始捨大溪，溯小溪西折入，三里，得石磬寺。寺北有巖崖立溪上，半自山頂平剖下，南峯尤突兀，與之對峙爲門，石磬嶺正中懸其間。寺倚嶺東麓，仰望之，祇見峯頂立石巍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

二十一日——亟登嶺。是峯東西橫跨，若飛梁天宇，較貴溪石橋，軒大三倍，從寺西眺，祇得其端。從寺北轉入峽中，南向登，仰見竹影浮殿，一峯中穿，高度雲末。透石入，南瞰亂峯攢挺，溪聲山色，另作光響，非復人世。出橋南，還眺飛梁之上，石痕橫疊，疑有綴廬嵌室，無路可登。正徘徊間，一山鶴沖飛而去，響傳疏竹間，益令人留戀。是橋之南，其內石裂兩層，自下而上，離合尺許，由隙攀躋，欲達其上層，而隙夾逼仄，轉身輒礙，無可緣躡。還問寺僧，謂從橋內裂隙登，必去衣屐，可及其上層，而從上垂綆，可引入中層云。下窮，由小路，五里，抵玉泉山下；山甚峻，屏立溪西北，上半俱削壁，僧疊級鑿崖，架廬峯側，一峯懸上，三面憑空，後復下隔深峽，離大山之右崖丈許。登眺久之，返抵北門逆旅，已

昏黑。

二十二日——西北三十里，至陳坊。北度小木橋，沿小溪入，五里，由迴龍洞入山隘，抵曹山寺。環峯四圍，平疇一圍，水流其間，亦此中一洞天也。

二十三日——西四十里，至朱碧街，去樂安尚三十里。

二十四日——西南三十里，至大坪墅，東轉入華蓋山。二里，爲一天門。又躡級上，一里，爲舊一天門，有二小溪合於石屋之上。從此行峻坂中，七里，至二天門。兩度脊，東北遠三峯之陰，共七里，而登華蓋頂，謁三仙焉。華蓋三峯並列，而中峯稍遜，西爲著棋，東爲華蓋。路由西峯而登，其陽甚削，故取道於北。華蓋之上，衆道房簇遶仙殿，無餘地可舒眺。登著棋，縱目四覽，其北正與相山對，西南則中華山與韻顏，東與南各翼以崇嶂，然皆不能與華蓋抗也。是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東去宜黃亦百二十里，西去樂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豐，東南至寧都則二百里焉。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龜，則直西而至；自宜黃，則取道石梁，從雲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則迂而北，環而西，轉東向入山，取道雖迂五十里，而得北遊曹山洞石，可無憾矣。仍下三天門，西南十二里，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鋪，水

壁飛其上，望之如冰玉。

二十五日——爲長至日，早寒殊甚。西南十五里，溪遂一橫石臨流，與靜聞窠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在其下，及起回顧，溪流汨汨透石出，始知爲架壑石也。余道樂安，聞城西十里有天生橋，欣然欲往，今路已南，不及西向，幸得此石，雖溪石庫細，已見天生石梁一斑。南十五里，抵流坑。又西八里，宿於烏江溪南之茶園。

二十六日——候舟逆旅。度溪橋，北上會仙峯。其峯在大溪北，黃漠溪之西，蓋兩溪交會，是山獨峙其下流，與雪華山東西夾黃漠溪入大溪之口者，高聳爰爰，倍於雪華，南面石骨巖峭，於此中獨爲峻拔。其西南則豁然溪流，放注永豐境。由溪北從東小徑西上，五里，至會仙峯。更西北上，一里，石尤巖阨，上多鵝花紅豔，但不甚高，亦多深殊景也。下山，舟尙不行，復止宿。余自常山來，所經縣治，無不通舟，惟金谿，樂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二十七日——舟發烏江，經永豐，出吉水恩江。

十二月初二日——抵吉安郡。

初十日——登中華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遊洞雲。

十二日——循中華而南，十里，登分水嶺。逾嶺東，五里，爲帶源。由帶源隨水東行，出水口缺，水東去，路給水南入山，六里，過羅潭橋，復與帶水遇。蓋其水出缺東行，循山南轉至此。度橋而北，山始大開。又五里，宿水北。

十三日——由水北五里，度瀟溪橋，爲夏朗。滯張氏西園數日。

十八日——由夏朗西，西華山之東，小徑北，五里西轉，循西華北十里，至富潭。西二里，爲瀟頭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爲瀟瀟。溪東南山間，衝崖破峽，兩崖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爲瑞石飛霞，——峽中八景之一。西北十三里，北宿於羅家埠。

十九日——行十里，循西麓山南，又西十里，躡孟堃，則贛江南來，爲瀟洋入處，曰張家渡。附小舟順流北下，十里，至永和。其北灘有點，可徑往青原登山。隨山東北行，五里，入兩山間。又一里，有溪轉峽而出。渡溪南轉，石山當戶，滾湖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初入時不瀉東西兩山夾也，至北塢轉入而南，始覺水石清迴，巖壑濼迴；及登塔院，下殿寺基

，直覺中洋開鑿，四山簇合。其塢內外兩重：外建書院，內峙香阜，若天造他設者。是寺及
爲書院，信本寂竭力興復，改院爲寺，鄒南阜郭青螺欲兩存之，本寂力持不可，始遷書院於
外塢。——寂爲余言如此。寺前一溪，由寺東南深壑中來，至前匯翠屏下；翠屏爲水所蝕，
山骨巉峭，層疊聳出，老樹懸綴其上，下映清流，景色萬狀。寺左循流上，山夾甚峻而塢曲
，曲折八十里，抵黃鮎嶺；入口迴鎖極險，但知有寺，不知寺後有此深塢也。余自翠屏下，
循流攀溯，宛轉其間，莫測所極，覺永春棗園，種種俱有異致。日漸西，乃登山，由五笑亭
返寺。出山渡溪橋，從山南五里，越而西。西北十五里，渡贛江，暮煙橫渚，不辨江城燈火
。又三里，宿郡北白鷺洲。

二十五日——入永新舟。

二十六日——十里，至神岡山下，乃西入小江。又西，二十五里，曰三江口，安福江自西北
來，而西南來者，永新江也。舟溯西南行，至是始有灘。又十五里，泊橫江渡，去吉安郡五
十里。

二十七日——二十里，廖仙巖，至是始有山。南岸爲泰和界，北俱廬陵境也。自此舟轉北行

十里，永陽，——廬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猶十里而始屬泰和，以舟而北耳。又三十里，泊止陽渡。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敖城，始南轉。揚帆五里，上黃壩灘，復北折入兩山間，五里，枕頭石。轉而西，三里，上黃牛灘；十八灘從此始。灘之上爲分絲潭，潭水深碧，崖東如門；至此始有夾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十里，經畫角灘，抵坪上，則廬陵永新交壤處。

二十九日——二十五里，至還古，望溪南大山橫亙，下有二小峯拔地起，問舟人，大曰義山，無奇；小曰梅田，有洞在山麓。余夙慕梅田之勝，亟登涯，令奴隨舟候於永新。余聞靜聞，由還古南行，五里，至梅田山下，峯皆巖石疊疊，無纖土蒙翳其間，真亭亭出水蓮也。東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東北一角，山石完善，東南洞盡處，與西北諸面，俱爲燼灰者，鏡削火淬，大襲玲瓏之質。東向第一洞，在穹崖下，一突石障洞側，洞門穹然，高可十數丈。入洞後，頂忽盤空起，四圍俱削壁下垂，如懸帛萬丈，牽綯迴輻，上復嵌空成閣，中仰一竅，直徹山頂，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間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室，透門，伏獸垂幃，不可枚舉。而正洞垂門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界門爲兩；正門在西偏，直透洞光；東偏則

旁門，暗中由別隙入，至第四門而合。再進，抵第五門，約已半里，而洞門穹直，光猶遙矚；至此路忽轉，西向入，入一門，黑暗漫無所睹，但聞傳響鏗鏘，比明處更宏遠。欲出，索炬燭之，既返步，所階比入時更顯，垂乳列柱，種種滿前矣。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後左轉亦幽暗，其瑰異宏麗，少遜第一洞。既出，見洞之西壁，一隙呀然，側身入，門高五六尺，闊僅尺半，上下方正，如從繩絜短，而檻桔成形，宛然琢削；其內石色與外洞較異，圓窳側隙，曲折玲瓏，悉可蝟旋猿掛入，有風蓬蓬然出自內深空中，而昏黑無所見；乃蛇退而出。出洞，又南下十步，再得第三洞，則穹然兩門：一南向，一東向；中皆穹朗。初直北入，既而轉右，轉處一石柱潔白如削玉，上垂爲寶蓋，綰圍珠絡，形多瑰異。從此東折，漸昏黑，兩旁壁益映，上甚高，惜無炬，不能燭其頂；下則伏者漸低，不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之石，俱厄於大斧烈燄。乃從山下轉而北，見犛削之勝，四顧都無徑路。過東北，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後洞，——洞在山的北，——甫入，亦有一竅上透山頂。入其內，高穹明敞；當洞之中，一石柱斜齣作槎枒狀，曰石樹，下有石棋盤；最內西轉，云可通前洞而出。時連遊四洞，日已下春，既不及覓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巖崗，覺空中浮動。

益無暇俯挾幽闕。遂與靜開由石罅中踏隙上，上至半，下瞰諸懸石，若削若綴。度日已暮，無覓炊處，亟下山。山之西北隅，慘受焚削，與東南齊嘆。西過一澗，十里，至大道西嶺角，西南行五里，抵永新東關。時余舟溯流逆上，且迂曲甚繁，尙未至縣，乃入遊城中，抵暮出，舟適泊浮橋下也。永新東二十里高山曰義山，橫互而南爲泰和龍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爲茶陵州界；南嶺最高者曰七溪嶺，去城五十里，乃通永甯龍泉道也。永新之溪，西自麻田來；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南向至，一水自永新北向至，合於麻田。

三十日——出城南，溯溪行，七里，小溪南自七溪嶺來入。又西，三里，小溪西南破壁去。道自西北沿山入，三里，越草壁嶺，爲楓樹，復與大溪遇。又西北越合口嶺，八里，至黃楊，山境始大開。溯溪而西，七里，宿李田，山鄉寒寂，徹夜不聞一爆竹聲。北望巖嶺甚壯，問之，即禾山也。聞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趨武功一百二十里，計令靜開先待於路江。

丁丑年正月初一日——僉直北入山，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北抵厚堂寺。越小嶺，始見平時，水田漠漠，隨流東北行，五里，西北轉，溯溪入山，溪乃禾山東北流，聚甚大。

余自永城西行，未見有大水南入溪者，當由東入永新下流也。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曰十二都。西溯溪入龍門坑，溪水從兩山峽中，破石崖下搗，連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下甯崖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是爲禾山寺。寺南對禾山之五老峯，背倚者乃禾山北支復起之山也。蓋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峯，最爲聳拔。兩山夾塢中，有羅漢洞，余急於武功，不及爲羅漢五老遊。遂北登十里塢，越嶺北下，山復成塢，曰鐵徑。復從其北，越一嶺下，五里，更得平疇，曰巖堂。五里，上雞公塢，一名雙頂，嶺甚高；嶺南之水出鐵徑，北水則出陳山。雞公以北即安福境。下嶺，五里，抵陳山，東西俱崇山峻嶺夾峙，上則廓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深奧非復人境。

初二日——北向行，南來之水從東破山去，又有北來水合而東，路即溯流北上。五里，宛轉至嶺上，東轉北度嶺脊，曰常衝。嶺西一峯爲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諸山之中，此爲翹楚。北下，三里，一石崖兀突峯左，上皆純石橫豎，水從峯根墜空而下者數十丈，但路依右行，崖畔叢茅蒙茸，不能下窺，徒聞搗空振谷聲。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廬叢聚。又二里，氏蓋子龍，一溪自西南，一溪自東南山峽，與常衝之溪合而北。壠北一岡，

橫障溪使西走，溪乃環岡復北，遂西北流，路始捨溪北過岡。又五里，下至平疇，山始大開，成南北兩界。而廬子壠之溪，復自西轉而東，遂成大溪，東由洋溪與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復入山峽，三里，至泥坡嶺麓。五里，北越嶺而下，又有平疇一壑，四十八都。又二里，有大溪亦自西而東，乃源從鏡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橋跨之。度橋，北上相公嶺。從此迢迢直上，五里，有路從東來合。又直上十里，盤陟嶺頭，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聞路下淙淙聲，覓莽間，一竇出泉，掬飲之。山坳得后落爲門家坊，坊西一峯甚峻，即相公嶺所望而欲登者，正東北與香爐峯對峙，爲武功南案。

初三日——坊北三里，轉而西，復循山北向，始東見大溪來自香爐峯麓，是爲湘吉澗。下嶺，連越兩山脊，二里，抵何家坊。路從西塢下者，乃鏡山道；路從北坳上者，乃九龍道；而正道則溯大溪東從夾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一里，三仙行宮在溪北。從此漸陟崇崖，二里，直造香爐峯麓，其崖坳時有細流懸掛，北下大溪去。仰見峯頭雲影漸朗，亟上躋，忽零雨飄揚。三里，至集雲巖，雨遂沾衣，乃入集雲觀少憩。觀南倚香爐，北向武功，前則大溪山東塢來，西經湘吉澗而去。雨少止，倩一道流送至山頂，冒雨半里，度老水橋，復循武

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嶺。五里，過棋盤石，雨漸大；道流遠所界透資，棄行囊去。蓋棋盤有道，直北上五里，經石柱風洞！又五里，徑達山頂；此集雲登山大道也。由小徑循深壑而東，乃觀音崖道。余欲兼而收之，直從山頂小徑，趨九龍，而所送道流欲仍下集雲，從何家坊大道上，故不合而去。余遂從小徑冒雨東行，山支直從山頂墮壑而下，埤者爲岡，坳者爲峽，路循其腰，遇岡則躡而上，遇峽則俯而下。由棋盤經第二峽，一石高十餘丈豎峯側，殊覺娉婷；其內峽突石叢樹，望之甚異，而石滑草塞，無可著足。循路東過峽者三，其岡下由澗底橫度而南，直接香爐之東，水遂分東西流，西由集雲出平田，東即觀音崖下江口，皆安福東北溪也。於是又過兩峽，北望峽內，樹木蒙茸，石崖奇詭，時見崖上白練如瀑，而怪無飛動之勢，審視之，俱僵凍成冰也。共五里，抵觀音崖，一名白法菴，在武功東南隅地，其幽僻深奧，初爲山牛野獸窟，白雲鼎建禪廬，其徒隱之擴大之，殿前廣池一方，亦高山所難觀者。前有尖峯，曰箕山，乃香爐東又起一尖也。菴前後竹樹甚盛。前大路直下江口，後即登山東路也。雨止，由菴東躡其後直上，五里，抵山頂茅菴，三石卷殿即在其上，而濃霧瀟瀟，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禮，返宿茅菴。

武功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爲香爐峯，香爐卽西門家坊尖峯，東卽箕峯，三峯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聳，並列武功南，若樞門然。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雲，經相公嶺，出平田十八都爲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卽爲萍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由西南者，自九龍下錢山，抵茶陵州；爲四境云。

初四日——霧影忽開忽合，從正道下覓風洞石柱，直下者三里，遠見香爐峯時出時沒，半山猶濃霧如故，遂乘未雨，返山頂，先往九龍，沿山脊西行，初猶瀟瀟，已漸開。三里，下度一脊，忽沉霧中望見中峯北，露崖巒柱，直下插谷底，號曰千丈崖，百崖聳峙迴環，高下不一，隕北而下，爲門爲闕，爲幃爲樓，皆密樹平鋪，霧猶時時籠罩，身至其側，輒復開朗標異；蓋武功屏立，東西與中共起三峯，而中峯最高，純石，南面僅見突兀，而北則極懸崖迴響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幾謂武功無奇勝矣。西三里，過中峯之西，連度二脊，狹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巖削，環突多奇，脊上雙崖，重削如門。下隕，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盡北崖諸勝，惜山高路絕，無能至者，又西，復下而上，爲西峯，峯與東峯無

異，然石骨嶙峋，則少遜中峯。又五里，過野豬窪。西峯盡處，石崖特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聞其上尚有金雞洞；未入。於是山分兩支，路行其中，西下四里，至九龍寺，寺當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開塢成園，中有平壑，水面出峽橋，墜崖而下，乃神廟時與觀音崖東西並建者。觀音開爽下臨，九龍幽奧中敞，形勝固不若九龍端密也。若以地勢論，九龍雖稍下於頂，其高反在觀音崖之上。出寺，西越溪口橋，溪從南下，西越一嶺，又過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墜谷中，溪墜於東，路墜於西，俱垂南直下。五里，爲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間，幽爽兼得，亦精藍之最精者。從山上北望，猶在重霧中，漸下漸開，而破壁飛流，倒映懸湍。十里而至盧臺，或從溪左，或從溪右，循渡不一，總在轟雷倒雪中行，但瀾崖危聳，竹樹翳密，懸墜不能下窺；及下而渡澗，又復平流處矣。出峽抵盧臺，始有平疇一壑，亂流交湧畦間，芒鞋沾溼，夾溪四五家，環堵離立，遂託宿。

初五日——東南越嶺行，五里，下至平疇，是爲大陂，居民數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東北來，乃何家坊之流也。爐臺之溪自北來，又有沙盤頭之溪自西北來，合而南出陳錢口，兩山如門，路亦隨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東向大洋也。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陳錢，上陂之水自

瀨而至車江，二水合而東經鏡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車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復入山，渡溪，南上門樓嶺，五里，越嶺，復與溪會。過平塢，二里，一峯當溪之中，南北各有一溪，襟峯前而合，是爲月溪。上流，路從峯之南溪入，南有石蘭衝，頗突兀。又三里，登祝高嶺，平行二里，東南下二里，過洞北，西南登一小山，石色潤而形嶮。由石隙下窺，一窟四環，有門當隙中，內爲菴，後爲石城洞，洞外石崖四互；崖有隙，東向，菴即倚之；菴北向，洞在其左，門東北向。循級而下，頗似陽羨張公洞門，而大過之。洞中高穹與張公並，而深廣倍之。其中一圓橫間，內外分兩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門口，如臺；當臺之中，兩石筍聳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聳立，大倍於筍，而色甚古穆。從石底高擎，上屬洞頂，旁有隙，可環柱轉；柱根湧起處，有石環捧，若植之盤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進，又有一大柱，下若蓮花，圓壘成柱，上如寶幢，蓋屬頂，傍亦有隙，可循環；柱之左，另環一竅，支洞益穹；因索炬不得，遂止。

初六日——由洞門南越一嶺，可五里，其處西爲西雲山，東爲佛子嶺之西垂。望見東面一山中，剖如門，意路且南向，無由得一迫視。又二里，至樹林，忽度橋，轉而東，一里，正取

道斷山間，乃卽東向洋溪大道也。蓋自祝高嶺而南，山分東西二界，中開大洋，直南抵湯渡；其自斷山之東山，又分南北二界，中開大洋，東抵洋溪；而武功南面與石門山之北，彼此相對，中又橫架祝高至兒坡一層，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陳饒口之水，由錢山平田會於洋溪；南洋西自斷山至路口，水始東下，合石門東麓盧子壟之水，由塘前而會於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勝舟，而入安禱，初望斷山甚逼削，及入之，無奇也。是名錯了勘。入勘，東南三里，至午口，南上嶺，山峽片石森立，色黑質秀如英石，又二里，一小峯特立而尖，土人號曰天子地。東逾一嶺，五里，爲銅坑。坑南直上，黑霧中，五里，忽聞溪聲噴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霧中下瞰，皆峭石駢立溪上，沉黑逼仄，不能詳也。已而竹影當前，犬聲出戶，遂得石門寺；問石門之奇，尙在山頂五里而遙。會雨大作，因留寺。

初七日——天雖霽，露未晞，日高乃上山；迨下山，日色已過午矣。以不及至梁上，遂由舊路下至銅坑，北向十里，宿路口劉氏宅。

初八日——西南向石門西北麓行，卽向所入天子地處也。五里，小流自銅坑北麓，西北注山峽間，忽有亂石蜿蜒中，一石橫臥澗上，流淙淙透其下，其石玲瓏若雲片偃臥，但流微梁伏

，似園亭中物，巧而不鉅耳。又五里，逾岡，而得大澗，一峯兀立湖北，爲洞仙巖。逾澗南循西麓行，其西即祝高南下之大洋也，南爲永新界。又五里，與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澗東自牟芳坳來，坳在禾山絕頂，西北與石門南來之峯連列者。度之而南，即爲梁上。復南五里，連逾東來二澗，過青塘壑。又二里，宿西塘。

初九日——復南行，西逾一北來之澗，即前東來之澗轉而南者。七里，至湯渡，始與大溪遇。此溪發源於祝高南，合南下所經諸澗，盤旋西山麓，至此東轉，始勝舟。又五里，至橋上。其處有元陽觀，元陽洞，洞外列三門，內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復自北而南，渡溪逾山，十里，隨大溪東入峽。又二里，爲龍山，數家倚溪上。循溪東去，崖石飛突，如蹲獅跳虎，高瞰其上，路出其下，灘石激湧，殊爲壯觀。三里，峽漸開，出峽，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轉而南，北望禾山，高穹獨出，與除夕李田所望無異，始知牟芳嶺之東，又分一支，起爲禾山，而禾山又西環一支，至高石坳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與龍江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隨之。五里，渡龍田溪，循溪南岸東向行，又六里，至路江，與靜聞會。

初十日——由路江循西來小水，二十里，爲橋頭。分兩道：直西向者，往茶陵道也；渡溪西

南向，則芳子樹下道。於是從西商道，十里，至界頭嶺，爲江廣分界處。蓋崇山南自崖子壘，東峙爲午家山，東行者，分永甯永新南北界；北轉者，至月嶺伏爲塘石，爲茶陵永新界；下嶺水即西流，聞黃雲仙在其南。遂迂道南入山，十里，南越一溪，即黃雲下流也。逾仙宮嶺，下，五里，望南山高插天際者，即午家山，乃永甯茶陵界也，北與仙宮夾而成塢，中一峯自西而來，至此始卓立。下即黃雲廟。廟南有澗奔湧，不見上流，察之，則一竅伏卓峯之下，亂波流出，遂成滔滔之勢。遊竟，仍北出仙宮嶺，十里，與界頭之道合。又一溪自西而東，發源崖子壘，在黃雲西北重山中。渡溪北，五里，復得一溪，亦東向去。度溪橋，即爲芳子樹下，始見大溪自東南注西北，小舟鱗次其下，至高隴而更大。「芳子」，樹名，昔有之，今無矣。

楚遊日記

丁丑正月十一日——分靜聞舟從芳子樹順流至衡州，期以衡之青草橋塔下；予同顧僕從陸探、茶陵攸縣之勝。順流西行，八里，越雨岡至蟠龍菴。菴前道分爲兩，一小溪北自龍頭山來，適渡直西去，是爲巫江，乃茶陵大道；隨山順流轉南去，是爲小江口，乃雲陵山道；小江口

即騰龍，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南入黃零大溪者。雲懷山，在茶陵東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廟中，孤舟大師開山建刹，孤舟故，虎來寺撰僧去，遂僧徒星散，豺虎晝遊，人無入者；每從人間津，俱戒莫入，且雨霧沉霾，莫爲引導，予不爲阻，從騰龍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復與大溪遇。渡溪南入山，雨沉沉益甚。西南三里，則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兩旁石崖，水礪成磯。沿大溪二里，至沙江，——即雲懷溪入大溪處——道遇一人，持蓋將遠出，見問雲懷道，即曰：『入此山非多人不可；予爲君前驅。』因隨抵其家，爲予覓三人，各持械具火，冒雨入。初循溪口東入，一里，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望其石崖層互，外束如門，導者曰：『此虎窟也，樵採從未入者。』遂溯雲懷大溪，宛轉二里，溪底石時如平臺，中剖一道，水由石間下，甚爲麗觀。於是上山，轉山嘴而下，得平疇一壑，曰和尚園，四面重峯環合。平疇盡，約一里，復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曲折峽中。一里，抵雲懷寺，山深霧黑，寂無一人，而大雨促行，遂同導者出。出溪口，遇一舟，附之，順流下。時衣履沾溼，得舟甚適，買薪炊粥炙衣，無暇問兩旁崖石也。山溪迂曲，下午登舟，四十里，暮。舟子宵征三十餘里，泊東江口。

十二日——開靈巖在茶陵南十五里。乃出城，南渡翻水，東南行，陂陀上下。五里，得平疇，曰歐江。有溪東南來，溯之行。霧中望東山石甚兀突，心異之。又五里，抵沙陂溪，溪源在東四十里百丈潭。山最高者曰會仙寨，下臨沙溪，上互圓，頂如疊磨；其內穹崖裂洞，曰學堂巖。再東，山峽盤互，中曰石梁，梁在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互，攢列成塢，兩轉而石梁東西橫列，下開一竇；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透梁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上，直造梁中止，登之如踐重樓。又東一里，乃北入峽中。一里，得碧泉巖，對獅巖，俱南向。又東逾嶺下，北轉則爲靈巖；巖東向，深數十丈，高四丈。自會仙巖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互，堆環成壑，爲玦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惟石梁橫跨，下復穹然，此中八景爲第一。

十三日——返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雲陽諸勝。西九里，抵山麓，曰沙江鋪，大江至此直逼山下；鋪西爲攸縣安仁大道。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瞰來水。予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此十里，頂爲老君巖；雲陽仙在其東峯，腰去頂三里。雲陽仙之麓爲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爲雲陽』

正東麓。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爲洪山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即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普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亦有間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遂由真武殿側西北度兩小坳，一澗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入大江，紫雲爲所界斷，渡澗，即羅漢菴，菴東向。予益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翳山半，不願，攀躋直上。三里，逾峯脊兩重，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柯，大小依枝，遇風輒墜。時嵐霧悉消，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灑江自東南，黃雩江自西北，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羅漢菴後，余所由躋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巖在其上爲絕頂，所謂七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予所登峯在北，徑路迷絕。西南望峯頂，中隔一塢，絕頂尙繚沉霧中；俯瞰過脊處，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迴環掩映，疑即雲陽仙。雖無徑，亟直墜下，度脊上二里，逾一小坳，入雲陽仙菴，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君巖。菴後有大石，飛壘駕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澄碧迥異。層巖上突，無可攀陟，且黑霧密翳其上，辨晰甚難。蓋余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僅隨枝堆積。此菴

中山環峯夾，竹樹叢茸，縈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傾地，如玉山之頽，有積高二三尺者，塗爲之阻；通頂處登陟更難。因問赤松壇，而僧楚音，訛爲石洞。予覓石洞奇，遂捨登頂東下山，路側測流瀉石間，僧指爲「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予笑領之。直下三里，抵赤松壇，始知赤松非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株，無他勝。

十四日——濃霧四合，無復登頂望。循山麓北行，逾小澗二重，共四里，過紫雲麓。又六里，抵洪山廟。風雨暴至，市薪煨榲柮者竟日。廟後有大道，南登絕頂。時廟下泊舟數艘，俱苦石尤，不能順流下，屢招予爲明日行，予猶不能忽然雲陽頂也。

十五日——泊舟將放，招予速下舟，予見四山霧舒雲泄，遂決策登山。由廟後南向登三里，一高峯北峙，道分兩岐。予初岐東南，疑由羅漢峽向雲陽仙，非經造老君巖者，乃復轉西南。不一里，陟高峯西峽，顧僕南見峽頂，若石梁東西架，予瞻眺不及。及西上嶺側，大江已環其西，大道乃西北下者，遂望嶺頭南躋。上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著跡，予意得石梁勝，亦可少慰。升嶺逼覓，無有飛鶴石，第見是嶺脊，東甞橫屬高頂，其爲登頂道無疑。遂東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躡脊，下瞰脊南，雲陽仙已在履底；蓋是脊東西橫互，西

爲絕頂北盡界，東即屬前登雲陽東第二重嶺也。於是始得道，更南向上，冰雪蜂攢，行冰花玉樹中，一里，連過兩峯，始陟最高頂。從峯脊南下，又一里，復過兩峯，有十字微路界峯坳。南上，復登山頂，東西俱由山半下。然脊北頂雖極高，純土無石；脊南峯較下，而東面石崖高穹，峯笋森立。乃從南嶺東，攀崖踞石，瞰塙中茅竈，意即老君巖靜室，因上已盡勝，不必下。時欲探秦人洞，乃從西路行，山陰冰棘繁阻，舉足甚艱。不二里，道絕，四顧皆茅茨僵凍，舉首投足，上下觸困，兼茅中時有偃岩，疑爲虎穴，山下復重霧四沉，瞰眺莫矚，計難再下。復望山巔上，凍滑草附，隨躡輒墮；念嶺峻草開，可脫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復得頂，北望前所西下脊，又隔二峯矣。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忽亂石排空，片片攢刀交戟，霧盛風急，從中溜足直下，強攀崖踞坐，益自豪。既下石峯，坳中復得十字路，於是復西向下嶺。二里，草叢中時有細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樹蒙翳。又二里，則石懸樹密，路益絕。蓋始踏遙嶺而西，聞茶陵人自東來燒木爲炭，至此輒返；過此，崖窮樹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亦不能上。遂與顧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者數層，漸聞水聲，終不識去人境遠近。已而霧影一閃，露出層峯夾谷，樹色深茂，又見谷口兩重外，平塙可矚，乃益撥叢歷

級。既而下一懸崖，忽得枯澗，遂可踐石行，而澗翳草中，不辨水石，爲力甚艱。三里，下一瀑崖，微見路影，時隱現草面。又一里，澗從崖間破峽出，兩峽劈峙，北尤斗峭，始得道，從南岸逾嶺出。又一里，遇北來大道，一郵居曰窰裏，蓋雲陽西塢也。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遙；南去秦人洞，十五里。遂南循山峽行，逾一小嶺，五里，上棗核嶺，嶺俱雲陽西向度而北轉成峽者。下一里，渡澗；澗乃南自龍頭嶺下，出上清洞。依西麓溯澗南上，半里，爲絡絲潭，深碧無底，兩崖多疊石。又半里，復渡澗，依東麓登山。是處東爲雲陽之南峯，西爲大嶺。——大嶺高並雲陽，龍頭嶺其過脊也；其東南盡西嶺，東北抵麻葉洞，西北峙五鳳樓，西南爲古爽沖。一溪自大嶺東北來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乃大嶺，雲陽過脊之水；二水合北出把七龍頭嶺水南下者，合秦人洞水，出大羅埠。越龍頭，二里，得平疇，曰東嶺塢。塢內水田平衍，郵居稠聚，東即雲陽，西即大嶺，北即龍頭嶺過脊，南爲東嶺迴環。予始至，以爲平地，及下東嶺，而後知在衆山上也。循塢東一里，宿新

卷·

十六日——南行一里，登東嶺，即從嶺上西行。嶺頭多旋窩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

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是爲九十九井。是山下俱石骨巖，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井雖枯智無水，然亦以九十九奇也。又西一里，則西南谷中，四山環遶，亦成仰釜，釜底有澗，澗東西皆秦人洞也。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處，澗由西洞出，入東洞；澗橫界釜中，東西長半里；中流先搗入一穴，旋透穴東出，即自石峽中行；峽南北俱石崖壁立，夾成橫槽；水由槽中抵東洞，南向搗入洞口，洞有兩門北向，水先分入小門，透峽下傾，人不能從。稍東，南入大門者，從衆石中漫流，勢較平，但洞內水匯成潭，深浸洞兩崖，旁無餘隙可入。循崖則路斷，從水則苦無浮槎，惟小門水入峽後，亦旁通大洞流，可揭厲入。其隙宛轉分微，如軒樞別啓，返囑搗入之勢甚奇。西洞洞門東穹，較東高少殺；水由洞後東向出，亦較淺可涉。入洞五六丈，上嵌圓頂，四圍飛石架空，兩重如度懸閣，得二丈梯，可度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並東洞，不能入。出西洞逾嶺，二里，南抵塢下，東洞水東向湧出山麓，亦如黃雲之出石下也。土人環石爲陂，鑿成巨潭，以灌山塍。水南流出谷，路從其東北上嶺，共三里，仍達東嶺塢。

十七日——仍由新卷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絡絲潭下。先是，予按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

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所謂上洞者，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既過絡絲潭，不渡澗，即依西麓下；蓋渡澗爲東麓，雲陽之西也，棗核故道；不渡澗爲西麓，大嶺洪碧之東也，出把七道。北半里，至上清潭，洞即在路之下，澗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脈：自洞後者，匯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竇，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即當伏水入，導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橫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竇，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闕，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貼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顧僕守衣洞外，若泗水入，誰爲遞炬者？身可出水，炬豈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予雖沒浸股漆，溫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口，颼颼尤厲，風兼水逼，火復阻道，捨之出，爇火洞門久之。復循西麓隨水北，已在棗核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在麻葉灣，西大嶺，南洪碧，東即雲陽棗核之支，北則棗核西垂也。大嶺東轉，正東澗下流，夾

時如門，當門一石峯聳突，曰將軍嶺，澗搗其西，而棗核一支，西至此盡。澗西有石崖，南向，東瞰澗中；大嶺一支，亦東至此盡。迴崖之上，開一隙，淺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東，入大澗。循小溪至崖西亂石間，水窮於下，窺啟於上，即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覓導，亦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予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身殉汝耶？』予乃寄行李前邨，與顧僕各持數炬入，邨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竇遞炬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偃身舒首，乃以炬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直北一穴，低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摩貼，足後聳，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隙既高，東西橫互，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旣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幻殊形，層理頓易，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東，內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鋪，如澗底潔溜，乾燥鮮水。峽東南盡處，亂石轟駕，疊成樓臺。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

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鈞月。洞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洞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洞底入，隘低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嶺，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洞底，已轉入隘關內，於是關成一衍，闊二丈，高毅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幅。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度出爲榻，榻邊明辨，上則蓮英，垂，連接成幃，四圍垂幔，大與榻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豎，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絕刻鏤，衍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洞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齎火炬，已去其七，恐歸塗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額禱稱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墮異吻。』予各謝之。然此洞但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乃取行李於前邨，隨澗北，十里，抵大道。又西，十里，宿黃石鋪，去茶陵西已四十里。鋪南即大嶺，北峙峯石，俱嶙峋插空，西南一峯，尤甚，名五鳳樓；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予蚤臥，不及詢，明發登塗，知已無及。黃石西北三十里爲高畧山，又有小畧山，俱在攸縣東，疑即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峯漸伏，茶陵江北

曲，經高暑南麓而西；飲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兩江云。

十八日——西北五十里，抵攸縣。

十九日——西南四十五里，下太平寺嶺，則大江在其下；隔江，即芒洲也。候舟不得，宿泊舟間。

二十日——上午，始得舟，順流西北，向山峽行。二十五里，大鵝灘。十五里，過下埠，下四鄉灘，險甚，過此，山始開，江乃西向。二十五里，北下橫道灘。又十五里，宿楊子坪民舍。

二十一日——四鼓，舟人乘月促下舟。二十里，雷家埠，出湘江，又東北十五里，抵衡山縣。出望岳門，三里，越桐木嶺，始有大松立路側。又二里，石陂橋，松始夾道。五里，過九龍泉。又五里，師姑橋，山隴始開，乃見祝融峯北峙，然夾路松至師姑橋盡。五里，入山，復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又五里，過司馬橋，入謁岳廟。問水簾洞，在山東北隅，非登山道。遂東出岳市，東北三里，小有溪自岳東高峯來。入小徑，三里，上山峽，即望見水簾布石崖下。二里，造其處，乃瀑之瀉於崖間者，非洞也。下山，又東北二里，登

山循峽，逾一隘，中峯迴水遶，爲九真洞，亦山峽間瀑也，在紫蓋峯下。踰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塢，漸近湘潭境。予見日將暮，遂出山，十里，宿於岳廟。

二十二日——力疾登山，由岳廟西度將軍橋。岳廟東西皆澗。北入山，一里，爲紫雲洞，亦無洞，山前一岡當戶環成耳。由此上嶺，一里，大石後度一脊。里許，路南有鐵佛寺。寺後躋級，一里，路兩旁俱細竹蒙茸。上嶺，得丹霞寺。復從寺側北上，由絡絲潭北下一嶺，又循絡絲上流之澗，一里，爲寶善堂；其處澗從東西兩壑來；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澗環石下，出玉板橋，與東澗合而南；寶善界兩澗中，去岳廟已五里。堂後復躡磴一里，又循西澗嶺東，平行二里，爲半雲菴。菴後渡澗，西躡級直上，二里，上一峯，爲茶菴。又直上三里，逾一峯，得半山菴，路甚峻。由半山菴丹霞側北上，竹樹交映，青翠滴衣。竹中間泉聲淙淙；自半雲逾澗，全不與水遇，以爲高山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時欲登頂，過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爲湖南寺。又二里，南天門。平行東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飛來船，講經臺。轉至舊路，又東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抵上封寺。寺東有虎跑泉，西有卓錫泉。凡住寺者三日。夜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盂，不類平時所見也。初行山間，望美

蒼烟霞石廬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而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

廷甲按：「……夜觀……」以下一百餘字，係張江陵游衡嶽記中文；楊本不錄；不宜列入。

二十六日——至觀音崖，再上祝融會仙橋。由不語崖西下，八里，路分南北。北二里，九龍坪。仍轉路口，南一里，茅坪。東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亂澗，至大坪分路，東南上南天門道。予乃從西南小路直上，四里，爲老龍池，在嶺坳，嶺外多靜室。西南至側刀之西，雷祖之東，東二里，上側刀峯。平行頂上二里，下山頂，度脊甚狹。行赤帝峯北，一里，遶龍池而南，由坳中東行。一里，轉出天柱東，遂南下。五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由岐路西入福嚴寺。

二十七日——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脊，北轉，循天柱西一里，上西來脊，遂由脊上西南行，循華蓋東轉，出其南麓。西三里，復循華蓋西北下；風雨大至。北過

一小坪，復上嶺，共一里，轉西行嶺脊上。連度三脊，或循嶺北；或循嶺南，共三里，復上嶺。直上二里，是爲觀音峯。峯北樹中行，三里，雨始止，沉鐘益甚。西南下，一里，得觀音菴。又下，一里，爲羅漢臺；有路自北塢至者，即南溝來道。於是復南上，三里，度二脊。既逾高頂，南下，一里，得叢木一邱，曰雲霧堂。又南下，一里，得東來大路，遂西下。又一里半，至澗，度橋而西，即方廣寺。蓋大嶺之南，石廡峯分支西下，爲蓮花諸峯；北則雲霧頂分支西下，爲泉室天台諸峯；夾而成塢，寺居其中，水口西去，環鎖甚隘，亦勝地也。寺西有洗衲池；補衣石在澗旁。度水口橋，即北上山，三里，得天台寺。蓋泉室峯又西起高頂，突爲天台峯。西垂一支，環轉而南，若大尾之掉，幾東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僅成峽，內環一塢如玦，在高原之上；與方廣可稱上下二奇。仍返宿方廣。

二十八日——出補衲臺，沿澗西行，五里，石樹深溪，巖影溪光，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峽自東南來，與方廣水合流西去，路遂北向登崖。崖下石樹愈密，澗在深壑中，有黑白黃三龍潭，兩崖峭削，路折而上，聞聲而已，不能見也。已平行山半，共三里，過鵝公嘴，得龍潭寺。寺在天台峯下，南爲雙髻峯。蓋天台雙髻夾而西來，以成龍潭，潭北上即

寺·寺西爲獅子峯，尖削特立；天台以西峯，至此盡·其南隔溪即雙髻峯；而蓮花以西峯，亦至此盡·過九龍，猶平行山半·五里，自獅子峯南遶其西下山；又五里，爲馬跡橋，而衡岳西面之山，始盡·橋東去龍潭十里，西去湖鄉界四十里，西北去白高三十里，南至衡陽界孟公坳五里·自馬跡橋南渡一湖，湖即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東南行四里，又越小橋·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爲界頭也·過坳，又五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下，高數十仞，曰小響水塘，亦衡岳餘波也·又二里，有水自西北山懸崖飛瀉，是爲大響水塘，闊大過前崖，而水分兩級，轉下峽間；初見上級，後見下級，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前即寧水橋；水南出沙河，下衡郡草橋·由甯水橋五里，過國清亭·逾小嶺，爲穆家洞；洞迴環圓整，水自東南環東北，乃石廩峯西南峽中水，山環如水，而東附於衡山之西·經洞二里，復南逾一嶺·二里，爲陶朱下洞，洞甚隘，水直西出，路又南入峽·二里，復躡嶺，爲陶朱中洞，水亦西出·又南二里，上嶺坳，甚隘，爲陶朱三洞，敞於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迴環·二里，又逾嶺，爲界江·江之西曰大海嶺·溯水南行，一里，上一坳；至傍塘，即隨水東南行，五里，抵黑山·又五里，水口，兩山逼湊，水由其外破壁入；一里，水始出峽，路亦夷·又一里

，爲橫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洶瀾之水西南來，至此合。北望陶鑿白石諸峯，甚近；南去衡郡五十里。

二十九日——沿溪南行，踰大小犁坪，共五里，復與溪遇。循溪東南下，十里，越溪。又五里，入排衝。排衝者，山岡自黑山西之談碧嶺，東南至青山，分爲兩支，俱西北轉，兩岡排列，夾爲長塢，至青山坳，凡五里，塢始窮。乃逾坳而南，十里，下望日坳。至黃沙灣，則蒸江自西南來，路隨江東南下。又五里，抵衡郡之草橋，覓靜閣，暮得之。綠竹菴瑞光上人處。菴在北門外華嚴松羅諸菴間，諸菴連絡，俱幽靜明潔，唄誦之聲相聞；乃桂藩焚修地。

二月初一日——由菴東南踰小嶺，至湘江，溯江至蒸水入湘處，渡江登東岸，東南行六里，復西五里，從丁家渡渡江，已在郡南門外。登崖上回雁峯；峯不甚高，東臨湘水，北瞰郡城，俱在足下；雁峯寺籠罩峯頂無餘隙。仍出北門，登石鼓山；山在臨蒸驛後，湘江流其南，蒸江北遶，山由其間東突成峯，前有禹碑亭，後爲崇業堂，再上，宣聖殿中峙焉。殿後高閣曠然，曰大觀樓，平視衡城，與回雁南北相對，蒸湘挾其左右，俯出窗櫺下，近而萬家烟市，三水帆橋，遠極於岳雲嶺木，亦爲披映；雖書院宏偉，不及吉安白鷺，乃地爲名賢樂育之

區，兼滕王黃鶴諸勝，非白鷺所得侔矣。樓後爲七賢祠，最後爲生牛閣；閣東向，下瞰蒸湘合流於前，耒水北入二里外，與大觀東西易向；大觀踞山巔，收南北西三面之奇；此則東盡二江合流之勝者也。又東爲合江亭，址稍下，臨流愈近。下樓，過青草橋，東北二里，入綠竹菴。來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從郡城東北，特起垂江，爲第一重；雁塔又峙於蒸水東，耒水北，爲第二重。——南瀕江，與石鼓夾峙蒸水左右。

初二日至初六日——俱雨阻菴中。

初七日——靜聞同顧僕定永州船。予循菴東入桂花園，乃桂藩新構慶桂堂地，前列丹桂三株，皆聳幹參天，接陰蔽日；其北寶珠棗五株，雖不及桂之高大，亦鬱森殊匹。又東爲桃花源，西自華嚴天母二菴來，南北俱高岡夾峙，中層疊爲池，池兩旁依岡分塢，皆梵宮紺宇，諸落閤亭榭，錯出其間。桃花源上，即桃花沖，乃嶺坳也。其南最高處結亭，曰停雲。從亭北逾桃花沖坳，東復岡夾成池，越池而上，即來雁塔。塔前爲雙練塘，西對石鼓，返眺蒸湘交會，亦甚勝。因促僧登塔，歷五層，四眺巖峯，北惟衡岳最高，次西之雨母山，又次則西北大海嶺，餘皆岡壘高下，無甚崢嶸；而東南二面，豁然無際，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至石鼓

谷蒸，遂東轉經塔下，東合柔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長江一望無盡，而紆迴殊足戀也。歸菴，晤靜聞，知舟行期二日後。

初八日——入郡，出南城一里，由回雁麓一里，入花藥山。山不甚高，即回雁西轉迴環下府城者。諸峯如開翅舒翼，四拱成塢；有寺當其中，若在城郭內，宏敞爲一方冠。

初九日——移行李舟中，雨不止，舟泊不行。

初十日——舟行五里，泊水府廟。

十一日——二十五里，南下鉤欄灘，衡南首灘也。又西，二十五里，爲車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爲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崖。二鼓中盜，囊洗，僅脫身，願僕被重創。

十二日——賴靜聞於焚餘中，拔得衣被數件，體得蔽。時劫舟已沉，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漉取江底溼米，煮粥進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抵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入城，投金祥甫，欲假遊簪於桂藩；金其書記也。日復一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出步柴埠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大

如鐘；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同靜閣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園，桃花歷亂紛目，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盤，殷紅層密，萬朵浮圍翠之上，豔陽繁景，流賞移情，不復知身在窘難中。望隔溪塢內，桃花竹色，映帶生姿。中有閣臨流，亭新其巔。循級入，登山踞亭，爲之憮然。

二十六日——金園會得百金，遂貸二十金於予。會桂藩復有所捐助，靜閣不能無望；予議先往道州，留靜閣候助郡中，待予還，同行。

三月初三日——下舟，風雨作，舟子遷延。晚，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汶江，抵集雲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頗利。十里，過前日畏塗，沉舟猶在也！四里，過香爐山，上有灘，頗高，又二十五里，過桂陽河口，桂陽河自南岸入湘。春水出道州春陵山，歸水出寧遠九疑山，經桂陽西境，合流至此入湘，爲常寧縣界。由河口入，抵桂陽，尙三百里。又四里，至瓦州夾。

初六日——二十里，過白坊驛。又西南三十里，爲常寧水口；水從東岸入湘，亦如桂陽河口

，水較小；常寧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西十五里，泊糧船埠。

初七日——西南十五里，至河洲驛；此地湘江東岸爲常寧界，西岸爲永之祁陽界，皆平陵攢然，岡阜遠疊。三十里，過大鋪，兩岸俱祁陽屬。上九州灘，又三十里，至歸陽驛。

初八日——西七十五里，泊石壩裏。

初九日——五十餘里，下午，抵祁陽；予病不能登。昨予將至白水驛，力疾西望，一橫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北轉，已出是山之陽，蓋祁山也。山在湘江北，縣在湘江西，祁水南，湖距十五里，上流則湖自南來，循城東抵山南轉；祁水西自邵陽來，東入湖；遂並東曲去。

初十日——舟以候客未發。予念涪溪勝，不可不登。乃泊江南五里，渡之東，已在涪溪下。溪由東，西入湖，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鑄崖壁；前有亭，下臨湖水；崖巔巖石簇立，如芙蓉叢蕞。予病怯，臥崖邊石上，仰觀久之。舟至，又行二十里，過新婦塘，江北岸一石娉婷立巖端，矯首作西望狀。下有小舩曰「竹魚」，極腴，八九月重一二斤，他處所無。又十里，泊舟滴水崖；崖在江南岸，危巖互空。

十一日——六十五里，抵七里灘。

十二日——二十里，過冷水灘，舟循東岸行。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上；瀨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閘閘之址，以石不以土；人從崖隙，拾級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忽南風大作，薄暮，風稍殺，舟乃行。五里，已暮；乘月行，五里，抵區河。

十三日——四十里，至湘口關；湘江自西南，瀟江自東南，合於其前，予舟由瀟入，十里，爲永郡西門之浮橋。已一舟從後來，予移附其中，蓋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過浮橋，泊小西門。隔江望西岸，石甚森幻，中一溪自西來注，石梁跨其上，心異之。循墟而北，西越浮橋，則浮橋西岸，異石張翕。執土人問愚溪橋，即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鉛錘潭，則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即愚溪上流；潭從西，橋從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時見小溪流石間。半里，過柳子祠，祠南向臨溪。再西，抵茶菴，則溪自南來，沿石東轉，轉處石勢尤森特，但亦溪灣一曲耳，無所謂潭也。求小邱「小石潭」，俱無能識者。是水發源永州南百里之鴉山，有「冉」「染」二名，柳子易之以「愚」。按文求「小邱」，當即茶菴也。菴去潭西數十步，蓋邱之上，爲此中鼎剝。求西山，亦無知者；後讀芝山碑

，謂芝山則西山，亦非也；芝山遠在北，當即柳子祠後圓峯高頂，今爲護珠菴者是。聞菴間有柳子崖，則爲西山信矣。予覓道其間，西北登山，崖已蕪，竟不得道。乃西南繞茶菴前，復東返柳子祠，前渡溪，南越一岡，東轉出愚溪橋，橋兩端架瀟江之上，即前所望異石也。因搜躡石窟，上下穿眺尤幻。橋內一菴曰通圓，北向俯溪，有竹木勝。時舟在臨江城下，以舟子遲待，予乃返。

十四日——晨過浮橋西，見一長者，叩以永州最勝，曰：『溯江南二里，瀨江，爲朝陽巖；北隨江轉入山岡，亦二里，爲芝山巖；無得而三也。』予乃先北趨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劉侍御山房。由其側北入山，越一嶺，又北逾山岡。登山，見山之西北，湘水在北稍遠，近則一小水從西來，東南則瀟水在其東；瀟江東岸，又有塔臨江，與此山夾瀟爲永水口；蓋此即西山北走之支，北盡瀟湘合流處，當即柳子所記萬石山，那人則稱爲芝山云。越嶺北，從巖上東轉，前望樹色合陰，石崖矗奮，知異境到矣。即下崖脚仰望，有菴倚之，路遠其北而上。乃捨菴上趨，則崖石聳透固奇，而兩旁亂石森立，上下起伏，如蓮萼之房，中虛外簇，隨地而是。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穿一石關入。有室南向，透其南，西穿石隙入，仍

從西峽下至崖脚，一路竹木扶疎，玉蘭鋪雪。入崖下菴，菴北一小閣可憩，南結精廬倚之；門在其左。僧從內啟扉揖入。小庭側竇，穿臥隙而上，崖石穹然，一亭綴石末，四窗空明，花窠間發，若置身益石窈窕中。出。返至浮橋，聞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門山，最勝，以渴登朝陽巖，不及往。分令願僕從橋東溯瀟，放舟南上。予從橋西，仍過懸溪橋，溯瀟西岸南行。一里，大道西南折，道州道也。由徑東南，一里，則一山怒而豎石，奔與江鬪，逾其上，東俯入石關，內飛石浮雲，旁下瞰瀟水，即朝陽巖矣。巖後通前豁，上覆重崖，絕壑臨其下；憩倚於中，烟帆遠近，與溪雲山鳥相出沒，游目所及，勝賞迭供。甫定而山谷傳響，舟人已放舟於下，促下舟，予不顧，崖北有石磴，直下緣江，亟從之。磴西倚危崖，澄江東逼盡處，忽有洞呀然，高闊共四丈，亦東面江，溪流自中噴玉出，水洞也。洞口少入即南轉，平整軒潔，大江當其門，內界流泉，與上巖高下擅奇。入五六丈，即匯流澗洞，洞西轉而黑，計可揭進，無炬乃出。其北更有一巖，覆結奇雲，踵插淵黛，土人橫杙架板若閣道。仍從石磴透出巖後，凌絕頂，佛廬踞其上。舟人促不已，乃下舟。溯江漸東折，七里，至香爐山，山銳若髻，石骨攢簇，獨峙江西岸，時見佳植綴搖。下午，過金牛灘，上有金牛嶺，嶺北

峯尖峭，南則橫突三峯，江流直搗其脇。至是，舟始南，泊廟下。舟行已五十里，陸路止二十里也。先是，聞水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巖，不意舟帆竟日，巖猶在前也。計明晨過其下，舟人執不肯待，予念陸近水遠，不若聽舟去，從陸躡之。

十五日——五里，至巖北，亟登崖，期舟於雙牌；雙牌者，郡南五十里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爲巖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則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牌。水道則東迂溯江，至雙牌，又六十里。計舟一日僅抵此，予不難負病追躡也。巖脊東北臨江，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巖俱怒湧作攫人狀。已望見兩峯前突，西峯聳石尤異，及登之，官舍半頽。先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至是路從其側出，上見石崖攢舞，環映東向，下則中空成巖，容數百人，下平上穹，明與幽爽，無僞仄昏昧苦；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覆樞分內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元人題刻，黃山谷最愛此邱，謂爲此中第一。巖東穿腋竅上，有門上通叢石間，東瞰官舍後迴谷。巖西南又闢一門，逾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瞰山下平時，桑麻布壤；中有進賢江，發源自龍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瀟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乘炬可深入。從僧寮循巖南東行，過前望洞門高張處，門雖峻，

中夾不廣，內亦不能上達後巖也。仍冒雨東出臨江，江迢迢在數里外，澹山南即崇山排互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避之。乃捨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逾小嶺，三里，爲陽江；江不能勝舟；西南自大小葉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東注瀟，其北則西嶺橫互，南則曹祖山張家冲諸峯駢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冲東麓，曰陳皮鋪。又南三里，逾嶺，望西山層墜下，時見石骨，舉奇標異，已復靈湊一區，衆竅迭幻。亟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雞距龍爪，下蹲於地，又如絲瓜之囊，筋樓外貫，而中悉透空，但上下爲蔓棘阻礙，無從披躋。隨之南，見旁有隙土新雜者，輒爲捫入，然每至純石，即復不雜。問之路旁荷鋤者，曰：『是乃和尚嶺，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二雷。』因指路隅一菴石更勝。從之，則大道直出石壁下，石忽屏插起，上多透明隙，形備生躍，清泉一泓，下穿雲根出，有菴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仰見崖後石勢駢叢，側有路一線，皆其難地徑也。賈勇從之，其上石皆如臥龍翳鳳，出水青蓮，羣叢瓣裂；轉至出水崖後，覺茹吐一區，包裹叢沓，而窈窕無竟；蓋其處西互七十二雷大山，叢嶺南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尚嶺，四面外同錯綺，其中怪石層朋，采豔奪眺。予乃透數峽進，東北屏崖之巔，有石高竦，若天門

上開，不可仰即。礫石西南，即出水崖內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蔓，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當爲移棹。予歷選山棲佳勝，此爲第一，而九疑尤溪郢口稍次云。搜剔久之，始下。由菴側南二里，得大道；一溪自西南山凹來。過溪，東南一里，復與瀟江遇。溯江西南，三里，抵雙牌，舟適至，下舟。西南豁然，若可遠達，舟反向南山入瀨；蓋瀨水南自菁口合進水，即入山峽中，——是曰瀨口，——北行七十里，皆連山駢峽，虧蔽天日，且水傾瀉直中下，所謂「瀨」也。中瀨有麻潭驛，南四十里屬道州，北三十里屬零陵。時風色甚利，薄暮，乘風驅舟，石灘捲浪如雷。五里，入瀨。又五里，泊橫口。自永州至雙牌，陸五十里，水倍之；雙牌至道州，水陸俱出瀨中行，無他道，故瀨中七十里，止有順逆分，無水陸異；出瀨至道州，又陸徑水曲矣。

十六日——二十里，爲麻潭驛，已零陵盡界，南即道州境；自入瀨來，山勢逼東，石灘懸互，山鵲盛開，皆在水涯岸側，不作漫山布谷觀，映碧流丹，尤覺異致。二十里，至吳壘鋪，西南山稍遜。舟反東轉，又五里，復南；又十里，山勢愈逼，束爲瀨口。又五里，泊將軍灘，灘有峯立瀨口，若當關然；溯流出瀨，劃然另闢區宇。是夜月明徹夕，入春所未見。

十七日——山開水曲；五里，至青口，一水東自山峽出，寧遠道也，此水最大，即瀟水；一水平曠中南來者，即道州道也，此爲滄水，水小弱，乃舍瀟，南溯滄，又五里，爲泥江口。水西通營陽，舟上羅坪三日程，當即營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登南城，迴眺州城，南還江水，東西南三門俱瀕江，惟北門在內地；蓋滄水自江華，掩遼二水自永明，俱合於州西南十五里外，東北抵城西南隅，遶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若彎弓，而城臨其背。

十八日——過城東，半里，有小橋，即湫泉入江處，泉流甚微；橋側有石突立江濱，狀如永州愚溪橋，透漏聳削過之，分岐空腹，隙可穿竇入，所謂「五如石」也。中一石，擊之幽亮，爲「響石」。按元次山道州詩題，石有五如「猿樽」，而「猿樽」莫覓；屢詢之，云在報恩寺。捨之，出州西門，南折過翼雲橋，有二岐，從西二十五里，爲灑溪祠；又十里，爲月巖；從南爲十里鋪；又六十里爲永明縣。十里鋪側有華巖，巖下間道可出灑溪祠，予欲兼收之，遂從南行。大道兩旁，分植喬松，如南岳道中，密過之，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叢挺競秀，此中特見，他處所無也。聞自州至永明，松夾道者且七十里。州西南皆岡坡高下，道因之，四顧崇山開遠，惟西北一山最高，較近，則月巖後所倚大山也。至十里鋪東，從小徑北

，半里，爲華巖，洞門北向，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聞水聲；東轉三丈餘，復南下，則穹然深暗。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覓火炬；聞其內一炬可盡。遂從寮右北向小徑行。此地山俱小而峭，或孤峙，或兩或三，石骨嶙峋，草木搖颺其上，曲折升降，如在奔雲頽浪中，而西北崇峯，時從山隙瞻一面。五里，橫過山陔四五重，度一小石橋，又逾嶺，得西道，從之。二里，又北入小徑。共四里，轉出平疇，則道州西來大道也。前一里，抵濂溪祠。祠北向，環山，不臨水，前擴然容萬馬；乃元公所生地。濂溪則自祠西豸山麓北注。乃西一里，過豸山，北渡濂溪；溪自月巖來，至此爲豸山東障，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滄水。從溪北西溯，五里，抵蓬邨，西南入山。路旁一峯甚圓銳，出其南。從此亂峯漸多，爲錐爲指，爲列屏，俱環映大山東，牽引成臺。五里，南轉入亂山腋。又三里，西越嶺，望見正西一山，白烟一抹橫其腰，即月巖上層透空處也。蓋高山西立，若齊天不可階，東下三級，得此山，中空上磬，下闢重門，光徹前巒，遙睇之，如白雲浮動耳。又二里，抵月巖山下，從東麓拾級而上，先入下巖。巖東向，中空上合，高環成梁，下望如於鸞張吻，目光牙血，宛然栗畏。復從巖上徧歷諸勝，即月巖宿。

十九日——仍過所望巖如白烟處，分岐東南行，穿小石山腋，宛轉羣隊中，八里，出山，渡大溪，東南十里至武田，再東半里，即永明大道，橫過大道，南一里半，大溪湯湯介於前，爲永明掩遼二水，渡江東南行，六里，得板道，甚大，南隨板道，十里，止板寮。

二十日——東南從小徑一里，出江華大道，南爲火燒鋪，在州南三十里而遠；又五里爲營上，則中江華道州，設營兵以守者，後有小尖峯倚之；東數里外，高峯突兀，爲楊柳塘；屏瓦而南，九疑當在其東矣，南八里，有溪自西而東，石骨巉然，橫臥湖中，清流漱之，不減包圍石壑，南十二里，至伽祐鋪，去江華十里；由鋪南直下，一徑可通浪石寺，東南轉從嶺上行，共七里，至江華城西，出城南，東南一里，爲麻拐巖，又名回龍菴，由菴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來：一自東山谷中出者，其水較大，即滄水也；一自南來者，可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堡南即爲廣西賀縣界；大小二江，合於麻拐巖之南，大江東源錦田所，溯流二百餘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僅到白馬營，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積石爲方堰，置中流，橫過江舟，不得上下，堰內另置小舟，外有橋，橫板以渡，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東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

，合出白馬營，爲小江上流云。乃沿南來小江岸西行，三里，宿浪石寺。

二十一日——欲往蓮花洞，候引導者，久之，得一人，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盡，即上武堡。西逾大佛嶺，爲富川道；坳去江華西十里；聞逾坳西二十里，爲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過枇杷所，在永明東南三十里，爲廣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縣治云。遂七里，直抵大佛嶺下。先是，路南一巖，若雲榻嵌垂，予意蓮花在此，而巖尙在路北大嶺麓，乃從北岐小徑入。不半里，至洞下。導者取枯竹一大捆，縛爲六大炬，分肩以入。出，復探路左洞，披棘以進。返飯浪石，已過午。乃循舊路，抵麻拐巖西合江口，南度小江堰外橋，東南三里，至靈冠。寺南里許，入獅子洞。出，返麻拐巖，北登嶺，直北行，已過東門外矣。又北逾嶺，渡滄水北，宿江渡。

二十二日——循東山東北行，十里，爲蠟樹營。由此漸循山東轉，五里，過鰲頭北麓。又十里，過馬岡原。自鰲頭至是，皆循山北東向行，山南悉猿人居。東十里，逾虎版石，爲分鄉。東渡兩大溪，共十里，於是東登嶺，先抵南面崇山；至是北亦有山橫列，路遂東向兩山間。升陟岡坳，十里，抵孟塢橋西彭家。

二十三日——東一里，南列山已盡，轉而西列，路循之南轉。五里，抵塘邨。其東又有峯，卓錫立戟，亦自南趨北，與西面之山若排闥，直南遙望峯盡處，中豎一峯，如當門之標，望之神動，惟恐道不出其下。南七里，東度一橋，小溪甚急。逾橋，則大溪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即瀟水上流也。北望小溪入江口，有衆舟攬其側。度大溪東南，十二里，直逼東界亂峯下。南六里，至掩口營，始與甯遠南來之道合，北去甯遠三十里。掩口之南，東西排岫橫障，至此湊合成門；向所望當門之標，已列爲東岫之首，而西障東垂，亦豎一峯，若插屏，若攢指，若巨垣，與東岫競勝。二里，出湊門之下，水亦從中南出，其下平曠曠然，東西成壑。路從西峯南轉，西向行，又三里，至路亭。

二十四日——西五里，爲太平營。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峯環岫；蓋掩口東峯，排列爲劍戟，此處諸岫，如攢隊合圍，中環成洞，穿一隙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迴合，夾道皆宛轉之洞，卓立之峯，峭峒之石，噴雪驚濤之初漲。如是十里，至聖殿。聖殿者，舜陵也。予初從岐路望之，見頽垣一二楹，路復蕪沒，竟從其東逾嶺北。北二里，問耕夫，已過聖殿，抵斜巖矣。遂西面登山，則穹巖東向高張，甚宏敞；洞門石峯中峙，門界爲兩，飛泉傾

布其上；巖右垂石縱橫；巖底有泉懸空下，或從石端直注，或依石竇斜噴，衆隙亂流，顧盼交射，更一奇也。下復開一巖，深下亦極宏峻，然不能遠透。巖之左，上層復開一巖，圓整高朗，若樓閣乘虛，正對洞門中峻峯，兩瀑懸靡其前，爲外巖最麗處；下有池，瀦水一方，不見所出，復無盈溢；池北一門復開，即左巖下層也。由其內墜級下，爲深入道。明宗上人曰：「此間勝迹，君當先了書字飛龍二巖；惟三分石遠不可到。還以餘晷入洞，爲秉炬遊，不妨深夜也。」予乃先探二巖，隨明宗爲導。出斜巖，稍北折而南，下馬蹄石，其陰礧石嗉峨，疊雲聳翠。益南，過永福寺故址，礎石猶偉，已墜爲田。又南過一溪，即瀟江上流，西轉共三里，入書字巖。巖不甚深；後有垂石夭矯；巖外鑄「玉瑄巖」三隸字，宋人李挺祖筆；巖右鑄「九疑山」三大字，爲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蒲山方信儒筆；側又隸刻漢蔡邕九疑山銘，乃宋淳祐六年郡守灌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襲之旣新其宮，因鑄銘於側，以存巖蹟；後人固陋，執巖有巨書，遂以「書字」名巖，反失「玉瑄」之實；蓋此地爲九疑中峯，故鑄題於此。予坐玉瑄中，因求導人往三分石者，土人謂：「去此五十里，俱徭窟中，必且得徭人爲導；然中無障棲，攜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購得一人，乃平地徭劉姓者，期以晴爽

乃往。遂返，過馬蹄石，東入飛龍巖。巖從山半陷下，內亦寬廣如斜巖外層之南巖，中有石坡中懸，但無宛轉致。返斜巖，明宗出七火炬與願僕分攜，爇炬前導，始由巖左下層循隙墜磴下；水自巖頂飛注，與人爭級，級盡路舒，水亦無有。東向入洞，忽平廣，既而石田鱗次，水滿其中，從厓上行，下遂墜成深壑。石田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楊梅洞道，捨之。仍下洞底，涉一溪，水自西而東，流入洞內。截流之後，循洞右行，路復平曠，洞愈洪闊，有炬柱端豎中央，直近洞頂；東復有一小石，侍立其側；又東爲弔空石，一柱自頂下，垂空半止，其端反卷而大；又東有天柱石蓮花。於是過爛泥河，卽前涉下流，河底泥靡，陷深及墜，少遼緩，足沉不得披。乃行循洞左，左壁崖片樞垂，上飛爲蓋，下度爲臺，中坳爲床，爲龕，南眺一方柱，自洞底屏列上躋，其東亦一柱與之並起，更高巨；端有一石，旁坐石蓮上，爲大士座。由此西下，可北遠大士座後；前爛泥河水，亦遠大士座下西來，至此南折去；洞亦南轉，愈極洪崇，水深艱渡，遊者至此例止。予強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無爛泥河溝甚，旣渡，南向行。水流於東，路循其西，四顧石柱參差，高者千尺，低亦丈，以數十計。俱光耀如凝脂，曰雪洞，又前曰風洞。前又當南下渡河，明宗謂：『曾無抵此者，故前過大

士座，輒抽炬篋插路爲誌；若再入，前逼深潭，後迷岐竇，甯不爲歸塗慟耶？」時予一足已無資，跣一足行，先令願僕攜一編備壞者，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遂不能前，返約所入已三里餘。聞其水潛出廣東連州，恐亦臆論，大抵入瀟之流；然所進周通，正無底也。還過初渡第一河，上石田，北入楊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兩崖石峽如門，池水滿浸，涉亦險隘，然其下石底坦齊，旁無寸土。入峽門，大石橫其隘。透隘入，復得平洞，寬夷豐博。北皆飛石平鋪若樓閣，有隙下窺，則石僅板薄，下復穹然成洞，水從下層奔注入，即瀾泥諸河上源也。洞中產彈丸圓石，四面紋痕蝟毛起，楊梅之名以此。此洞所入水，即巖外四山窪注地中者，此塢東爲簫韶峯，西即斜巖，南爲聖殿西嶺，北爲馬蹄石，皆廓高巖降，有同釜底；四面水俱潛注，第不見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臥巖中，終夜瀑聲雨聲，兩不能辨。詰朝起視，雨正瀟瀟下也。

二十五日——靜息巖中，寒甚。間出觀瀑，亟返，熨榻榻竟日。此巖之瀑，非若他處懸崖下，俱從覆石之底，穿竇下注；其懸於左巖上洞前者，二瀑皆然，爲最壯。其右崖窪洞上者一瀑數竅，較小左瀑，乃出自懸石之端者一，出石底之竇歛噴者二。

二十六日——雨仍不止。下午，往聖殿，仍由來道北逾嶺，稍東，轉出簫韶峯北。簫韶自南而北，屏峙斜巖前，上分兩岐，北盡爲舜陵，陵前環遶數峯，正中者上岐爲三，稍西者頂有石獨聳。陵有二大樹夾道，大四人圍，廟僧呼爲「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兩旁巨杉，亦有大四人圍者，尋丈以上，即分岐高聳。乃冒雨返斜巖。

二十七日——雨止。急飯。逾馬蹄石嶺，抵玉瑄巖南，覓所期劉獠，獠以雲霧未盡，已他往。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諳，惜患創，不能導。爲予言：「由此東行五十里，有三石參天，水分三處，俗呼舜公石，即三分石也；路已湮。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麓突山頂，俗謂之舜母石，有徑可達。下卽爲瀟江，過嶺卽爲麻江；麻江口舟可達錦田。」且以所攜新茗獻。返，過永福故址，址南溪流甚急，雖西下瀟江，而東南北三面皆予所經，尙未睹永處。乃溯流尋之。則故址之南，石崖側懸，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其下甚深，不能入也。是日，仍觀深炙薪巖中，雲氣漸開，心目舒逸。因爲永南諸洞殿最，道州月巖第一，九疑斜巖第二，江華蓮花洞第三，獅巖第四，永州朝陽巖第五，澧巖第六，江華大佛嶺側巖第七，九疑玉瑄巖第八，道州華巖第九，日巖南嶺水洞第十，九疑飛龍巖第十一。又聞道州長田

有中朗洞勝，不及到。

二十八日——仍過玉瑄，南窺導猿，爲肩火炬前行。東上楊子嶺，二里，上有石，人立而起，山皆盤突東南折。行嶺坳中三里，曰茅窩，皆奇不下。深窩有石崖，嵌削千尺；四面交流，搗入巖洞，是名九龜進巖；巖西向。疑永福南透崖出者，卽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越嶺爲蟠龍峒水口。又登嶺一里，爲清水潭；其東下嶺，非棗原道也。逾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江水東自紫金原來，江兩岸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艱。渡江，卽東南上半邊山。其東北高山爲紫金原，山外卽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爲空寮原，空寮原前山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巔，下至山麓，若懸帛，南爲香爐山，山在玉瑄巖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三畝，中石筍兩枝，亭亭出水面三丈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邊山頂行，五里，屢度山脊，下少上多。其東南五里，出鰲頭山。先是，沉霧不開，半邊鰲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至是南眺三分石，尙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澄明，瞥然閃影高峯頂，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一爲浙源，一爲瀟源，但江郎高矗山半，此懸萬峯絕頂爲異耳。半邊鰲頭兩山，東北與紫金夾牛頭江，西南與空寮香爐夾爲瀟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瑄

東南·西下魯觀，與滄江合，始勝如葉舟，出洋爲·沿鯨頭東嶺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爛泥河，始得東野炊，已下午·其爛泥河東五里逾嶺下，三里，無高粱原，隸藍山西境，嶺乃藍山甯遠分界處，在三分石東·余往三分石，下爛泥河，卽與高粱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嶺，山花紅紫闌色·余於鯨頭山，始見山鵲蘭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鵲等，艷色可愛·枯樹間蒸菌黃白，厚大如盤，余袖摘，夜至三分石·穿箐烘之，香正如香菌·又山木干罍，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柏，柏偉也，鉅者圍可五人，高數十丈；瀟源水畔渡河處，倒橫一楠，修可齊眉，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水東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魯觀者·乃絕流南渡，卽上三分石嶺麓，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箐上，卽兩手挽之以移足·時箐猶風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者平行其下，惟爲垂空繙練貧·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二里，濃霧仍霧，望頂莫辨，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得堂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炊，命導獠砍大木積焚之，困箐圍火，爲度宵計·旣瞑，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焰流徙，箐忽奔突數丈，初謂奇觀；旣而雨次風盛，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而聲

，火亦奪魄矣，

二十九日——天明，漸霽，仰見三分石，露影在咫尺間，輒忍飢沖溼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尚隔一峯也。度坳中小脊，復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盤崖；昨升降處，皆峻土，無塊石，爲導糝誤。出其南，南一里，東眺巖頂，已可周摩之，爲霧所埋，對面無所睹，道窮磴絕。忽山雨大注，頂躡莫不沾濡。乃返。過巨石崖，始見有線道，俱伏箐中，兩巨不可上。遂返至夜來依火處，擬從直北舊路下，就溪炊米，又誤出其西，竟失道。久之，得微礮，炊礮中，已當午。躑躅莽箐中，下抵礮，則五澗縱橫，交會一處，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水也；向所渡東來一溪，尙在最北。溯流東，一里，至來時所渡處，始涉而北。人謂三分石下水，一出廣東，一出廣西，一下九疑爲瀟水，出湖廣；予至此乃知爲石分三岐耳！其東北合北與西諸水，卽五澗交會處，出大洋，爲瀟江源；直東者，自高粱原，爲白田江，東十五里，經臨江所，又東二十里，至盞山縣治，爲歸水源；東南者自高粱原東南十五里之大橋下錦田，西至江華，爲滄水源；而三分石水，初不出兩粵也。且其南有錦田水，橫流爲楚粵界。開錦田東有石魚嶺，屬廣東連州，水至此，始東北流入東粵耳。乃從舊道下，至牛頭江口，已暮。

命導獠從間道趨韭菜原；以自此而南，絕無一寮，而此原有高山獠居也。初升，猶土山；既東下，聞水聲出深壑中。暗捫危級下，又一里，過兩獨木橋，見火光熒熒伏畦旁，乃獠人捕畦者。已而茅寮在前，呼之，一人秉炬出，迎歸托宿焉。

三十日——平明行，始見所謂韭菜原，在高山底，若釜。西越一山，二里，出清水潭。遂循故道返斜巖，仍出宿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四月初一日——從路亭東北岐，隨簫韶水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東兩山峽，已出，其下平疇矣。於是東山漸豁。路因溪東轉。溪兩旁石，盤錯競敵；水奔東其中，隘處如門；即架木其上以度。度而循溪南岸行，共七里，抵下觀，下觀西有溪，自南遶下觀而東，石梁鎖其下流，水出橋下，東合簫韶水；其南一溪，又自應龍橋來會；三水合，勝舟，北可二十里，至甯遠。過下觀，始與簫韶水別，路轉東南向，南望下觀後，千峯萬嶺，亭亭若竹竿玉立；中有最高銳者，名吳尖山，下有巖，窈窕嘗不減斜巖，內有尤邨洞，外有東角潭，俱此中甚奇處，恨未滯杖履其中，搜剔奇閎也。東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邨洞來，橋跨其上，即應龍橋也；亦稱通濟橋。已度橋，遂南入亂峯中，乃吳尖東派。二里，上地寶坪；於是四際皆奇。

峯曲折，獅象龍蛇之石，夾路起，與人爭道。共六里，飯山口峒；名雖「山口」，實瑤房錦嶺，桃源鹿門，不辨此幽奇遼詭也。南出口，逾嶺，共三里，忽兩峯夾道，競險爭高，刻萃詭態，恣極變幻。峯下小溪南向。憩溪橋，遇儒冠者王璇峯，家尤邨內，欲挽予還其處，爲吳尖主人，予期以異日。過峽南，始有容土負塊山。又五里，逾嶺，抵大吉墅，石峯復夾道起。路東一峯，下嵌空玲瓏，逆懸欲裂，屢雲不足喻其巧，予望之，神怦怦動。亟分荆入，皆竇空通瀉。上盤腋轉，莫可窮詰；西峯懸削，不少雌遜；路出兩峯中，透隘南，始豁然山開，曰路園下，石峯至是始盡，東西俱盤坂崇巒。南二里，始出大道。又南五里，宿界頭鋪，爲甯遠藍山界。其西大山曰滴雲山，當是紫金原之背，其支東北行，界遂因之。

初二日——東南行；問所謂石柱山，俱莫知所在。共五里，過嶺，至總管廟，遙望正東有聳尖卓立者，不辨爲樹爲石；又東南五里，至顏家橋，始辨爲石峯也。橋下水東北流去。過橋，東南逾一小嶺。大道南十五里至藍山，余東折取臨武道。五里，過寶林寺，讀寺前護龍橋碑，云寶林山脈由北柱來；乃悟向所望疑樹峯，即志所稱石柱，碑所指北柱也。東過護龍橋，橋下水南流洶湧，即顏家橋溪委曲至者。隨溪東走，北瞻石柱峯，倩削如碧玉簪，兩旁石

崖兀突竇奇；然較之尤溪山口峯，此纔得其一體耳！又二里，至下灣田，大樹峙路隅，上枝分聳，下盤曲偃蹇，大七圍，旋窩錯節間，俱受水若洗頭盆，亦樹妖也。又東，路出臥石中，溪始折南向藍山路。仍東，二里，一橫道自西南貫東北，即藍山趨桂陽道。又東沿白帝山南，十里，抵雷家嶺。

初三日——大溪自藍山曲而東至，循溪東行，已而溪南折，路捨溪，東逾嶺，共五里，大溪復自南來，曰許家渡。渡之東一里，溪北向入峽，路南入山。十五里，至田心鋪；鋪南徑道開闢，小溪來自朱禾鋪，北向去。自此路西大山，由藍山南向排列，澄溪帶之；路東石峯聳秀，亦南向排列，喬松蔭其上；置道於中，三里一亭，供倦旅憩臥。二十里，飯朱禾鋪，爲藍山臨武界。一里，度永濟橋，水東流抵東山麓，折而北入歸水。又南四里，爲江山嶺，則南龍大脊，水遂分楚粵云。嶺西十五里，曰水頭；志謂武水出西山下鷓鴣石，當即其處。過脊，即東南循水行，四里，至東邨。東南一里，逾嶺下，行塢中，路旁喬松合抱，夾立三里，出兩石山口。又四里，達墊江鋪，南去臨武尚十里。

初四日——聞墊江東北十里，有龍洞，甚奇。遂由小徑行，四里，出臨武，北向桂陽州大道

一里，即渡溪，越擁岡嶺，復從小徑西北入山，共五里，抵石門蔣氏。蔣氏居後洞，在山半翠微間。洞門東南向，一入即見百柱千門，懸列其中，俯窺以下，則洞外層也。從東上穿入列柱，衆柱復迴環成洞，如委房深閣，無不徹明達隙，八窗掩映，從來所歷洞，無此開朗宏麗，屈折殫工者。時蔣導還取火炬，予貪奇獨先至，意炬入處，當在下洞外層後；及炬至，導者從左洞後穿隙西入，連入石門數重，已轉出外洞之後，下層之上。乃北逾石限穿隘進，即下石池中，水澄明不流；兩崖俱穹壁列柱；池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臥水底，水浮其上僅尺許，踐梗行褰裳可涉。十步之外，臥梗又橫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如龍首頂橫脊，尾拖池中，逼崖側；又前兩三步，圓石大如斗，罅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許，密依龍側，真領下物也！珠旁又一石，大倍珠，中凹如臼，面平水，曰「珠盤」，然與珠並列，未嘗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無梗絕涉。西望水洞宏廣若五畝池，四旁石崖攢突，參錯而下，泥水不得去，洵異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無槎可航，還從舊路出，經左洞下，迴望窺洞外層，紛綸窈窕。乃獨下洞底，環洞四旁，轉出列柱後，洞雖不深通，而芝田蓮帷，上下重布，即無內二洞，亦自成一奇也。此洞品第，固當在月巖上。下山，返壘

江，南十里，抵臨武。

初五日——出臨武，南三里，過迎榜橋，橋南即掛榜山，予初過不之覺。從其南東上嶺，共七里，過深井坪。又南二里，路從右下，是謂鳳頭巖，——即宋王淮錫稱秀巖者。洞門東北向。度橋以入，出洞，下抵石溪；溪流自橋即伏流石間，復透隙濬崖，破洞東入。此洞，即王記所云「下渡溪水，其入無窮」處也。第王從上洞而下，此則水更由外崖入。予抵水洞口，深不能渡。開隨水入洞，二丈，即見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東：是山如天生橋，水達其下僅三五丈，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廣，度者不覺耳。予登巔東瞰，深壑下環，峽流東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窺；王記所云「其入無窮」者，臆說也。遠度迎榜橋，迴瞻掛榜處，石壁一幃，色黃白成章，剖峯平列，但少方整耳。遂宿臨武生祠中。

初六日——出東門，東南四十里，至鳳集鋪，爲臨武宜章東西界。又二十里，抵梅田白沙巡司。

初七日——司東渡武溪，東北三十里，爲芹菜坪；南有石峯分突，下層崖承之，色斑赭雜黑

，極似武彝一體；此處四山俱青崢嶸，獨此有異。又五里，過隘口，循塔山北垂，覓小徑轉入山坳，曰良巖寺。寺向西南，巖向西北。巖口有池一方，僧鳳巖爲養「金剛笋」供粥。下午，至宜章城南三星橋，過橋則市肆夾道，商旅雜遝，爲南下廣東之大道。路循城而東，已乃北，十里，過牛勛洞，在青岑山東北麓。更北一里，至野石鋪，其北石峯嵌空，躑躅路左，即爲野石巖。投宿巖下邨家。欲從舍後上巖，須自其舍後門出。予乃從南畔亂石中攀崖逾石入，先登一巖，其門呀然，內有透頂隙，不甚深。仰視門左，有礎埋草間，亟披棘上，西南行石徑中，復得石門如合掌，內雖隘，稍深，右裂旁竅，上亦透天光，而東壁半一圓竅透光如鏡。出峽門，西北隨磴上，則穹崖削立，上有壘石分霄，下成展幃。以薄暮，乃下。聞中室牖內有呼客聲，謂「客探巖東見仙詩否？」予以所歷對，曰：「未也。穹崖之東，峽門之上，尙有路可登，明日當再窮之。」且爲予言「高雲山乃衆山頂，路由黃岑嶺而上。宜章八景，有「黃岑滴翠」，「白水流虹」——二勝，在其下，不可失也。」

初八日——復登巖上，由穹崖東叢鬱之下，果得路。上數步，亂石縱橫，路復莫可辨。乃攀逾石巖，上俱嵌空抉裂，有大石高聳於外，夾成石坪，掩映愈勝。還至失道處，見一石穴，

即在所躡石下。匍匐入，其內崢嶸起裂，列穴旁通，宛轉秀石坪下，皆明朝可穿，前越其上，茲又達其底；然終不得洞中詩。下巖，南從舊路抵牛劬洞北，西越山峽。出峽，共五里，循青岑南麓行。西三里，轉一岡，始與南來大道合。北上曲折嶺，二里，直躋嶺，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上源也；水自高雲山南，經黃岑洞，由此出峽，布流懸石下，土人即稱此嶺曰黃岑，然黃岑山尙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嶺，西北半里，即湖白水上流行，黃岑山危峙東北，陽環成洞，大溪橫貫之。溯溪西行，三里，乃北轉湖溪一里，乃捨溪登嶺。溪在嶺南，聞湖行三十里，可抵黃茅嶺。乃北上，一里，西下塢中，是爲藏經樓，高山四逸，小澗深門。寺甚整潔；昔爲貯藏所，近被賊焚劫，移經高雲矣。由寺左登坪頭巖，直上二里，逾嶺，塢甚幽，山嶂疊翠，衆壑爭流，修篁一邱，叢木交映，中一靜室出焉。半里，塢窮，復溯湖北上嶺，里許，嶺已及巔，水復不絕；此坪頭上之第二嶺也。水自上塢透峽下，路循峽入，平行半里，渡澗，東北上嶺；澗東自黃岑山後來，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潤，色碎瀾錦，出峽下瀉，珠鳴玉韻，重木翳之，杳不可窺，由是遶靜室西南下注，出藏經嶺南，爲大章之源也。嶺不甚高，半里，漸盤出黃岑北；山鵲鮮麗，光采耀人，此坪頭第三嶺也。過

一坪，又東北上第四嶺，里許，逾其脊。嶺西石峯，突如踞獅，爲將軍山。踞嶺北下，行深樹中，共二里，得高雲寺，寺倚翠微，猶踞萬峯上也。以憊極，日未暮，止焉。

初九日——東北叢木中下山，五里，抵山麓坦山邨。邨側北上虎頭嶺，嶺東坳中，湖水瀉大石崖下，懸籬曳布，亦此中僅見。逾坳溯流，北行塢中，逾嶺下，共四里，有溪自西而東，渡溪，又一溪自北來入。溯溪北行夾中，二里，爲大竹峒，水自西來，想爲黃茅嶺餘波也。東逾大竹嶺；嶺爲大竹山南下脊，上少下多。東向直下，二里，是爲吳溪。東一里，度橋，北上小分嶺，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場，有水頗大，北自山峒透峽而東，一峯當關扼之，水激石南折，峯割其西，巖巖矗立，以爲下必有洞壑可憩，絕流以渡，竟無人居。東北十二里，出良田。又北十里，至萬歲橋。

初十日——二十里，至郴州。州東百里餘，山下有泉，方圓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是爲鈺鐔潭。永州鈺鐔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郡耳。

十一日——午後，下小舟，東北由蘇仙橋下，順流西北去，六十里，達榔口。榔江自東南，乘水自正東；二水合流，勢始大。未水出桂陽縣南五里未山下，西北至興寧縣，勝小舟；又

三十里，至江東市，勝大舟；乃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諸峯，俱石崖盤立，寸土絕麗；志維曹王寨；山極險峻；暮不及登。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黃泥鋪，雨至而泊。予從篷底窺之，外若橋門，心異，因起視，則一大石室下也，寬踰數間屋，下匯爲潭，四舟俱泊其內，巖外雨聲山色，不意夢中睹此奇境！四鼓雨止，乃行。味爽，達程口。

十二日——晨炊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稱程鄉水也，地屬興甯，水發源茶陵韶縣界，舟溯流入，皆興甯西境，進有鐘源山，土人誇爲名山；又進，則小舟尙可三日程；逾高脚嶺，則茶陵道矣。程鄉水西入耒江；煤炭大舟鱗次，水淺不能發。上午，得小煤缸，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巖若削，夾立江岸，兩崖純石，盤互錯突，色間蒼黑，還轉一如武彝；如此四十里。又二十里，過永興縣。十五里，爲觀音巖，巖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石崖騰空，上覆下裂，如剖半瓜，其足疊閣兩層，閣前有洞臨流，中容數人。由閣西懸梯直上，上接崖頂；透隙下，一竈嵌覆頂下，中祠大士；巖下一石獅橫臥江心。下舟，又五里，至森口，大溪自南來，乃桂陽州龍渡以東諸水，東北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柳州灘；永興以北，山始無迴崖突石觀。

十三日——六十五里，過上堡市，地爲耒陽境。北過江，登直釣巖。巖前有真武殿，觀音閣，東向迎江，洞門瞰江南向；當門石柱中垂，界爲二，若連環然。其內空闊平整，右隅裂一竅，歷磴上，別爲邃室；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竅忽盤空起，東迸一竅，歇納天光，內又盤空起，透頂直上，天光一圓，下徹其中，直是井底窺天也。下午，九十里，抵耒陽縣，江經城東直北去，山至此盡開。

十四日——順流北百二十里，至新城市，爲耒陽衡陽分界。乘月隨流，六十里，泊相公灘。
十五日——百二十里，至前溪渡。陸路抵府止三十里，水倍之。渡西岸，遂登陸西行，十二里，已暮。

十六日——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關外。抵金窩，靜聞宿花藥未歸；及歸，桂藩助金事尙未就。

十七日——已定廣右舟。

十八日——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日早發。

十九日——靜聞同祥甫齋王所助遊資來。

二十日——予冒雨下舟，靜聞往謝桂藩，追至南關外，揮手別祥甫，舟即解維。三十里，泊東陽渡，江漲水濁，潮流又作一觀。

二十一日——五十里，將抵松柏，忽衛友劉明宇使使追予晤別，乃與靜聞登涯逆之，而劉不至，宿山頂茅菴。

二十二日——聞劉舟已往松柏；旬旬雨中，二十里，別劉松柏肆中。昨所附廣右舟，計竟日力，當止於常甯河口，乃遍覓漁舟，爲夜抵白坊計。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驛。已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適見二舟泊下流，予漫呼願行，得應聲，始知舟猶待予於此也。乃過舟。

二十三日——北行二十里，過大魚塘，見兩舟被劫，哭甚哀，於是同行。兩舫人謝予曰：「昨不候君，暮亦當至此。」始，舟子以候予故，大爲衆誦，至是甚見德色。共六十里，泊河州驛。

二十四日——歸陽驛。

二十五日——小河口。

二十六日——觀音灘。

二十七日——祁陽縣。予乃同靜聞出祁陽，東北一里，憩甘泉寺。泉一方，當寺前坡下，味極淡冽，似惠泉。殿前有吾郡宋鄒浩甘泉銘碑，張南軒從郡中蔣氏得之，跋而鐫此；鄒大書，張小楷，可稱二絕。寺前山第二層之東，盤成一窩，則九蓮菴也。邑人陳尙書重建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臥蠶，中不斷，疎鬚傑張——陳氏得之內府供此者。九蓮菴山南盡，前有大池，乃甘泉南下。東遠注於湘；入湘處爲瀟湘橋，橋北一峯突起，奇石靈幻，湘江從南至此東折去，祁江從北至此南向入湘，乃三水交會中也。峯頂曰瀟湘廟，廟後巖裂，石態多奇。

二十八日——水漲，舟泊，竟不成行。

二十九日——味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藻；旣而火輪湧起，騰飈飛芒，直從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觀，不謂得之臥遊也。過二十四磯，泊黃楊鋪。

閏四月初一日——冷水灣。

初二日——湘口關。自冷水灣來，山開天曠，目界大聘，江兩岸瞰水之石，出沒屢變，但有

所遇，塵不霽心綴目。蓋入祁陽境，石質奇，石色潤；過祁陽，突兀之勢，以次漸露；至此，隨地湧立；及入湘口，則聳突盤互者，變爲峭壁迴翔矣。

初三日——放舟入湘口；於是別瀟，專向湘。瀟即予前入永州道，與湘交會此；二水一東南，一西南，界其中者爲芝山北盡，兩流夾之，尖若龍尾下垂，因其脊無石中砥，故挫之必銳而後已。由湘口上，多西北之曲，灘聲愈多，石崖愈奇。凡四十里，有駢立東岸者，與江左平剖之崖，峽江對峙，如五老比肩，愈見奇峭。西轉五里，過軍家埠，又南轉，一山中剖，平插江右，其下雲根倒浸重波，時落日正銜山外，舟過江東，忽峯間片穴通明，若鈎月與日並懸，旋即隱蔽。乃去軍家埠五里泊。

初四日——東過掛榜巖；巖平削江北，下嵌水面。其上石若磨崖，色間黃白。遠逾臨武。南行三十里，抵石溪驛，已屬東安境。有東江自南北注湘，石梁跨其口，水發源零陵南；舟由橋下南溯十五里，爲零陵境；又二十五里爲東江橋，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無疑也。石溪之西，有山突兀，石崖下插江中，一隙北向，如重門懸峽；山之後頂爲獅子洞，洞門東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下一里，

可透出臨江門峽，惜時方水溢，臨江處既沒浸中，洞復無炬入，遂返。又五里，泊白沙洲。其對岸石壁臨江，黃白燦然充壁，崖北山巔，又起一崖，西北向有菴橫之，隔江不能往也。初五日——十五里，上磨盤灘，兩岸山始峻。峭崖突北岸者，飛瀑掛其腋間，雖以雨壯觀，要爲不斷之流。又五里，爲兵書峽，西拗亦有瀑如練。又五里，爲沉香崖。崖斜疊成紋，高迴處疊紋忽裂，中吐兩枝，望之木形踣色，上有大樹一株，正當崖頂，更有上崖一重內時，菴嵌其間，層嵐聳翠，下挈遙江，真異境也！過崖，泊羅埠。

初六日——江漲，舟纔掛帆行五里。

初七日——西六里，兩山門立，遂分楚粵界。又南三十里，上金華灘，灘東石崖當衝，轟流崩壁，高下兩絕，險勝一時。又西十里，止廟頭。

初八日——放舟南行，二十里，爲黃沙鋪。粵舟可直抵桂林。予欲盡全州諸山，遂正此從陸，爲粵遊始。



